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序

疏鈔自昔有傳而傳自近今則俱遺事或難之其說有三曰招君過而不隱也曰彰國失而不諱也曰逢被言大小諸臣之癉怒恐毒痛怨恨及其子孫而莫可以贖也昔者龜山先生語鄒忠公子弟亦謂忠公舊有彈射

諸疏草當愼其傳恐權奸憸佞有存而見者夫忠臣事君見無禮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既不遑爲身圖又寧遑爲後人圖且諸疏既上之朝即抄達之天下雖欲勿傳又烏得而勿傳惟是愼傳之意應不徒欲避咎遠禍或在隱惡掩過以忠厚惻怛待天下而

子貢則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人不幸有過惡與天下共見之共知之共改之是之謂君子之道以謬迷在一時而警省在終身愆尤在一人而懲戒在天下如終身有警省則一時之謬迷何必曲爲之揜護而揜護一時之

謬遂反無以開終身警省之端如天下有懲戒則一人之愆尤何必多爲之忌諱而忌諱一人之愆尤反或以阻天下懲戒之路由前棄人于權奸憸佞之歸由後不絕人于賢人君子之路由前以忠厚惻怛待人淺由後以忠厚惻怛待人深然則疏略之不

傳是或一道疏鈔之傳亦或一道也

昔者孟子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存王

迹于既熄爲天下萬世慮至深遠余

常不得詩亡之意近得友人發明其

言曰春秋直道也春秋之是非詩人

之美刺也盛王之世善善惡惡無一

不公諸天下而與天下共善之共惡之而尤恐耳目壅過惡不聞于是而有採詩觀風之教使商旅工瞽得獻其忠法家亷士得申其議見于雅頌者若歎瞻烏之爰止憂宗周之覆滅言之曾無所忌甚則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尹士皇父輩皆明列其名

不怨蓋直切如此故上下能相保焉不敢追其後也有射諫臣監謗者而國人至道相目莫敢言矣即黍離之大夫不過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敢私憂而不敢頌言也謂之何哉嗚呼此春秋之作所以續詩亡者乎蓋直道行而人各有

詩直道不行而聖獨有經其善善惡
惡使聞者知戒懼者有知修直不欲棄
人于權奸憸佞之歸而待天下以至
誠惻怛之意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蓋萬古之紀言紀動者宗焉然則疏
鈔之不傳將為亡詩之續疏鈔之傳
亦春秋之遺意也夫茲刻自萬曆初

迄今三十六年七月止嗣後昌言盈庭姑少需之以俟論次刻而傳之考吳君釆于名亮辛丑進士直言讜論彈射不避權貴稱名執法能世復菴先生之傳云

萬曆己酉冬十月穀旦

前福建道監察御史毘陵錢一本書

萬曆疏鈔序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者上下各判之象也是故大臣持祿不肯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則壅在下幸而不肯言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矣究乃格而不報則壅在上一在下即上孤壅在上則下孤之二者

皆大亂之道也伏見

皇上聰明膚知方軌三五然而御極以來三患遞見何也說者以爲下不自壅殆有爲之上者然上不自壅殆有爲之下者然邇丁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遂遷怒於執簡諸君嗣是愈出愈巧寧假

留中以泯其跡令言者以他事獲
罪不以言獲罪至於邇年且欲并
邸報禁之其故可知已乃壬午一
變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變公
論鬱焉而忽暢又足以發明我
皇上之果未嘗有負於天下天下之
果未嘗敢有負於

皇上卒之伸者仍屈暢者仍鬱又足
以發明致壅之由根深蔕固非一
時所得而猝拔宜乎論世君子俯
仰江陵四明之間益不能不三太
息也予友釆于吳子自少承尊甫
復菴先生庭訓磊落有志操既徵
爲御史朝拜官而夕抗疏直聲大

著巡方之暇蒐輯三十年奏議若干牘分若干卷凡先後留中與寢發所不欲衒於世者悉付剞劂于以竊有感焉於是昔者王褒答客者謂閑食也其夫傀儡貫乞詬之不曰好名則曰躁進矣竊是言爾犯

乘輿避者十七犯要津[illegible]者十九以
君子攻小人曰何刻也不爾影響
風聞者也以小人摘君子曰何快
逆焉有者左券矣愚誠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徐而察之顛倒于當局
而旁觀否議訛于衣冠而道路與
所否許于大庭而平旦隱衷否護

于眉睫而事定否愚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於此可以稽世變可以觀人心可以卜士氣可以參善敗得失之幾昭往而惕來采于之功遠矣抑于更願有獻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由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由疑闇

推之其患將不可勝言願以是爲
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蘇文定
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
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
日無也願以是爲執政獻求所以
爲重臣者至於言官操天下之是
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蓋言之

不可不慎如此也願以是爲臺省獻求所以信於天下者太初鄭子聞之喜曰顧叔子之言其究弊也尋而確得拔本塞源之義矣其責善也曾而公得交修共濟之義矣率斯以往天下直運之掌耳夫何壅之與有遂以語余于余于日是

固予輯是編之意也

萬曆己酉冬十一月穀旦

南京光祿寺少卿前吏部文選司

郎中梁溪顧憲成撰

萬曆疏鈔叙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屢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覈論之臣投鼠忌器採驪珠不安其位久遯于荒後進無所禀承紛然殽亂莫岀取衷而諫

朝章通國體者殆少是鈔葺自

上纘服訪落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
若干篇幾百萬言而離其目爲五
十蓋亦四十年朝野得失之林也
然以余觀于四十年來大都有三
變焉嘉靖末執政墨而善阿邑固
寵羣蟻附羶濁亂天下自壬戌迄
今皇帝凡十年而歷三朝矣代者或

尚清靜獎恬退而不無空談廢實之弊或輕喜怒急紛更而遂致太剛則折之患於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家耦國權震主其知深而勇況偵瞷者不得要領以聲射影蔓衍株連其訑訑言貌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礉少恩此一

變也言路之塞塞在驕倨而專恣
上益明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阿柄
而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
節以厭衆望而又懲驕乖前事多
都俞鮮吁咈
上既無所逆於心見以為馴謹而詩
詘言者以狗之內不沾洽外示包

容強笑語相下而陰實牢籠之中
外章滿公車謹孫謝觸聞罷而已
此一變也言路之壅塞在泄沓而
靡靡
上久廢郊廟朝講厭薄大小臣不卽
除諸署著翰爲茂草奏入不答常十
九而舞智御人者因以爲利日默

足容也諫愈磯也遇主于巷可耳
䴥翹不急爲而靜正伏言何在人
不適政不間而格非心何曰横政
横民悖出悖入怨歸于上而下逃
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瓺
娗而巧匿人心世道譬諸質正獲
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毎下愈况不

遡其源則頽波不可挽不緣其督
則藥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
曖事勢鼎革揆是鈔而約畧得之
于以轉移人心袪詖淫邪遁之害
綱維世道歸乎康正直之路良有
藉賴矣我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
必聽則趙晉之懷牘范鎮呂誨王

拱辰之累奏舍已從人同心僇力則歸登之附名崔植劉單之更疏梁肅劉安世之交攻多蕭前言斟酌時宜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覇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謙趙汝愚集名臣奏議是欽也意儻在是乎意儻在是乎刻成謹綴數語以識

歲月
萬曆己酉冬十二月既望
巡按宣大監察御史吳亮采于甫
書

選刻姓氏

金沙　景素于孔兼

毘陵　啓新錢一本

錫山　涇陽顧憲成

毘陵　玄臺薛敷教

荆谿　玉池史孟麟

錫山　景逸高攀龍論次

荊谿　中湛陳于廷

毘陵　嚴所吳亮參校

萬全都司儒學教授李廷光　訓導劉好謙對同

萬曆疏鈔總目

總目畢

萬曆疏鈔卷一　聖治類

孟一脉　急救時獘以圖萬世治安疏

范　儁　恭陳膚議以新治化疏

姜士昌　直陳治體以裨聖明疏

張　岳　恭進交儆之謨以隆聖治疏

海　瑞　一日治安天下疏

吳達可　乞勤政學以隆治安疏

馮從吾　乞勵精以圖萬世治安疏

于玉立　乞勵精改圖以救禍亂疏

丁元薦　乞更化以光中興疏

聖治類

敬獻愚忠以隆聖治疏

陸樹聲 禮部尚書 萬曆元年十二月

竊惟方今之務莫要於聖學臣嘗入侍經筵仰見皇上睿哲聰明孳孳嚮學古所未見而密勿大臣繪圖立説因事效忠誠有以端聖功之本矣但臣愚以爲學之爲道本無限也見聞日廣則義理愈見其難窮知慮日開則趨向愈見其難定況法筵之上宸嚴

所臨或一時敷對未詳則記憶豈能周悉宜再推廣
德意令史臣採摭經史凡聖賢之懿訓可爲法戒及
本朝列聖創守之宏規繼述之大烈著爲謨訓者槩
括其辭節畧其要如宋儒孫奭之上徽言范祖禹之
進帝學輯成進御以便省覽亦　聖學緝熙之一助
也然學以修德德在愼身　臣愚尤望　皇上思此身
爲天地民物之主而一食息起居必遵常度念大位
爲祖宗付託之重而一發號施令務當人心孝養愈
篤於兩宮心思常徹於九有任賢而始終不貳從諫

而猶直指容道已至而常虛望道之懷世雖泰而恒
切保泰之念則　聖學光明德日新而治化益隆宗
社萬年之基端在是矣然臣愚芹曝之誠尤不止此
臣聞益之告舜曰罔失法度夫以儆戒無虞之道而
首於法度言之豈無謂哉蓋世際承平人情易弛雖
聖如大舜治如有虞而法紀之守亦自有不容不嚴
者臣竊見祖宗立法纖悉委曲皆有深意二百年來
治平無事大綱非不振矣而節目漸渝或視爲細故
而以通融爲無傷或便於徇情而以因循爲得體間

有拘執者則衆以爲苛刻而共議之不知法之廢也始於細微而成於沿積小不守則至於大漸不可長矣宜令諸司查照祖宗舊典一一上請申飭即在纖悉務令舉行毋安故常以滋玩愒此法紀之所當嚴者也諸司政令所以明職掌以一法守也今事例多端條格不一或作經建白而旋復改更或見在施行而隨即寢革夫輕於定令則下難遵承煩於立例則奬多出入狥時情者得借以援引肆臆見者或任其推移甚非所以示畫一也宜勑下部院司府凡

見行事例通行酌議芟煩就簡申明裁定以便遵承此政令之所當亟者也士風者世道之元氣士風正則禮義興而治道因之數年以來士習漸乖騖聲利者巧於趨時悅紛華者安於狗俗學專口耳而畧身心事尚周圓而鮮氣節甚者標號通財貨詭隨以濟用稱任事務誇大以炫名或貌順而心懷異同或外合而中藏慘忮如斯類者萬殺有之雖當聖作之期戒諭諄切一時漸改觀聽而革心之化未遑夫朝廷有教化而後四方有風俗本原倡率之地不當加之意乎臣

愚以爲宜抑奔競以厲廉隅黜虚浮以敦長厚通行
儆勅明示嚮方此由風之所當正者也民惟邦本
固邦寧未有民生不遂而可以稱善治者今生齒庶
繁民力凋耗譬之堂宇飭而杼軸空膚華完而脂膏
竭臣昔年赴召道途所經自江淮以北歷齊魯畿輔
咽喉之地見差役繁重民多流徙不勝困窮兼聞吳
越閩廣山陝諸處或敝於征徭或困於兵賦民窮財
窘所在皆然吏非不知民隱然欲施賑貸則倉廩不
繼欲事寬卹則逋斂難蠲德澤不宣民困何由而甦

宜　勑下廷臣各陳裕民長策務求實惠毋事虛文
該司酌議條列上裁通行撫巡責成守令必使民生
咸遂不徒粉飾治平此國本之所當念者也財用經
國大計其損益自然之數不在民則宜在官令賦歛
之歲入有常政令之蠲除不下財用調度亦甚密矣
然太倉之粟未腐內帑之貫未朽而下無藏富之民
上有竭澤之慮此不可不求其故夫江河不能實漏
巵欲足國用必先均節故止不急之營建則濫用舒
裁未時之賞賚則浮靡抑約內外之供億則奢泰斥

禁姦罨之漁蝕則掊克止斯非足國之要歟至於錦衣官校監局匠作軍伍之躐占厨役之替補冐濫冗食積槩相沿又不可不嚴爲覈汰也先臣韓文在戶部奏會計疏格目謂宜究浮約之故以酌豐儉計出入之數以定經費使財用虛實一覽曉然其在於今尤不可缺此財用之所當議者也建宗封以爲藩屏祖宗訓制明矣今支庶日蕃賦入不給人多祿少艱窘抓貧所在踰城越關者屢經送發不能禁止議者以爲宜限爵祿及子孫之數然過於裁抑則恐至傷

恩爲之變通則委於無術將來勢窮弊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宜查據該部近年奏行條例中間或約束太嚴而所當通融或區畫未盡而所宜酌處者通行奏乞裁定以永遵依至於欲慎輔道則長史教授等官宜稍加銓擇賢能者一體陞敘毋委之閒廢以責其輔導之實仍於臬司憲臣中擇其職事稍簡者請勅兼理宗室事宜凡事由長史司申呈撫按委行覆查方與奏請庶下無抑勒而越例奏瀆者或少也非權宜之一端乎此宗藩之所當議者也自貢議成而

外夷納欵求市疆埸安而歲省調發有明效矣然邊圉無警則偷惰易生虜情難厭則向背莫測休兵日久則戰陳不習市易往來則禁防或疎如宋臣富弼所謂目前恃以無恐將來將不知兵兵不習戰者不可不為之慮也宜內乘閒暇以修戰守之宜外察虜情以施撫馭之術戒主帥之數易嚴士卒之訓練偵東西夷分合之故以携其糾聚聯各邊鎮臂指之勢以厚其聲援而又申嚴七鎮增修捌事以時稽其實此邊防之所當議者也國家財賦全仰河漕逓歲一

功修而運道通漕政舉矣然黃水之潰決無時河渠之通塞難料天時之饑穰不一每當春夏運艘大集嚴於催督則商旅不行萬一歲事不登徵發稍後或河流阻澀致稽期會加以治河夫役十十一總漕卒罷悴歲無息肩而隄防之修培運船之補造歲費不迭不無軫當事者之慮開之先臣丘濬建議欲水陸並運及兼行轉般之法夫陸運費鉅不可行矣乃河漕可常恃也不可不權其變也海運不可恃也亦不可全廢也轉般支兌可兼行也不可執一也覘時豐歉

因勢變通在司國計者宜權其便矣此漕運之所當
議者也又臣備員禮官竊詳國朝郊廟之制國初因
儒臣草創之議二丘分祭後定合祭之禮矣至世宗
皇帝來言官之議復壬分祭當時與議諸臣有謂祀
地北郊禮不經見或謂禮行於郊而百神景從不當
日月配天者其言似若有據國初廟祀始建四親廟
已建太廟準九廟之制矣至世宗皇帝創定大禮尊
二祖以表功德列羣廟以序昭穆特建世廟以奉睿
宗已復祔享於大廟說者有謂因情起義全專享之尊

而不失昭穆之序則世廟爲安二者皆典禮之大非
臣下所敢輕議方當稽古右文之世正禮樂明備之
時觀會通以定一王之典垂萬世之法其在今日不
識可徐爲之議乎凡是數者今大臣之所謨謀侍從
之所獻納臺諫之所論列　聖心常加意而延納之
矣又何假於臣言但臣衰殘餘齒恐溘先朝露圖報
無由故不揣疎陋冐眛上陳固知塵露無裨於高深
庶幾芻蕘可備於採擇伏惟　聖明留意

一政令以定治體以隆聖治疏

李栻 河南道御史
萬曆元年三月

竊惟帝王所以致天下之盛治者莫不有一定之治體而其所以定天下之治體者莫不有畫一之政令何者政令者固治道之所由以出也苟政令不一則事理之施行無所遵守人心之趨向無所適從而欲定天下之治體以致天下之盛治難矣古之帝王有見乎此故凡有大疑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罔有不協然後從之凡有出令必質之人情參之輿議罔有

不臧然後行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息羣言而定國是夫是以令出期於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敷天之下亦莫不聳動厭服以承休德而罔或有異議者以其無有乎不一也今內而部院等衙門所以議政令而修之朝廷之上者也外而撫按等衙門所以宣政令而行之邦國之間者也比年以來政令之出於朝廷者變易無常遠者不過數年近者不出期月甚或方議舉行而忽改方從停罷而復行其行之也初不深究其弊以一人之言而遽行其罷之也亦不

深思其便以一人之言而遽罷建議者固隨其所見而不必盡協乎事理之宜主議者亦漫爲題覆而不必悉見諸施行之實上下相玩無所取裁政令之行於四方者固非條約無以達乃今歲更一官人各一見務求新異耻相襲沿每官一番變改每歲一番刊布甚或官以事故遷去一歲而兩番變改刊布者有焉各差地方條陳之疏亦復有類於是用致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非但紀法無章亦且紛擾滋弊葢由祖宗立法之初意未經申明政治施爲之定體未

經講究是以輕任意見不憚紛更先年重修大明會
典儒臣病於紛更不一迄未及成亦正爲此玆者恭
遇 皇上龍飛御極日勤講讀鋭情治理薄海內外
莫不欣欣然延頸舉踵相望太平之治矣若不及今
講求畫一以定治體而興治功則所以振積弛而起
太平者將何時而議也然所謂講求者非不遠求古
昔廣事詢謀爲也 祖宗之法度布在方冊者昭然
具存諸臣之建議副在有司者無一不備倘令內而
部院等衙門將所存歷年奏疏備加繙閱參以各該

職掌條例通行詳議事理之當者雖報罷不嫌於舉
行事理之非者雖議行不嫌於停收務求講究畫一
經久可行其有應合變通者亦惟革弊補偏而不失乎
祖宗立法之初意畧倣各部職掌定爲條例逐
一開具題議行止畧節緣由以備查考使後之建議
者有所取正主議者有所折衷遵行者有所信守不
致紛更變亂以壞祖宗之法外而撫按等衙門將所
存歷年條約及歷年地方條陳事件通行查發所屬
司道與之備加詳議務求足以宣上之德達下之情

而不失祖宗立法之意畧倣憲綱定爲條約各因地方民情土俗之所宜各就督撫巡按學校屯馬鹽倉漕之所事參酌畫一經久可行具揭都察院覆議裁定分發各差永爲遵守不許仍前數行變更刊布其歷年條陳事件應行應革講究既定徑自條議上請裁奪以後不得妄議紛更雖或應有變通亦止補偏革弊而政令有不一 治體有不定者未之有也如此而 聖天子以厲精臨之於上賢公卿以精白承遂[illegible][illegible]進亦同德叶力協恭不徒虛文而必責實效

務德誠如所以圖有終將見四方風動六服承德道
德以一而風俗以同帝王隆古之治臣心了然見其
易易耳伏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再加查議如果臣
言或有可采轉行各部院等衙門及督撫巡按等衙
門一體查酌講究停當題覆上請施行毋或偏頗而
致有異議毋或疎畧而致有後言其於聖治未必無
小補臣愚無任惓惓

陳五議以襄化理疏

余懋學 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年二月

臣聞聖主兼聽之仁不遺芻菲臣子自靖之義願效涓埃伏惟 皇上纂歷昌明秉資英哲講學親賢孜孜不倦海內喁喁庶幾復登三五之烈臣愚遭逢盛際待罪南垣邇於將順之餘竊有補拾之念輒敢不避斧鉞敷陳五事惟 陛下試垂聽焉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 陛下臨御以來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

小臣工靡不䜌䜌奉職治功旣精明矣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覈旣詳弊幾盡剔而督責復急人懼不堪詔旨多切責之辭臣工右刻核之治竊謂非所以培元氣而存渾厚之體也夫淵水鮮縱鱗風林無寧翼操切之與因循施舍不同敝治則一令固未至於操切也臣懼精明之過則操切乘之昔皐陶以寬簡贊帝舜姬旦以惇大告成王淪浹當時矩矱後世臣願陛下達憲二君留心柔克持大體而畧繁文矜微瑕而宥小眚綸綍之出本之

和平而不數下切責之旨政令之行依於忠厚而不尋尚刻核之實更乞 明詔羣吏洗滌煩苛寧爲山藪之藏無爲淵魚之察持法者希蹤鸞鳳司牧者績績保障 廟堂議事無竭澤以焚林臺諫論人勿索瘢於洗垢庶幾寬嚴相濟政是以和而從欲迓衡之治不難致矣故一曰存惇大言路通塞治忽攸關思昔流涕太息之言十思十漸之疏自未信者視之鮮不以爲訕已也而爲二王者或止輦受之或霽威容之君有受諫之名臣無敢言之譽漢唐之治獨二王

稱隆焉此聽納之明效大驗也　陛下首政召用讜
臣天下日引領以望從繩之治然而戇直之臣間遭
降斥敢言之士動致外遷此雖諸臣不能積誠納約
以致自速伊戾顧立仗之機漸啓則鳴陽之瑞不聞
臣頃見諸臣屢疏再四遲回懼觸時忌竊以爲危言
危行之時不宜有也夫諫官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
是爲君人者須寬假之優待之庶謇諤之氣由之而
振古稱從諫則聖豈待遜志後從惟言雖逆心而聽
且弗咈此聖之所以益聖也　呂顒　陛下虛以受人

言求諸道自後臣下進言必 召閣臣詳議言苟可錄俯賜施行設於 聖心有違亦必嘉其狂愚稍示寛宥無謂逆耳而加遣謫無因小疵而加詰問祈乞申諭吏部於二三忠讜之臣特加優錄無憚汲黯而出淮陽無疾陽城而奪言秩庶幾言路日開 聖德日宏而奸邪不敢竊肆 國是賴以維持矣故二曰親謇諤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國制 誥勅之典以風有位非考滿稱職不與非 大慶覃恩不與至慎重也曩歲 皇上加恩宮臣太監鄭眞得蔭姪玹爲

錦衣千戶　恩既渥矣玆未有以圖報乃未幾輙求
管事又未幾輙求　誥命　陛下未下部議俱允其
請此於　陛下優念近臣之私誠不爲過但揆之法
制以　祖宗風勵之典而徇嬖臣請乞之私其防不
可潰也求管事而與之管事求　誥命而與之　誥
命舊制難踰邪心無厭其漸不可長也竊覩外廷諸
臣有陳必付所司查例令於內臣獨不用例昔人宮
府一體之義或不如是夫踰制則濫徇情則褻濫則
啓覬覦之心褻則乖激勸之義是以孔子惜繁纓昭

侯愛敝袴豈眞惜此細物哉誠以禮審幾微分防僭逼聖哲之爲慮至深遠也今內臣侍衛不止一眞中廠管事不止一玹往者固不復追而來者尤宜預杜臣願　陛下法行自近自後內臣請乞必下該部查例如所請違例該部得以執奏該部依違該科得以叅駁臣又惟大臣恤典寔寓旌別近見禮科都給事中朱南雍等查叅原任尚書傅炯公論不容不宜與之祭葬特蒙　明旨竟從初議臣竊以爲科臣論炯之言是則祭葬之命宜中止也論炯之言未確則勘

明後予未爲遲也今既不咎科臣參駁之非而又輙予傳烱祭葬之典此之不明則是始之予也爲過後之予也爲遂始也天下猶謂恤典以厚大臣其後也天下將謂恤典以賞有罪矣夫此一烱爾然是非不可不明恤典不可不慎願將禮科原疏下部集議烱誠共棄就停祭葬以示懲烱猶可原俾因僉論而褫白至其題覆宜嚴近奉 明旨申飭臣竊謂覆請雖在該部而初請則在撫按苟撫按查覈加嚴則該部題覆自當再乞 明著爲例今後大臣在家病故撫

按官查果生平無過輿論稱賢始爲具奏事下禮部則該部加覈焉該科又加覈焉詢謀僉同始爲覆奏若初覈不嚴咎在撫按覆勘不當咎在該部參駁不公咎在該科庶幾公論旣明　主恩不濫而激勸人心之大機不外是矣故三曰愼名器詩詠率章書言由舊祖法之不可變也則自古記之矣　祖宗典則上同謨烈傳之萬世所宜遵守借曰時異勢殊則亦補偏救敝擇其窒礙者而稍變通之可矣固不宜輙以一己之聰明而輕紊　祖宗之成憲也邇年以來

建白者炫奇題覆者狥私今日以其言立其法矣明日輙以其言而罷之今日以其言更其法矣明日又以其言而復之法令滋更從違靡定即如南京兵部更置江濟二衛水夫兩淮鹽法兼轄浦子口營將官之議覆允者未幾而請罷者隨至此則不審時宜輕變　祖制之故也臣願　陛下申飭羣工恪守成憲諸臣建白酌之事體無得剿說以邀名該部覆題要於妥帖無得依違以取媚至如條例事宜勢難遥度則須南咨南京部院外行各省撫按就彼講求議定

後覆該部尤不得遷就含糊以起紛紛異議庶幾政
有常經而　國是定民志一矣故四曰戒紛更敬事
後食臣子之節上下相訣非國家之利切見近時該
部題覆邊功往往首列閣臣勳猷盛夸督撫功伐此
猶曰運籌宣力例當叙也至如涿州橋工告完天下
明知爲　聖母濟人利物之仁而該部議功乃至夸
述閣臣司禮之績例雖沿舊詞涉獻訣臣竊以爲非
美事也夫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卽
使諸臣功在　社稷亦敬事後食之常耳一不宜叙

輔臣之職翊贊皇猷啓沃君心其大也區區甲士考功之勞以叙輔臣小之乎爲功矣二不宜叙近臣懋賞簡自帝心矧貪天功而謂巳力則智者不居焉三不宜叙先該大學士張居正等疏辭功賞陛下嘉其勞謙足立臣極臣於此竊度輔臣之心必不以叙功爲當然仰窺陛下之心亦必不以賞功爲美事惟該部向沿舊套懼長諛習誠宜釐正臣願陛下申飭該部今後題覆功次只宜直述事情始末與將士俘獲之數邊臣指麾之畧上請優賚不得

循舊夸張炫燿觀聽至於閣臣翊贊之勳宮臣侍衛
之勞則　聖衷夙鑒　國典具存該部尤不得輒加
賛揚以長諛佞庶幾朝多不伐之風人懷敬事之念
而世道士習因之丕變矣故五曰防諛佞夫此五事
衍言若未切於時宜而實則有關於治體　陛下倘
芻蕘菲　臣言俯垂　採納則惇大之治宏髦譽之氣
振名器慎而人知勸紛更息而法不紊諛習既除士
風斯正所以嚴日中之防而慎履霜之戒者未必不
自此得之矣　臣質本草茅言罔諱忌伏惟　聖明財

察臣愚幸甚世道幸甚

披血誠陳膚議以光聖治疏

傅應禎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年十二月

臣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垂二百餘年 君明臣良中外乂安未有如今日之盛誠超軼漢宋匪直比居之成康時也但臣思王道如精金美玉一渣滓之未融不足以語百鍊之金一寸瑕之點汙尚可以玷連城之玉矧治理未臻於純全將王道終限於小康臣竊昧不愛其死敬採三事以 獻首重 君德次藉民困而以開言路終之自知芻蕘之見狂夫之言顧

聖明鑒察臣不勝戰兢隕越之至爲此具本開坐謹
題請旨一曰常存敬畏以純君德臣聞敬者德
之聚合顯微動靜而無閒者也堯舜文武修己以安
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不過即此敬之充拓三代末世
不得爲賢君者凡以怠惰放肆失之耳洪惟我皇
上聰明天縱聖德日新宜無閒然矣而於純敬之
學切恐猶在所當講求皇上試自思之祀郊廟
奉兩宮敬矣而退處暗室屋漏果是心乎否耶
臨殿廷御經筵敬矣而狎見左右近侍果是念乎

否耶一有未純即爲作輟即爲間斷而非至誠無息
之道矣臣冒死請歷指其事而陳之臣聞今歲雷震
端門獸吻地震於京師直省者不下數四如近日
岷州之報尤可駭也雖由大小臣工失職曾未見
皇上未修省一詔以回天意晏然如處無事豈眞
以天變不足畏乎要亦敬天之心未純也遣大監
往眞定府抽印原非國初令典事創於正統間也
先帝用李芳之言停止前差地方稍就蘇息陛下
不能納科道之諫必欲差往奈何甘心效中朝失

德之故事豈眞以　祖制不足法乎要亦法　祖之心未純也臣又近聞戶科給事中朱東光陳言保治不過一二語直切時事猶未若古人言之解衣危論折檻抗疏也幾於觸犯　雷霆本又留中豈眞以人言不足恤乎要亦側席求言之心未純也夫三不足之說王安石所以誤神宗　陛下肯自誤耶臣知其必不然也伏望　皇上恭默思道彌天變於未然修德省愆消災禍於既至如雷霆必思陽德方生乃爾奮擊觸物不於他處而於端門如地震必思陰德乏

請乃爾驚騰震撼一見於 京師屢見於直省得非
朝廷容有未盡善之政歟所以因變而思過者不容
已也抽卯二節縱在必行合請照荊州蕪湖抽分事
例 勅下工部擇營繕司廉慎者一員往代其亭急
收買減命取回太監以慰人心而安地方不亦可乎
况大臣進宥如朱東光批鱗躡尾豈無畏死之心無
非感荷 國恩思效犬馬不必計其論列之是與非
也均當容受使知 朝廷樂於從諫不必計其章疏
之當與否也俱下該衙門知道使知朝廷無所忌諱

苟有切於隱憂勿罪無因而啓將來之釁苟有補於
闕失勿遽留中而滋欺蔽之姦夫然則憂勤惕慮之
心隨事致謹戒慎恐懼之念觸處不忘斯之謂純德
而天眷永保無窮矣伏乞　聖裁　三曰請蠲逋稅以
蘇民困　臣聞　皇上初登　寶位首下恩詔自嘉靖
三十四年起至隆慶元年止俱一切未完錢糧盡行蠲
免自隆慶二年起至四年止一切未徵未完者免三
徵七誠天地曠蕩之洪恩而海內歡忻鼓舞者至矣
夫何　皇上之軫恤者愈[illegible]　而下之希望者愈無厭

如戶部之秋糧夏麥禮部之藥味藥材兵部之馬船
馬價草場民壯工部之四司料銀以及江防海防軍
餉之類除免三分其七分應該徵納者宜其朝令暮
完可也顧乃官司費力於刑併百姓任意以延捱帶
徵之令雖嚴積逋之數如故是豈民之眞無人心哉
臣有以推其故矣夫使五穀豐登四方無虞一歲之
入僅足以供一歲之出況水溢旱乾無處無之復欲
兼責違年之逋負此力量必有所不能支且免三徵
七　詔雖頒示於中外而深山絶陬之民尚有未經

耳目者皆云前項錢糧　朝廷盡數蠲免官司乃爾窮追不過爲囊橐計耳近奉稽査章奏完不及分數者撫按聽參郡縣聽降諸司望風而股慄百姓稍悟其旨意夫使見任之錢糧未完從而罰俸降等乃其甘心焉者顧以遠年之拖欠責以一旦而追求　臣恐中材之士身家之念重而爲民之念踈錢糧一日未完則俸一日不開俸一日不開則罪譴一日未釋彼之處心積慮設法杖併者將無不至而民之椎膏折髓彼暇顧哉盍　朝廷以此責府撫按撫按以此責

戚鄰縣矣其取盈於民者亦勢也嘗見披枷帶鎖相
藉於道路提携保抱逃竄於他境形似失巢之鳥若
如遊釜之魚鬻身請為傭妻鬻為妾以償者有之家産
盡絶待斃煙措而無完者亦有之咨嗟愁嘆聲徹于
天水旱星火災見於人是豈太平之盛事而 皇上
所忍聞哉 臣 嘗卽今日之財用遡觀 世廟之時勢
其不能解者三彼其時倭虜交侵兵馬糧餉日費不
貲其積逋之棱活未甚也今天下蠻夷納欵酋惡授
首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此 臣 之未解一也鼎修 宮

關大役繁與採木鑿石萬里輸轉其積逋之掊括猶未甚也今 皇上專心節省絕意營繕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比 臣之未解二也嚴嵩當 國鬻爵賣官盡天下之金寶奇貨塡入私門其時民力猶未告匱也今則昭明公道屏絕私交而閭閻反覺空虛何哉此 臣之未解三也伏乞 皇上體天地之心而憫生民之窮 勅下該部查勘徵七年分凡京庫大倉金花等項繫于戶部爲 國用之不可缺者仍照前 旨徵解其餘如農桑布絹藥味藥材馬匹價匠班料

銀以及南直隸應安等府江防海防之類明白下詔
各省府州縣查非侵欺果繫民欠者悉與蠲除其中
如蒼术一味無甚緊用實心花班竹委非湖廣所產
應收折者改之以免採買轉運之累既止營繕不緊
土木如四司料銀請查嘉靖十八年以前額派可減
者須示天下使民受一分之惠則　仁恩敷於九有
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矣若是而民困猶未蘇天
變猶未回即以臣梟之藁街永為欺妄者之戒伏乞
聖裁三日敘用言官以開忠讜　臣　閩君象元首臣象

股肱而臺諫者則又　朝廷之耳目咽喉攸繫也耳目稍有所壅蔽則聰明弗廣咽喉稍有所扼塞則氣脉不宣臺諫一不得其職其爲元首之害匪淺鮮矣是故聖王賞諫臣非利之也蓋　人君威如雷霆而中材之士率多畏死惕威使不有以作其敢言之氣孰肯批逆鱗犯忌諱以蹈不測之憸哉況不惟無以賞之又從而搏擊之褫其爵而降其等彼執守未定者藉口於上之不樂聞過遂相率以隱默爲高脫有姦惡起而播弄其間　人主何由得聞不惟自聾瞶

其耳目而斷塞其喉舌也哉洪惟我　皇上　登極

未幾石星李巳　先朝以言事擯斥者首起廢而叙

用之海內臣工輙彈冠相慶曰　聖天子之重諫臣

如此眞直道可行之會乎凡抱忠耿抉訏謨者莫不

望　黼座而快於一陳之爲願也胡近年南京火者

張進醉辱科臣王頤卽所以辱　朝廷之耳目矣兩

京科道交章論劾給事中趙參魯論之獨詳其間不

無骯髒激烈之罪　皇上將科道官罰治而獨以趙

參魯黜爲典史無非寓曲成於懲創之內使知悔過

自新而遠近臣民不解德意遂謂　皇上之庇內臣如此其抑諫官又如此此縉紳徒切扼腕凡事之有涉於近倖者遂卷口而不敢一言即言之亦無補如近日胡執禮裴應章之諫討馬趙煥侯于趙等之諫抽印俱束閣不行不有明驗乎又南京給事中余懋學條陳五事直切時政其間不無指摘太過之弊　皇上將余懋學禁錮終身不使再用無非寓仁恕於懲創之內使言者慎重而不敢輕也遠近臣民不悟聖意遂謂　皇上之諱直言如此其逐諫官又如此

相與私相感嘆凡事之有關於　朝政者皆畏縮而不敢矢陳即陳之且得罪如近日李盛春之請　朝賀朱東光之請防微幾於不免不有明徵乎夫懋學二臣雖未敢即定其人品爲何如緣其事而諒其心實欲效忠乃俱不免譴責焉藉使他日載諸史冊彼二臣者以諫見逐猶不失美名　皇上因諫而逐二臣後世將謂爲何如　主哉此臣寢食不寧不暇爲二臣惜急欲爲　皇上惜也況趙參魯貶謫遠而悔悟益深余懋學罷斥久而愧死無地伏望　皇上鑒

愚朴之忠而畧旣往之愆開繩糾之路以收交修之益　勑下吏部將趙參魯取陞京職余懋學仍舊叙錄則正直之氣弘而謇諤之風興豈非　大平盛事也哉再睹余懋學　明旨有言復用余懋學者一體治罪臣今冐死言之誠不忍以拒諫之名累　皇上之盛德也儻臣之言行　皇上之盛德全令譽永矣即放田里潤鼎鑊亦甘心焉伏乞　聖裁

乞稽祖制酌時宜以恢聖治疏

管志道 刑部主事 萬曆六年二月

臣伏見舊歲十月中彗星示異言官因事納忠多所裨益 皇上亦畧採而行之矣如 臣所慮尚有出於此者其時起復未除不敢輕率言事又念 皇上方議大婚及垂情於輔臣去留之際恐言煩起厭遲回蓄久之而此心耿耿終難自禁茲者大婚禮成輔臣議定而聖齡且鼎盛矣昔孔子年十五而志於學帝堯年十六而諸侯推戴 皇上今日踰志學之期符

推戴之會此正總攬萬幾勵精圖治之日也而未有揭要領破拘攣如古之流涕太息以陳國是者雖聖明天縱豈能一一坐而照之哉臣竊觀今之時勢多以末流事例爲綱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爲中庸而不虞弊之所底止駸駸乎極重而不可反矣及今不拯後必難圖迺進言者輒曰中國乂安四夷賓服眞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而謂之安也臣甚憂之故撮其緊切重大者爲九條以獻非誠有卓越過人之畫亦非敢爲迂闊難行之

論不過舉祖宗成憲及當今事宜求挽極重之勢而已稍有識者類能言之然而不言何也非顧戀而不肯言則畏避而不敢言也將終無一人言矣臣是以不揣衆諱直陳於　陛下諸凡不關大體與雖關大體而已經多官建明者悉不掇拾以塵聖聽願　陛下勿視爲浪言留神省覽默思其故而後下諸廷議博求善後之策面諭輔臣偕部院諸大臣虛心而折衷之獨出聖斷定奪實宗社無疆之休　臣不勝待罪僭越之至

一曰復議政之規　太祖既革丞相而

以專權分屬九卿每日羣臣奏事即於御前面決可否取　旨奉行其時殿閣大學士尚未預機務也永樂洪熙中始以閣臣解縉等預機務矣然面奏取旨仍洪武之舊未嘗有票旨批發之事也宣德中始令閣臣楊士奇等尚書蹇義等票旨以進矣然每遇大政猶命諸大臣議處分不盡從中批發也唯正統初英宗以沖年而踐祚三楊以顧命老臣而當國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閣臣預先處分以白於上臨奏傳而行之蓋輔沖聖之道宜爾也然自此

法一行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面議與國初之制
漸遠矣臣嘗總而論之面奏處分開國之令典也必
聖慮精明之甚而後能親決萬幾調旨批發近代之
便宜也必輔臣公明之極而後能常持國是於斯二
者而酌其中其惟密謀於內閣而公議於外廷乎故
臣以爲早午二朝之制不可不復也祖宗時多御午
朝於左右順門大班既退羣臣更進言事輙至夜分
以故幽隱畢達今縱不能如　祖宗之一日兩朝亦
宜倣其意而行之如三六九日早朝則一四七日午

朝夫早朝自有常儀矣而午朝則不必文武百僚齊集惟內閣輔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五軍都督府各堂上掌印官俱造御前其部院卿貳督府僉書以及太常等寺諸卿則分日輪流以叅謀議其翰林院講讀各部郎中六科十三道中書舍人等官每日或輪二員或輪四員六員分班侍直以備紀錄傳行叅駁等事而起居注常不離左右以記言動其餘大小臣工雖不在輪班侍直之列而徑至御前建白者亦聽其隨班挨奏不致壅遏則

廷凡有大政事該會議者令該衙門先具事由送御次日午朝公同面議取旨 上裁又次日補本存照至於中外章奏必須一一經目 聖覽默察是非或預令輔臣分票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或間付九卿各擬旨以進而授與輔臣裁定務求至當不嫌異同其有事機戒於洩漏者不妨密劄之往來又或羣言難以剖決者自行平臺之特訊蓋不以公議廢密謀亦不以密謀遺公議庶天下洞然知上意之所嚮而大臣之恩怨亦潛消矣臣 又查先朝入閣之臣不

皆尚書侍郎尊官亦不專用翰林一途洪武中閣臣無所表見不暇述矣姑就永樂以後嘉靖以前諸閣臣論之如黃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王府審理金幼孜起於給事中胡儼起於知縣薛瑄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簡拔楊一清以邊方總制而召入張璁以南京主事而超遷俱爲一時名輔豈以今日而遂無若人乎臣謂自今宜著爲令倘內閣員缺精選各衙門之德望隆重才識超羣者與翰林參用如內閣二員一用翰林一用別衙門如內閣三員

則翰林居二別衙門居一蓋翰林明習國家典故而民務未嘗身親別衙門敭歷中外事情而經筵未嘗習熟參而用之正鹽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所慮者詞臣緣此少滯或鍾怨於汲引之人而別衙門一膺曠典人將責望太重窺伺太深而浮議遂乘其後是在陛下以公聽並觀之心主之以包容激勸之法行之而已伏乞斷聖裁二曰務講筵之實臣惟天子必深明義理而後能裁決機務故經筵日講所係甚重而行之則有效有實二祖及洪熙宣德之世

日與羣臣論政稍暇卽延儒臣討論經史商確古今從容辯問至漏下數刻不知倦此誠用其實兼其文者若但織講章循行故事則雖咫尺天顏何異萬里正統初考功郎中李茂弘所以有經筵文具之嘆也陛下試思今日之經筵文歟實歟臣備員刑曹固未獲覩經筵之盛然竊聞講官講畢而出未嘗獻一箴規聖駕聽畢而入未嘗發一疑問恐文之浮於實也臣查得弘治初少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其言謂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

下聽講之餘凡有未明輙賜清問凡聖賢之指帝王之道人臣之孰爲忠邪政事之孰爲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因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清惑必而理明斯言也正今日之所當亟行者也又查得嘉靖初詹事霍韜奏劉勸世宗首召戶部問　祖宗朝

歲計賦稅所入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祿米幾何內臣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兵部問天下軍職幾何次召禮部問宗藩內臣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　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撙節之心自不能已斯言也亦今日之所當細究

者也蓋人主之心必有所繫不係於經史世故則必繫於聲色玩好二者意向稍殊而理亂安危之機實判於此　陛下試尋先朝三臣之言以追　祖宗勤學之實始或稍有不便久而聖慮日精機務日熟將有快心樂意而不自知者矣臣又謂今日之經筵官他日之輔臣也今日之編檢等官及庶吉士又他日之經筵官也　二祖始選庶吉士皆令肄業文淵閣讀中秘書常親自校試驗其進修務在通達國體薰陶德性以備異日之用自正統以後掄選多非出自

聖意而從閣臣議請舉行亦不得讀中秘書而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爲日課不知將來所以備顧問贊機密者果用此糟粕否乎事固有以祖宗宏深之美意而翻成末流偏重之敝習者此舉是也臣謂自今以後如復選庶吉士則當求二祖作養之初意若止如今日之所教所習則莫若停止此途一二十年翰林員缺亦如先朝將各衙門之有器識者對品改入假以歲月明習典章何患侍經筵典制誥及纂修校書之乏人哉嘉靖中曾聽十餘年弗選聖慮良

違且令以偏重而暫止後以特旨而後開尤善法
祖宗鼓舞豪傑之便計也伏乞　聖裁三曰闢進言
之路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專其責於科道使之封駁
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三
途類選給事中等於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主
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顧多直節敢言之士厥後
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於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教官
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比
國初加倍而直節敢言之風寖不如前何也先朝不

重官而重言故人爭奮於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其所由來者漸矣攄臣釋褐以來所有彈章奏牘非出於科即出於道曷常無言第見其劾一官則一人必竊疑曰是有所覬望而借以立名者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以塞責者也其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於利害以挺奪之見而繫於雷同卒歸於與時浮沉違其初志倘芒穎稍稍表著則同朋便不相容而飭邊幅立崖岸則賢否固囿於其中而牢不可解即如拾遺一

節京堂方面俱秩之尊於科道者拾之是矣部院與
科道相埒也科不拾道道不拾科而獨拾部屬之易
動者豈言官宜互相掩蔽乎此猶謂同居言責不欲
相殘以撓氣也至於科道之已陞京堂方面者自當
從公論之乃復彼此相約多寡相持凡六科拾御史
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拾給事中之已陞者一
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戶豈言官宜久庇其黨乎此從
謂言路相攻不令偏勝以遺奸也至如平時論劾凡
官自科中陞出者自方面至於侍郎縱有過惡科中

以先僚之故永不糾彈是寧負朝廷不負先僚也御
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
其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以厚幣相酬者
是寧負朝廷不負舉主也抑又有甚者如高拱之在
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廣布腹心於科道於是
有爲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於律之所謂上言大
臣德政乎雖賴 聖明亟逐潛杜此風而言路是非
之難憑可槩見已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
而輕視諸司言官惟恃大臣之能庇已而蔑視公卿

也臣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　祖宗朝內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讜論不可悉紀臣姑舉外僚之最卑者馮堅一典史也洪武中條陳開國政體而太祖嘉納之潘叔正一州同知也永樂中建言會通河事宜而　成祖採用之豈獨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上言事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於公道臣恐耳目之漸壅也以　陛下之明達誠宜追　祖宗朝盛舉開張聖聽博求讜言仍命大臣公其心以察言之言苟不當也不以出於科道

而遂議覆言苟當也不以出於各衙門而遂寢不覆如上所陳一切積獘嚴　勑言官洗心易轍有怫悛者聽各官檢舉坐罪至於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覆行與不行刻期俱送史館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聽檢舉坐罪俾公論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平平稱皇極之世哉臣又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人臣進言孰非爲國言雖過當心亦可原歷觀　祖宗盛朝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而其身則依然父母兄弟妻子所仰

賴之身也焉忍其萬死一生於箠楚之下哉此非所以全天地之和而慰　祖宗在天之靈也願　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即有以言得罪者下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宥律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自薰蒸宇宙間矣伏乞　聖裁四曰公銓擢之法國初用人不拘資格每於內外虛實之間寓防微杜漸之意有當事任而實授之權者六卿分布丞相事務面寫專制一方是也又防其專也

而使不當事者參之故大學士以五品科道官以七品而得以可否是非於其間有不當事任而虛假之權者編檢之入閣辦事科道之參劾大臣是也又防其肆也而使當事者壓之故近臣間出爲外僚而言官序遷常不得先於部屬蓋　二祖長慮却顧惟恐威福漸移人懷趨避以成偏重之勢故予中有奪抑中有伸或朝炎而暮凉或久淹而驟遷顛倒豪傑莫知端倪臣不敢謂悉便於今日即如正統中劉永清翰林侍講也以才堪繁劇擢爲廣東左布政景泰中

徐有貞春坊左諭德也以智能治河擢爲僉都御史而嘉靖中歐陽德則以知州而累遷禮部尚書魏校則以副使而召爲國子監祭酒蓋猶內外通融也近乃專以內閣及禮部詹事府國子監堂上清秩爲遷轉翰林官之地別衙門不得與焉即有自翰林出爲方面者亦以備考察之遺與左遷無異矣又如宣德中初設巡撫官則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長史周忱等與御史于謙同擢爲各部侍郎弘治中大理寺丞鈇鄒曾以御史謀陞而吏部竟從何喬新之薦以郎

中魏紳補之蓋猶擇人不擇官也近乃專以都給事中與文選司郎中占提督四夷館及謄黄通政之缺以監察御史占大理寺丞之缺其餘雖德若顔閔才如張葛弗與矣當事者爲之辭必曰詞臣原以才選言官原以賢推故定其資格不使他途得覬覦也不思偏重之弊使天下以官階之炎涼爲向背而不以人品之高下爲重輕賢者直道難容恒附於明哲保身之義不肖者依阿取寵盡喪其是非羞惡之心國家何樂於有此風哉幸賴　主上明聖採輔臣之謀

嘗以禮部國子監引用別衙門官然積習已成其心
終不自固又嘗嚴　勑撫按從公保薦所屬於是舉
貢出身之推官知縣例得選御史而請部曹然以政
事稱最者終不得與翰林文學之臣並顯以官守推
賢終不得與臺省言責之臣同遷而獨存餼羊於行
取除節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豪傑之士
爲抱不平久矣豈以秉衡大臣而慮不及此特重於
違翰林科道之心而不敢頓破拘攣也又以責備之
心待別衙門悉甚不足以膺殊遇而徒來讒嫉之口

也苟非獨奮聖斷其孰肯以棄菀集枯之見買衆怨
哉願　陛下勑下吏部勿泥近例而盡廢舊額勿阿
華要而輕畧才賢翰林官與各衙門通融轉調不令
以詞華壓實政科道官與諸部司一體序遷不令以
虛勢長傲風百凡銓擢常使內外均停恬無欣厭虛
實互用永杜詭隨而久任超遷之法倂並行而不悖
豪傑其思奮乎　臣又謂不開行薦舉之條則實行必
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清進士豈必定
足三百舉貢須令及時効用文職自正統後添設者

可量行裁減而毋折庶僚之實俾武職從靖難後承
襲者當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異材顧行之有漸
處之有權非可輕議耳伏乞　聖裁五曰釐巡察之
獘守令賢否責在監司今之巡撫巡按監司之領袖
也而按臣實代天子巡狩人尤重之其流獘大畧有
六曰民情太隔也案牘太煩也古者天子親自巡狩
尚令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司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
今以七品使臣巡行方域體貌嚴重叩若帝閽所恃
以通民情者不過投文放告而已風俗之盛衰閭閻

之疾苦邈不相關即有中牟三異其能知乎故曰民情太隔洪武中勑令縣自清理里甲州清縣府清州布政司清府所屬按察司清布政司所屬至按察司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汚吏及無籍頑民巡按御史方乃是清故百司各得其職而文移亦省後來巡按不知大體而好攬諸司之權百凡大小刑名俱令申詳定奪於是簿書山積而精神疲於檢閱矣且充軍定衛自有巡撫官遣徒定驛自有分巡官如其不公曷不論劾而奈之何以展轉文移

困有司也惟眞雜犯死罪當由按院詳允然亦稍簡矣以閱案批駁之餘功詳激揚舉劾之實政不尤愈乎故曰案牘太繁朝廷設撫按本以糾察百司之職業今致以職業爲第二義而惟事趨承凡按臣巡歷所至則分巡分守兩道官必隨之兩直隸旣有撫按又有巡鹽巡江淸軍屯馬等諸察院則兵備等官東叅西謁朝送夕迎碌碌奔走迄無寧日而各府推官不復理本府之刑專於答應巡按矣府州縣出郭送迎遠者至數十里外當其按臨之日則百事俱廢多

方逢迎臣爲諸生時親見一縣官諂事按臣至以貂皮飾溺器以茵褥鋪厠中按臣受而安之晏如也既以諂導有司而復望其舉劾之公哉故曰趨承太過撫按會同舉劾其耳目必有所寄非不委司府州縣互相覺察而其實皆起於所親信之一官也一官既開賢否餘官展轉雷同而流言且達於京師矣至於訪拏兇惡則憲臣委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隸各處水陸要衝多有賣放窩家又胥隸之耳目也朝通賂以買入暮通風以賣出大奸漏網良善被誣

釀禍匪細 臣 舊歲過淮揚則聞理刑廳積年黠隷戚熖薰灼縣佐官至以侍教生之刺謁投者其椽人可知矣此輩如城狐社鼠不可攻發又如吳中之打行齊燕之響馬賊江淮楚越之豪俠巨盜有司以激變爲慮多遺於耳目之外其何貴於憲訪也故曰耳目太偏古所稱循吏類以息盜安民務本抑末爲首務令賢守令之薦剡者不絶而民窮盜起風俗日敝豈政事與民俗不相關耶 臣 切慼之蓋今憲臣督責有司自送迎叅謁之外不過征錢糧理詞訟而已有

司方抹過彌縫之不暇奚暇及生民遠圖凡有務實政者或以剛直見忤或以悃愊啓侮多寘之下等而善事上官起赫赫譽者不久擄要路得以是非而榮辱之矣此風不息天下事臣不知所終也故曰名實太淆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而爲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矣今致兩司素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叅豈憲綱之舊哉夫方面官大計京師必以素服叅部院堂上官蓋倣成周冕服朝子凶服歸司

寇之意至於王官出使雖序於諸侯之上未聞諸侯以素服見也大守等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按臣之後京朝官始薄郡守矣且兩司之素服非以聽舉劾之故乎故御史易常不舉致仕官與劾京朝官豈亦以素服見也知府之屈膝非以聽考察之故乎然五品堂卿翰林六科等官易常不受察於吏部何以無跪叅之例也雖禮數末節不必深較然緣此長諂曲之風癈正直之氣且令人不樂久居其官而吏治寖不如古害豈小哉又撫按出巡不分府州縣

正佐官跪迎道旁倘值風雨即知府亦陷縢汚泥中尤爲非體臣謂憲節過驛則驛官迎之抵郊則府州縣首領官迎之足矣掌印官民事庫獄爲重俟其入公署而後叅有何不可而令其僕僕於車塵馬足閒豈所以示衆庶見也故曰憲綱太峻去此六弊而徐反國初之法庶可以責百司之實政矣伏乞 聖裁

六曰處宗室之繁臣惟天下有三大憂而宗藩居一焉其二則邊防河患是也三者不處於數年之後必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然邊防河患人臣猶能言之亦

能理之至於宗藩苟非獨出　聖斷誰敢冒離間之
嫌者嘉靖中采言官林潤等疏降　勅諸藩各自條
陳因下禮部會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中間議襲革
定本折禁花生限妾媵等項非不詳悉可行然皆一
時小補之規非百年無弊之法也今之時又與嘉靖
時異矣各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
雖損內府之積儲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此
勢之必不可適者也天潢之派既不能自營生業又
不爲時給祿米饑寒切身艱苦萬狀此情之必不可

忍者也蓋國之士瞻前顧後計無所出則有為限封爵之說者謂自嫡長子襲封而外不令衆子得盡封也然兄弟同體兄為郡王將軍而弟不得入中尉之數可乎又有為攤祿米之說者謂以祿米總付親郡王而令均攤於將軍中尉等也然祿不加增而宗無定數將使親郡王不得實享中尉之祿矣可乎有欲聽其自為生理者而城禁既不可開則孰為之營運有欲容其出城自便者而官法既不可施則孰為之制伏有欲分徙郡王於別城者不過嫁禍之術有欲

遷將軍中尉等以就瀆海𤰱田者不思滋蔓之憂凡此皆執一之論耳然豈無所以善其後哉臣請以周制論夫今之親王即周之魯衛曹滕諸國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今之郡王將軍即魯衛曹滕之公子公孫所謂五世則遷之小宗也聞諸侯得世爲諸侯矣未聞公子公孫而得世爲卿大夫者臣由目前難處之勢以推之太祖必至之情竊謂親王視周之大宗世世襲封無疑矣自郡王而下其當從遞降之議乎自奉國中尉而下其當開四民之例乎尚詔郡王

不可以遞降則起自鎮國將軍可也中尉不可以遞絕則量給其長子孫之月米以奉祀可也在宗人秩內者王府統之與之入宗學而不與之開城禁在庶人數內者有司治之與之開城禁而不與之入宗學蓋虛膺世襲之名而無實俸何若遞降而得全支之為樂也虛列宗人之數而不聊生何若編氓而容入仕之為快也此條例之所未及而在今之所亟圖者祖宗在天之靈不無望於 陛下矣然事屬秘密謀貴僉同乞下手勑遍諭各王府以時勢既極不得不

過之意仍令虛心熟思各陳已見而後下諸大臣會議務爲可久之法所謂磐石之宗其在是歟伏乞聖裁七日定河漕之策濒年淮徐水患皇上采言官之議特勑重臣一員經理如河運梗塞着照先年海運事宜慮甚遠也臣謂治河最宜精專而海運似難輕議昔禹之治河上惟一流下分九流奔海若建瓴而下故無泛濫之虞今以西域中原所會合之水而拘之一道以入海海口復塞能無溢乎溢而不已必決決而之北壞金隄犯張秋則運道誠可虞矣若

仍南移於趙皮寨新集等處則因而導之避其衝就其便即運道也運道雖通而水勢不分海口不利兩淮之民終爲魚鱉耳若以河工難成而遷就海運可虞尤甚蓋元人虐使中國之民輕視江南之粟而又無所虞於敵國外患故行海運國初乘百戰之威奸究愶伏而又止漕數十萬石故仍海運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冐不測於洪濤巨浪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身家者必復轉倩海濱亡命之徒以應其役此輩固神出鬼沒與賊表裡者也何異借寇

兵以資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矣故海運苟
通旹前未必無濟而禍必伏於數年之外不待智者
而後知也臣謂河縱決溢梗運道不過一二年至今
西北尚寧京儲可支數歲而東南之民力竭矣苟若
乘此機會廣行便宜暫停一二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
工以若干賑饑荒存留若干以興並吳水利蠲免若
兼湖積浙直窮民此言在司邦計者聞之必謂迂濶
然須亂保民之第一策也倘次年尚未通漕則量徵
什五暫行轉搬有何不可第臣之私憂過計則不慮

河漕之無路而慮有不軌之徒出於江淮河海之間也自古未有民窮思亂而天下可以久安者邇來盜賊滋起禁例甚嚴有司懼罰百計彌縫有舉發者反責失主監司亦慮朝廷之督責而樂有司之彌縫也萬一釀成大禍南北路梗可不為之寒心哉 臣惟國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糧為命即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自贍乃無後虞蓋至於此則西北屯田水利之說恐未可以為迂而莫之講也伏乞 聖裁八曰杜邊陲之釁夫馬市之議修邊廣屯之法廟堂先有成

責邊臣次第舉行而欵貢之不可恃戰守之不可忘
主客兵之當先事調停屯馬政之當乘時覈實以及
一切九邊事宜言官多有及之者臣未嘗習於邊務
何敢妄置喙焉第當始議馬市之時則聞諸謀士云
安宣大則九邊安制東虜則西虜畏切以其言為可
采既而廟算果出於此俺酋欵塞則從請封土蠻邀
求則議力拒誠制虜之大機也然宣大之撫馭寡權
遼東之兵糧未足似謀猶有未盡善者迨聞三鎮馬
市年例之外諸酋踰限請乞督撫虞於挑釁輒剋軍

之糧以易垂斃之馬我軍既困於追賠又疲於工役心目離氣日索雖偷數年之安而癰疽已結於喉肺間矣萬一馬市之時乘虛而動何以制之議者謂及今釁尚未萌一面儲材蓄銳以備不虞外亦復以計約束奄酋不令違時而請挾衆而求以擾我疲卒可乎土蠻數犯遼東往往得志而歸先時亦屢奏捷虜卒未嘗大創風聞且謂拾零賊掠建州田作諸夷以報誠也近據塘報斬獲四百餘級可謂差強人意然勝負兵家常事賊狃於累勝憤於新敗必復有求逞

之心不於其來寇而重兵挫之遼人終未得息肩也
乘此軍威稍振之日聚糧訓卒預爲擣巢計可乎夫
東虜氣折西虜亦寒心矣今總督寧無此意而猶重
有慮者恐功未成而先啓釁也 臣 又聞之輿論謂一
應撫賞修邊銀兩邊臣互相尅剝半入囊槖半資餽
遺世豈有以貪利釣名之心而能行修攘實事者且
啓釁有戒而彌縫無罰邊事不知所終矣非 聖明
搜剔隱憂痛劉積弊日進當事之臣講求邊方利害
何以善其後哉伏乞 聖裁九日核取士之制按今

取士之流弊大畧有三試錄假士子之文一也監試奪內簾之事二也按臣侵提學之權三也夫鄉會試錄士子中式之文以呈御覽今則錄中所刻與硃墨卷絕不相合皆考試官爲之者惟會試以翰林科部充同考試官尚能以閱卷餘功分任文字之役不致誤事至於兩畿試錄則非同考試官所能爲而俱出於主考二人之手其精神大半爲前後敘及程文所奪矣豈能復專功於掄文哉若十三省之試錄則既不出於士子又不出於考試官皆監場御史委官代作

而其文字仍假名其某庠生其批語及前後序仍假名某教官舛謬甚矣臣謂今天下之所不足者非文也凡試錄中之前後序俱不必作宜止書百執事及中式人數姓名其文字亦只刊硃墨卷中真稿不許易一字一句以朦朧聖聽不惟令試官專於閱卷亦以風將來之士子務為有用文章增光試錄此其所當核者一也夫內簾校文外簾糊名易書以進我朝取士之制誰敢易之今惟行於兩畿耳若各省闈之去取全不由內簾亦全不憑硃卷所謂監臨考則行主

考之事者也所謂受卷彌封對讀等官者則行分考之事者也如是則何用內簾試官何以糊名易書爲哉且御史以監臨之名行主試之實則旁通關節任意去留何所不至所以然者只緣教官秩卑而望輕故也查得弘治嘉靖中會以科部官出主各省試事臣謂翰林與科部既可爲會試分考官則可爲鄉試主考官無疑矣翰林除經筵日講官科部除掌印官及吏部四司官俱有干係弗差外其餘擇學識優長者照南畿主考官事例大省差二員中小省差一員

使主試事其分考仍用年青教職偶鈌權以府佐縣正官代之惟雲貴川廣五省去京師甚遠差官未便則宜就近隣省藩臬中擇一二稍閒者　勑令遄往速歸並不使外簾與校文之役庶兩識各省事體歸一矣此其所當核者二也國初未有提學官故巡按御史勑書內兼及學校之事宣德中既設督學憲臣則其權已有所歸矣今惟兩直隷以御史提督學校故按臣不敢侵其權而非直省之提學非副使則僉事也按臣得而舉劾之遂牽制而難於展布是學官既

取定應試人數按臣復合而考之顛倒其高下仍另收遺才一二三百名生員與儒童並進公道與夤緣相錯其最所稱獎而留情者外簾必多方檢出寘之高選其不中式之儒童亦俱移文學憲送入各庠肄業自是提學之權分而岐路闢矣不但此也提學官方考所屬而撫按官忽臨近境則必束卷而謁之是以奔走小節妨校事也撫按官一切慶吊應酬詩文多屬學憲送稿不恤其校文之勞按臣監試入簾必外索其策論二三道入試錄中是以雕蟲末技求憲臣[illegible]

將馬用之此其所當核者三也三者皆循名責實之要務至於先行後言獎恬抑競以端士習尚有潛移默挽之術焉而臣猶未之敢及伏乞 聖裁

覃皇恩廣達孝以崇國體以光聖治疏

孟一脈　南京陜西道御史
萬曆十六年五月

臣聞之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而孟軻氏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誠以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德教所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是道也是故虞舜以大孝成時雍之化武王以達孝致永清之休此虞周之治卓冠千古迄今稱盛美者必稽焉我　皇上聰明仁孝勤政講學每於視事之暇即朝兩宮問安視膳旦夕無

逖大小臣工皆欣欣然而有喜色而相頌曰此虞舜
之大孝也邇因嘉禮告成特薦徽稱仍於奉冊之後
頒詔海隅大霈明恩內外臣工又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慶曰此武王之達孝也　臣嘗伏讀詔書有曰各王
府親郡王嫡母與生母並存者詔書到日其嫡母許
奏請准加稱爲太妃生母准授封爲次妃給與誥命
是　皇上之孝首霑於藩服矣有曰勳臣公侯伯襲
封見職者俱給與應得誥命是　皇上之孝大賚於
世臣矣有曰兩京文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

誥勑是　皇上之孝湛濡於文臣矣有曰軍職自萬曆六年二月以前有犯該充終身軍已經開五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是　皇上之孝流行於罪人矣有曰天下儒官生員有親老無人侍養願告侍親者聽是　皇上之孝覃布於士類矣有曰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役　皇上之孝洋溢於萬姓矣夫鴻鈞之世何物不熙聖孝之廣何幽不被雖大造不求仁於芻狗而行潦思委潤於江河此天下臣民無論貴者賤者

遠者近者存者沒者年老而無依者作慝而負罪者咸荷其仁也夫以皇恩之錫若此其大聖孝之推若此其廣然就至大至廣之中容有一二未沾其恩者臣請爲皇上陳之臣於萬曆三年十二月內見御史傅應禎率其愚戇之見冐爲狂悖之言仰忤聖心允爲有罪乃蒙皇上恢弘天地之量待以不死謫戍窮邊矣臣聞其往戍之時伊父傅國相年逾七十即今皇恩浩蕩凡軍民有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而彼之父子分離各天生而永訣死誰爲

見此誠　陛下之至仁所當矜憫者一也臣又於萬曆五年十月内見進士鄒元標執拘攣之迂談昧社稷之大計仰觸　聖怒罪復何贖乃蒙　皇上弘開覆幬之仁寬以不殺謫戍絶域矣臣聞其臨謫之時伊母羅氏年以六十即今聖世覃恩軍職犯該充終身軍年六十以上者比照爲民事例子孫准其承襲而彼之子母遠別天涯生還無期沒齒難逢此　陛下之仁所當矜憫者二也臣竊思之御史劉臺與傅應禎之事相若也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與鄒元

標之事相若也之三臣者得以待罪於畎畝之間獲伸其天性之愛皆 陛下之賜也而何靳於此二臣耶夫人君之尊天也天無外聖人之仁亦無外 臣觀天之於物雷霆以震之霜雪以威之而又煦之以日月澤之於雨露是殺之乃所以生之毀之乃所以成之此天之所以爲至仁也伏願 陛下丕顯無外之仁大廣無前之孝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造物者之無物不容將傅應禎比照劉臺事例俾其父子得以再見將鄒元標比照吳中行等事例俾其子母不至

永訣其他如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雖其父母之
存亡臣未敢必而推彼親親之至情使亦得以照例
生還則是當霜雪之後而暴以日月之光霽雷霆之
威而潤以雨露之澤聖恩已廣聖孝益隆配天之業
足以比隆於造化錫類之仁且將遠軼乎虞周矣於
國體顧不甚美而聖治豈不彌光也哉臣愚不識忌
諱目覩皇上覃恩之孝覆被天下不勝懽忻鼓舞
冒昧上瀆伏乞陛下俯鑒愚誠少垂省察則臣愚
幸甚天下幸甚

條陳救弊四事乞賜采納以弘治道疏

魏允貞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三月

臣惟受言爲明進言爲忠遇明主而不言非忠也言而觀望顧避不敢自盡非忠也 陛下明竝日月而益之轉圜之從止輦之虛諫臺諸臣感激披瀝各效其愚揆摵剔祉一時殆盡 臣復何言然有積獘之所未更敢諫之所不及明主之所加擇而流俗之所不樂陳者 臣不敢畏避忌諱掇拾瑣細以自負於 聖明之世謹列四事昧死上言伏惟 陛下垂聽焉

曰公文武之用夫文吏隸於吏部武吏隸於兵部其常鈌吏兵皆得推用其官尊而職要文如九卿武如總兵之屬皆多官會推此定制也故大學士張居正輔政以來文職一命而上吏部皆不得自推用必預關白以是淸要之地多與門士鄉人冗散之員半是孤寒疎遠如言官所論會省吾王篆皆其姻連死黨也至於武職又有甚焉勢屬利進不能枚舉以故二部之長欲陟一賢黜一不肖不敢陟之黜之也過有員鈌即行請教未上題疏先具揭帖朝以爲賢而尊

陝之爲緩蓍以爲不賢而朝黜之爲後　陛下初未
嘗怒趙世卿也而文選郎郵希居正意因之王府亦
未欲終棄鄒元標等也而考功郎因居正矯命輙壞
成法以徇之直枉混淆舉錯倒置物議朋興則又諉
曰權不在我也　臣愚以爲　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
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於二部遇有文武員缺應
具題者務得眞才應會推者務符輿論其所推稍不
當者閣臣擬旨得以駁易其涉私而不公者科道官
風聞得以指參夫輔臣不專吏兵之權以行其私吏

兵亦不敢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如是何憂乎吏
治之不得人也伏乞　聖裁　二曰嚴科舉之防　太
祖高皇帝時開榜多南士考官劉三吾伏法　世祖
肅皇帝時輔臣翟鑾二子登第革職爲民罷諸考官
此非過防也進一權門妨一寒士得一匪人失一眞
才勢不得不然也頃歳居正欺　陛下冲齡專權擅
政厭薄彝典垂涎制科考試等官窺瞷意向全場題
目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
臨場監試官又加意謄硃分別式樣以授主司圈點

批評列置首卷後先及第海內士人無不憤嘆以為
二百年科舉之制奈何壞自今始天誘 聖衷正罪
逆保追遠居正復該南京科臣阮子孝疏論奉 旨
張懋修等併從黜籍科舉天下之公大臣庶僚之表
科舉而私何事為公大臣而私何人能公其流之弊
至今未已若謂事機偶值原出無心 肅莊兩朝五
十餘年世科寥寥 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蠅集
蟻附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父皆失教今
日庭訓淵源家驥人驥若斯乎 臣未敢以為信也貴

者既以勢脇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

而錢虜賈豎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今臨軒

有期請　陛下申飭前旨讀卷官務各秉公竭明為

國掄才敢有謬襲成套結知權門受請富室如丁庚

故事者許科道官指實具奏又請輔臣子弟中式者

如張甲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照內外官引嫌迴

避事例俱以卑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蓋大

學士之充讀卷官與禮部之充貢舉官皆登進人才

關係職掌非如監試同考出自臨時可甲可乙自居

正外託廻避之名而內擅擬題之柄丁丑榜眼庚辰
狀元皆出其家惟此之故所當亟爲更正者也其有
懷才抱志堪及第東秘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杜倖
門進眞才光盛典將復見於今矣伏乞 聖裁三曰
愼臺諫之選夫今之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之寄者
也然言責可易勝哉其人正人則其言忠言所敷陳
者必天下之永利所糾駁者必天下之粃政所登薦
者必天下之大賢所彈劾者必天下之巨奸夫然後
國是藉以重而世道蒙其福也人心不古消稍反常

而居正輔政以來其風愈下竊聞之科道鈌多知必
行選則預在內中書博士行人等官在外推官知縣
等官訪其才性便給丕媚而善逢他日必爲我用如
何也才性和緩不言人過失他日不爲我患如何也
其有慷慨負氣蓄忠憤而抱戇直者不與茲選其偶
有照顧不及問察所遺誤以忠直之士入其中者又
多方鉗制百計消磨或斥之外或加之罪如傅應禎
劉臺等皆是也故所選授給事中御史多切近鄉人
親戚施黨舊所欲爲則託之昌言有所欲黜則諷之

論罷郎今言官所論于鯨李選是也始之不慎遺玷
清班臣愚謂今陛下宜痛懲前弊當選之年吏部科
道官查據履歷賢否而又於才幹操守之外博行延
訪以不通京書不受知權門剛果而有氣節者為一
等以練達世務明解朝章忠實而有識見者為一等
匪是則雖有浮才弗得與焉當選之日吏部都察院
公同會考或策以時務或試以章疏議論正大見識
宏遠者為一等議論激切不避權貴者為一等匪是
則雖有浮名弗得與焉歷代以來以諱言而釀亂者

常什九以直言而憤事者未之什一也奈何直而不直取乎且國家而設臺諫欲其披肝瀝膽耶欲其緘口結舌耶欲其緘結則已如欲披肝瀝膽也則豈奴顏婢膝之士所能爲哉故始選之法必毋設防於太直而姑借口於近厚則庶乎得其人矣伏乞 聖裁

四曰務戰守之實今爲中國患者惟東西二虜西虜最強而我以馬市羈絆之烽燧不驚已十年東虜次之而揵書歲至此何足爲患也顧其患不在虜而在中國往者馬市未開虜歲擾我邊我用戒嚴而總兵

各官悉其有以養健兒扛鼎命中之夫結爲父子甘苦與同彼時爲健兒者亦悉力以養其戰鬬之氣無事則嬉飽有急則死綏故虜數至而不能爲患也今納欵既久上下懈弛三軍之士月領一石折色六錢既扣其半以充市虜之費又扣其半以奉貴人將官不養健兒而推其餘於勢僕歌兒星卜之徒軍士衣褸食糲日苦修築運石轉木困憊欲死間習爲匠作活餘生抛弓束矢有如虜負約誰爲禦之卽虜不負約能保無積久生怨如陜西殺將官事耶此一患也

又中國之所爲常勝者恃賞罰明耳賞當功則用勸功細而賞鉅則滋疑賞及於所可罰則飾詐矣東虜歲犯告捷以爲常然書之奏牘則可喜詢之道路往來則可愕有謂軍聲日振於前人烟日稀於舊有謂斬獲多嬰兒乳婦而受封已世爵通侯有謂未見其交鋒而惟聞其授首有謂虜殺軍民則隱有爲無軍民殺虜則增寡爲多往者臨陣有紀功報功有覆核此非過察也將以信賞而昭勸也遼東之功誰紀之而誰核之耶此二患者計之無如自治計焉誠亦不可

罷則寧於太倉盈餘歲支若干以資虜市無索削於軍士欲憑地利必結人心無過勞其軍士毋用債帥毋養游食使常以戰爲守而緩急庶有恃矣戰功誠不可不厚賞則必須核實不實者紀功驗功同其罰小捷則從巡按御史查明大捷遣給事中同御史查明毋以被殺軍民充虜首級毋以罪行賞至於賞則必先部下官兵次領兵次總督次運籌蓋自本兵之臣好以邊功炫耀誇大而報多失實賞多踰格賞罰不明何以能軍　陛下痛懲前事則人不敢僞飾虛

要各保境土而邊民得免於橫罹矣豈非安攘之勝筭哉伏乞　聖裁

敷陳天下大計以光盛治疏

王士性禮科給事中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惟天下之事智者睹於未萌闇者昧於當局守拘攣之見則不敢越尺寸圖朝夕之安則不肯計歲月一有緩急將何賴焉是故直臣不避斧鉞之誅明主不諱逆耳之諫交相成也臣待罪諫垣以言爲職默而不言非臣職也毛舉瑣拾以瀆上聽非臣心也臣謹殫思慮廣咨詢條陳天下大計朝廷之事二一曰親章奏曰節財用宮常之事三一曰王官考覈曰督學科

條曰有司文罔戎兵之事四曰中州武備曰全晉要害曰北虜機宜曰遼左戰功伏惟 皇上試垂覽焉

何謂親章奏自古君臣面相都俞吁咈於唐虞堯舜泰隆由此選也即漢唐宋諸君亦每與羣臣決萬幾

祖宗朝自朝官於里老皆面陳利害正嘉以後廉陛始森絕而一於奏章批答之夫臣下既不得面覲

天顏議可否而一歸於紙上之言則已有得於口而不能得於筆或得之而不敢盡於詞者矣 皇上若不親賜檢閱則得失是非從何而悉之 臣近於科中

日接章奏見所批答或不能盡經於　皇上之目者
乎　皇上一旦奮乾斷旌直臣諭戍編珉還之縉紳
天下莫不懽忭仰　皇上如日月之復謂於直言當
無不受者也而比接　聖旨多有謂該衙門知道者
則　皇上於諸臣之言猶未盡受也意者奏牘繁多厭
心易起或無暇於詳閱之不知臣下凡有建白無不
齋戒於先時戰兢於臨楮以冀天聽之萬一者即有
繁瑣皆肝膽吐露不能已也惟　皇上親賜睿覽而
勿視爲紙上之贅言則宮府不致異同臣工樂於鼓

弊矣何謂節財用宋臣司馬光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令命窮財盡則不在民矣國用屢屢告匱則不在官矣果於何而洩之則所謂涓涓不勝其出之之孔者是也而盈縮之權則惟在於 皇上何者 皇上初即位輕徭薄賦約己裕民以故歲計有餘積近年大禮數舉雖萬非得已而公私之藏則取之無餘矣試舉一二言之如山陵二祭本出孝思而鑾輿再幸則賚予供億之需捨大縣之租而不償也 皇嗣誕生大慶也而賞賜乃越三十萬不足

至割太倉之貯以益之織造袍服賞賚尚方必需而
費一百二十九餘萬改折漕糧似可緩也掃除之役
數盈宮掖矣近復增選三千五百名夫非不耕而食
不織而衣者往事茹置之將來歲月不尚多乎語曰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十金蔀屋之十
金也以一金十金用於　皇上之施予何啻而不知
民間膏血百倍之方今真保河間民多魚鱉荊襄
鄖漢又復甚焉隴西河湟顆粒無收而三吳兩浙數
千里之水旱尤嗷嗷告急也觸目激衷言之流涕欲

取諸民則已無子遺矣夫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
國今太倉歲用之數浮於所入萬一有四方緩急不
測之用何以應之　皇上不於此時加意樽節更何
待也夫朝廷正則百官正臣是以及於官常之事首
王官考覆重親親也夫王府官員例不陞遷以故一
入其中則廉耻俱盡即舉其一如祖制定立宗室祿
糧不爲不厚矣而諸宗每每告乏何也盖諸宗子女
例有名糧婚姻之請先自郡國教授上至藩封長史
審理等官各有常例彼皆白日攘臂攫人非必昏夜

入之金也不足則生有十年不報者矣名有不請而三四十歲猶稱金哥銀哥等類乳名者矣婚有終身不配者矣故報一生去其年祿十之二比請名糧去其十之五也其及婚也益又倍之是宗室生一子女而二年不得食糧也一或得請過期省曹駁勘又不知為此輩之過也本宗推勘無巳而此輩又從旁而浚削之何怪乎貧宗日甚而一議減祿則嘵嘵如沸至勤科臣之遺乎不特此也內而諸軍校銀糧之給散外而祿米民校過關之免納諸王官視為奇貨攢

食如蠅彼其志既灰於劣處而諸藩長史有三十年不徙官者既得縱其日月撫按雖有考察之例亦多點名塞責一一置之而不校焉是其始本以貪肆不檢而劣處之及其處之王官則復借谿壑而益之資也臣謂宜行撫按嚴加考察出巡如有司例貪墨不經者訪拏重處次劣者則驅逐之不使數十年蟠據於中貧宗有名糧婚封過期三年不與報者聽其赴撫按陳告而置之法有能檢身修行不入敗羣者與有司同薦銓部爲加官陞俸破格處之則必有興起自

好者庶貧宗得所而下至里校及里甲錢糧之相及者亦稍稍獲甦亦親親之一道也次督學科條夫學校賢才所關督學之臣乃其師帥必得性行方嚴學識淵邃兼斯二者而後可乃故相忩嫉清議逐徒毀校授意督學憲臣一槩操切附巳者即遷蔭戚施處之名邪而此輩又甘爲其爪牙假沙汰之說以凌虐生徒顛倒豪傑繼又創興新例進學以十五爲率歲貢以六人而選彼其言法之初謂貢以六人則眞才可選進止十五則衣冠不濫非不善也但歲貢原止

正陪進學原無限數舊制行之已久今徒令正貢有十年不與者即貧儒屢次陪貢道途之費亦稱貸不貲國家自有科甲以處眞才而貢原以待中人謂其白首窮經姑償以師儒之職不必定於歲貢之內刻意删削令老儒衣冠藍縷走死道途也至於州縣大小文物差殊有一縣而歷國初無科第者亦有每歲中十餘人者若以十五人槩之則僻縣無才者反以衣冠濫及而大縣進學之數乃不能與其鄉薦等是以近日才儁之士不羈籠於學校則高者每逃於山

人而其不肖者無所肆其欲選之心往往爲放僻邪
侈如東南民變而仕鄉即以塾師爲之手可鏟已近
雖刻革舊政令董正貢而以進學十五人之數槩之
三年可得四十五人善矣但議法雖寛而遺弊猶在
蓋選既六人則正貢必不及就選既限以十五則多
才之處必仍有遺臣謂不若仍依舊制歲貢一正一
陪循進學者亦去其限制令憲臣自以大小縣分等
差則老儒免奔走之苦新進無沮滯之虞而又於遷
用督學之時令銓部重其選訪其平日聞望必性行

學識三者兼有之則師道立而善人多矣次有司文罔近倣漢法巳久任州縣之官而治乃與漢異者何也蓋漢法能使人樂於為吏而今多厭苦之漢有超擢之典便宜之令如黃霸為潁川善則賜車蓋高一丈且徵入為三公而今三載考績卓異不舉矣龔遂治渤海盜則罷捕盜吏恣意所便而行今盜賊一不以報則降謫之令下矣且也文罔之煩動加掣肘積穀則有罰鑄錢則有罰郵傳濫用一夫一飯則有罰公以禁科斂而私以取無礙明以借館舍而暗以隊

與馬有司動扞之如束濕然令詔毋強序民以令聽
其行止矣而新錢散於民間以不售爲爭者亦宜有
以處之積穀減原額矣而前以歉數降罰者亦宜量
之而薄其譴強盜照出不眞悉有之矣而隱匿之令
猶嚴有司報一盜往復追勘往往累死其失主而失
物者至相率以盜爲諱亦宜稍酌之苟非明聚殺人
大賊聽有司自捕之而勿以遞勘之章奏也驛遞弗
得私開矣而夫馬廩餼孔道相續勢不得不復取諸
里甲賠貼之亦宜稍爲之處置使上下之情俱通也

詔旨雖有寬蘇之令而民未睹惠澤之實者正以其遺法猶未盡祛而有司猶拘於文罔故耳臣謂乞勑該部通行各撫按議處其不便者改之行令有司一意勤恤民隱任其才智所近勿以一切文法拘之勿以一眚棄大德勿以虛文掩實政勿以私自喜怒爲賢否以爲守令勸至於超擢便宜之法既不行於今日則爲吏者不樂於久任不過玩愒以俟時志意益灰精神益倦獨不若𨻶其限制循資而叙用之爲愈也夫吏治修則武備宜飭臣是以及於戎兵之書一

中州武備河南四通八達居六合道里之中自昔戎馬之場未有不自汝潁梁宛始者國家天佑大業二百年來雖萬萬無虞是而師尚詔曹翕已自萌孽則居安慮危亦宜及之且也白蓮教諸奸人潛伏兩河南北隨滅隨生無忌憚蓋覬省會無備不爲慮也今省城所轄都司操備不過兵快千餘人名曰隨操即步伐俱不諳其餘嵩唐歸汝守備所統俱不上五百人半以役之府縣昔海寇之變浙閩漫不知兵焚掠殆盡然後增稅田賦募兵設將守令各置民事于佐二

而身自酬兵食然僅僅救於將來而無益於往則兩河之事何以異此臣查得河南各州縣城守馬步民兵扣革解部歲不下數萬餘近自曹蓊之變憲守臣以下欲議留免解而令州縣各復舊額以添城守至今未決亦僅僅慮危之意但額復於州縣不過仍充差遣拘攝而已卽益之無用也臣謂不若留部解之銀或扣其半以募勇壯亦可得勝兵二千人而又益以都司所轄如浙閩兵士及邊塞家丁之例專意操練一詢以軍法從事而立叅遊二員隨軍門標下以之

然不可仍轄以都司彼守土之臣止理衛所且多紈
袴不識兵徒糜廩祿無爲也如此則無事而壯肖會
之勢卽自進諸奸當備伏不敢舉有事則移兵襲擊
無賊不破兩河北庶爲萬全臣今言此若迂然使中
州常無事則已不則他日必有以言臣之謂然者二全
晉要害山西初守東勝失太而後設總兵退守偏關是
置關增塞偏頭最宠與宣大等其後嘉靖二十年虜
寇朔州守將戰死當事者虞於內突始退總兵於寧
武稱者遂並舉三關爲言乃至今撫臣之設亦惟止

大同鴈門而不及偏老豈謂晉事者有不察於其輕重內外之異乎不知此三關者偏老邊而寧鴈爲腹也大同居東北爲左臂偏頭老營居西北爲右臂此山西之極邊也外戶者大同以內爲鴈門偏老以內爲寧武三關並峙而寧鴈以內爲省會故寧鴈重門也外戶以屯重兵進剿之戰重門以嚴阨塞退守之守是國初之畫也茲虜未有越大同至鴈門者夫旣守在大同矣則鴈門之守爲贅乃今巡撫春居省會秋出代州以防鴈門則是東路之備可謂詳矣何嘗於

西路則大將捨偏關而退守寧武若此之疎乎又從以巡撫遙制於偏老六百里長邊之外夫叛卒降人潛通內地撫臣既遠人心易搖兼以虜隔一墻朝發午至而此地又當石隰之區為夷使窺伺之所向者石州之敗虜即從此入蓋欺偏無備不足以斷其後耳使當時駐以大將虜安得深入重地而不一回顧耶此可為寒心竊恐大弊因沿踵習不至於首禍不止也臣謂可移寧武總兵駐偏關而以參將駐寧武山西撫臣則兼巡寧鴈大同有警則出鴈門偏頭有

警則出寧武以策應之庶邉關無門可乘誠保障全晉之上策也然非臣之臆說也屢年按臣及閲視諸臣有議及者矣至北虜機宜把漢悔禍順義請封邉塞官軍遂一切習為偷惰而不知今昔不可以同視也何也俺荅跳躙半世壯志已盡老而厭兵且又顧其孽孫之愛必不以盟約悖此當時諸臣所以能遂計於先也黄台吉素懷傑驁向以壓於老酋之故今老酋故矣把漢那吉死矣部落屬之不下二三十餘萬語云虺蛇終日而不噬則嚙草木以殺其毒臣恐其

天性固有然耶或者曰一順義死一順義襲其父位

盟也者安肯以封爵請夫鷙鳥將擊必斂其翼兵事

猶然也酋雖虜也亦以桀名何以明其不然耶哉又

謂黃台吉亦且老念不及此夫扯力誚方儺其父而

蓄鳴鏑反射之心且又驍雄甚邊人謂其不減俺荅

脫一旦黃台吉溘逝此酋新握其衆狠心欲逞風雨

飄忽宣大二邊多事方始矣歸事而爲之備則緩且

無及聞之邊關之上十餘年來長技棄捐士馬若獻

即向時超距之士止以備修築工役而精銳無餘矣

夫器物久而不操則與手不相習筋骨久而不用則與勞不相習事變不常戎心叵測安得晏然郊俺谷把漢尚在之日耶乞勑該部行各督撫著實修舉戎事暫停工役挑選精銳簡練以備不然勿狃目前燕雀之知誠邊關急務也

四遼左戰功遼東遠在山海之外而歲苦於虜侵近者捷音屢告俘斬無慮數千百可謂威震東虜矣然虜亦人也其貪生惡死同也凡虜一不勝猶覬覦焉再不勝則創三不勝則懲矣而茲東虜者何故屢挫屢來屢起屢敗就首獻馘爲

人立功名哉何遼東之捷不獻於嘉靖之間而於比
數年屢見耶比聞之道路及自邊塞來者咸謂虜
半三五十畸零苟竊之寇偶遇於郊野則張皇其聲
勢以為大舉者有矣追逐殺獲不滿百而報倍淵浮
其出之五者有矣中國被擄之老弱虜人每試以為
前行稍稍刈掠之以為真虜者有矣臣初聞之猶未
盡信乃京觀於黑谷關之故可知矣歉門去　輦轂
不數百里而以敗為勝者猶然況遼左數千里之外
哉除以前戳功既經提奏　大廟雖以追查李成梁

業以長城屬之行令策勵勳名外自今以後凡有報至虜騎多少有無斬獲行令巡按御史查勘的確毋容吏相隱互如前毋得止聽督撫虛[illegible]賞賚濫及亦正功罪明賞罰之一事也臣本無知識僅據其一得之愚如此伏乞　皇上勑下當事諸臣從公議擬酌而行之至前所稱朝廷三事尤望　聖明加之意焉天下臣民幸甚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急救時弊以崇聖德以圖萬世治安疏

孟一脉 南京陝西道御史 萬曆十一年十月

竊惟天生民而立之君君承天而治乎民其因民立政先事預防防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無疆方今天下大勢如人一身是故君身爲萬化根本其如元首焉士習關氣運盛衰其如命脉焉倉廩爲國家脂膏其如喉嚥焉東南爲財賦淵藪其如心腹

焉邊境爲朝廷藩籬其如手足焉則夫順養天和保合命脉常使太和元氣流通於宇宙間然後命曰至治瞬息失養有一氣不得其平一人不得其所者是謂小康語云善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也善治者常治無亂之亂故無亂也以臣觀今之時勢元首固當培養而命脉臟腑心腹手足受病已深則及時調理不可不預爲之所也臣以罪夫伏處畎畝誤蒙聖恩賜之起用任以耳目之官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毋思國恩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耳

目之所見聞大要蠹政弊治足以貽聖心之憂者爲
陛下告伏願　聖明垂聽焉何謂尊元首以重國本
也曰保聖躬而已蓋天子一身天命寄焉宗社寄焉
人心寄焉聖子神孫萬年之貽謀燕翼寄焉其負荷
者甚重則其保安愛養者亦不可輕故古之聖君賢
相儆戒之詞不曰罔淫於樂則曰檢身若不及不曰
慮善以動則曰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是保聖躬正
所以保天命保人心保宗社靈長之運也　臣於邸報
見五月十一日選中宮女六四十四名又於十四日選

中五十三名夫御用宮人例當三百此亦欽定名數
陛下未有所加也臣竊謂 皇上春秋鼎盛萬壽無
疆而急急選取於一時豈惟京都人士民見騷擾其
於聖躬恐非節宣之要道也親詣秋祭以崇大典親
閱壽宮以先重務然亦 世宗皇帝舊例 陛下非
創為此行也臣伏讀明旨有曰該鎮倍加嚴謹以備
不虞有曰隨行官員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有司申飭
各邊防禦十分嚴謹毋得疎怠綸音屢下為謀甚周
矣然臣伏覩邸報 皇上又欲躬詣兩宮 聖母乃親

閣則所以勞聖躬而勤聖慮者又當何如也近日以
來諸臣章奏多出於聖裁大小臣工孰不頌　陛下
獨斷之明也臣竊謂一日二日萬幾攸萃一應疏
即下部臣覆議閣臣擬旨如無當於　聖心即令其
重復議擬以求至當未爲不可否則臺省諸臣必從
而糾議之矣而旨意竟自處分不惟於　聖心自覺
勞勤然明旨既出又孰敢冒死以瀆　陛下之成命
哉之數者皆足以勞聖躬非所以保聖躬也伏願
皇上恭默思道寡慾以養清明之體修身立政持

體要以端化理之原慎固元神保合太和效都俞吁咈之君繼明良賡歌之治奸察好問無怠無荒於凡用人行政是非得失必咨之閣臣詢之九卿以求協乎輿論當乎人心則國是定而體統益尊萬事萬化皆從此出而四肢百骸無不受命故曰君者元首也則保安聖躬以重根本寧非今日之急務乎何謂作士習以調民脉也曰正人心而已蓋人心邪正世道之汙隆氣運之盛衰關焉故治理之要莫大於正士習而士習之正莫先於重始進今之士習人心

望而鮮操持事容悅而寡廉隅貞固之守未聞三川奉迎承順則其病奚止於言餂恬退之節未見而奔競鑽刺則其病奚止於穿窬或以藝媚當道之知或以文設至司之好則其病奚止於諂笑脅肩苟非喪心病狂曷以淫邪至此夫泰山之溜可以穿石漸靡故也千仞之岡童子可陵陵夷故也今廉耻之凌夷既久而士習之漸靡日甚以斯人而筮仕則求其他日之不與世浮沉而保向時操守者不可得也以斯人而立朝則求其他日之不謟諛求榮將迎固寵者亦不

可得也蓋脉理之邪僻既非朝夕故腠裏之病根卒難救藥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愼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聖王之重始進也如此　皇上誠能憫士習之邪頗思崇本以立教起獘維風更化善治勅下禮部申飭各省提學正人心息淫邪一道德同風俗禮義以養其心廉耻以勵其志先品格而後才華先器識而後文藝勿以游言獲上進勿以浮詞列高等奔趨者必黜浮靡者必黜或以言詞覬覦或以意向迎合者必黜則趨向端而士

夙自定邪僻去而心術自正命脉之病其可瘳乎何謂寬倉廩以實臟腑也曰厚民生而已盖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正如人之臟腑充實而疢疾不侵也今郡縣倉粢或舟而輸京或輦而運邊在百姓則傾終歲之勤動不能供惟正之國稅在 皇上則减瀕年之逋負未能解百姓之倒懸是故姑舂婦擔有輸不足而鬻産者形銷骨立有生已盡而無家者子棄其父而不恤婦背其夫而不顧行市身於殷富之家而甘爲奴隷者又加之以差役繁重征求急迫有司科

罰之擾里書有額外之需民力日竭搜括殆盡稱復之民日用且無以自給況可以待不虞議者皆謂招撫流移積穀倉廩庶可救目前之急臣愚以爲招流移之民不若綏來於未流之先則人孰無鄉井之思積倉廩之穀不若開墾其荒蕪之田則人孰無西成之望今不務愛養而務招撫是欲揚湯止沸而不知息薪止火也不務墾田而務積穀是欲不耕求穫何異於緣木求魚也矧今日積穀之弊則上納有包攬之費交代有津貼之費鼠耗有稱貸之費浥爛有賠

稍之費沓盤有擬罪之責在不肖官吏因公科歛實爲聚歛之府在郡縣黎民無辜受罰矣甯胥蹈䝟之原即有賢守令亦無救乎數者之積弊而況未必皆賢乎民財日竭於輸納而饑餓日甚民力日見其憔悴而五臟皆空國何以爲國乎 皇上誠能憫倉廩之告匱哀民瘼之已極勑下戶部行令司牧之官加意埶獨委心撫字勿藏富於國而藏富於民勿以招撫流移者要虛譽而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受上賞勿以積穀之及數爲優劣而以墾田之多寡爲殿最如是

則人無流離之苦野無不墾之田地不改闢民不改聚行之數年而有不家給人足倉廩充裕者未之有也而臟腑之病或可瘳乎何謂節財賦以重心腹也曰禁淫巧而已東南為財賦之區固即吾人之心腹今則靡於淫巧而氣力匱竭矣上用節則下舒東南力竭而作淫巧者勢固不止豈 陛下有以倡之乎臣觀 陛下數年以來御用銀兩歲額不敷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是故浮梁之磁珠翠之寶玩好之珍器用之進龍牀之添設於乾清宮露頂

造於玉芳軒雖時有所取用僅足以備宮中之需耳何百姓不知而以爲用度之貴麗且多也遇聖節則有壽服遇元宵則有燈服遇端陽則有五毒吉服遇年例則有御用龍服雖日有所供應僅足以備隨時之用耳何百姓不知而以爲服飾之貴華且靡也覃恩錫爵大小俱霑雖云太濫然亦非無因而大賚也爾謁陵寢賞賜數萬雖云太費然亦非無事而漫遊也何東南之民不諒皇上之心上行下效爭事麗靡如寸泉之應暘如長風之鳴榦羣起則傚莫可禁

止服美於人驕淫矜誇物求其備鮮麗侈靡窮耳目之好竭人官之能漫肆淫巧竟無實用夫中人以十金之產郎可以備一家之用今則以之一物之微而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或以沉檀犀象爲質或以珠寶金玉爲鑲或窮歲月之力而攻淫巧於一器或罄平生之貲而易玩好於一執周鼎商彝秦鉅漢鑑唐盂宋錦汝磁宣窰可致之寶騈至疊出鑽求於四方而售高價於東南夫財賦之出有限嗜欲之費無窮既貢於國復靡於民奈之何心腹不告病而財用不匱

竭也　皇上誠能恭儉以崇聖德節約以先天下而又勑下都察院行令東南撫按諸臣大正民俗力抑淫巧禁其浮靡示之淳朴如有市犀玉等器者則坐以違制之罪而即以其犀玉入之公帑如有市淫巧等物者則亦坐以違制之罪而即以其物碎之官府貨之者有罰而自首者有重賞隱匿者有罰而訐首者有重賞行之數年則浮靡既去而風俗自淳淫巧既息而財用自裕百室其盈而心腹之病其可瘳乎何謂備邊境以運手足也曰整戎兵而已夫邊邏之

臣固朝廷之手足而所恃以捍衛安攘以保無虞之治者也今以邊境大勢而言遼左雖冐克捷之功而士馬物故多於貸賊虜近邊居民斃於鋒刃之下者僅有孑遺耳　皇上試差一侍御之臣嚴邊之村堡昔年居民若干近歲若干自可知也薊鎮一遇竊發之寇而濫報功賞勘覈方明則往年之有罪不罰無功冐賞未經勘覈者又可知也宣大雖有貢市之名然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所利不足以補其所費而又加之以將不知兵士不聽命苟安承平因循目

前內守無策外防失計日復一日怠弛已極上下蒙蔽莫可支持此固廷臣之所共見共聞而不肯爲陛下言者蓋謂邊臣相繼以入本兵奏覆議處必下本兵則言出而中傷隨之又誰肯爲無益之談以取本兵之譏駁而浩然長往哉然以　臣觀今之邊勢遼左固京師之門戶而薊鎮等處所以爲堂奥之垣互市所以示羈縻之微權而應門客兵所以備不常之變邊臣建議有欲調薊鎮練兵以援遼者有欲撤應門客兵錢糧以修邊者今狡賊由薊鎮而入寇則密

雲之空營將何以護堂奧如猾虜一旦渝盟而內侵則鴈門之空倉將何以待容兵此孔子所謂無遠慮必有近憂也　皇上其知漁人乎漁夫含餌以啖魚其志將以得魚也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以餌啖魚者其利在我以餌養魚者其利在魚今以中國之文幣綺繡爲夷狄之日用常服名雖貢市實似媚夷是使中國之力日益損而夷狄之氣日益驕中國之幣日益耗而夷狄之文物日益盛邊臣假貢市以賂虜虜每肆竊掠以邀賞彼此相欺以誑　陛下幸其不來

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養之漸久則其勢必
至於吞舟而漁人將至於不可支此豈但手足俱病
即令其匍匐亦難而痿痺靡弱至此極矣伏願 皇
上勑下兵部矢心措處勿以前徭爲諱而必思爲善
後之圖勿以 臣 言爲謬而必求爲長治之策蓋事以
有備爲貴臣以不欺爲忠洗心易慮協力經營若何
而選將若何而詰戎若何而振國威若何而作士氣
全遼之居民殺戮幾盡若何而可以實邊境薊鎮之
邊墉修築未完若何而可以充供用遼左之勍虜跳

梁曰甚若何而震疊以攝其氣宣大之疲卒玩愒日滋若何而振飭以鼓其勇客兵之錢糧既不可借支然則乘其無事則民壯可以免其戍邊而工食可以扣留否乎貢市既不可恃然則乘其納款而邊將亦曾及時料理以自裕其戰守之策否乎權難預設變當先圖運籌決勝折衝禦侮務使將識敵情兵識將意委身殉國同心戮力如肱使臂如臂使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如是則四肢強健而手足之病其可瘳乎凡此數者皆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家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今病不止於三年而艾未畜於一日兼收並取甚費料理求之及時爲之有漸非可旦夕幾也伏願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保安聖躬以圖至治而又靜養休息隨證調理勿諱疾而忌醫勿責效於旦夕務俾其脉理和平臟腑充盈心腹凝靜手足強勁將見士習一民志定倉廩實府庫充溢巧去風俗同戎兵克詰邊疆載寧時弊既拯人心可慰則聖躬益寧遍天下爲一身聖治益隆視萬

物爲一體國脉延于千億天下永保無虞其爲宗廟
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覩
者端在茲矣

恭陳膚議以光聖德以新治化疏

范儁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聞忠藎之士不以主聖而忘弼直之規明哲之后不以時平而弛憂勤之念此天地所繫常泰國家所繫永安也方今四海安瀾邊陲傳捷可不謂泰隆景象乎然熙洽久而釁孽易萌玩愒深而法度漸弛譬諸富人一身深居堂奧之中坐役僕厮安享溫脆乎居無事非不充然盈也而一遇寒燠外侵憂虞中作其不病且憊者幾希何者則久逸不習之故也今天

下無患治安患治安而狃之耳矧茲履端之始三陽開泰萬物咸亨正造化維新之會也臣故敢披瀝愚悃掇拾見聞政本切治理者十事爲陛下陳之伏乞皇上體維新之義大振作之功特賜採擇施行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奉天道王者天之子故奉若天道王者事也春秋有春王正月之文漢臣董仲舒釋之曰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春次王王次正若謂上承天之所爲而正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仲舒可謂深識天人之理矣但其

以言於任德教而不任刑罰臣愚以正之義廣矣大矣未可以一事槩也今我 皇上撫茲昌辰宜何如其端於天哉蓋一念不正卽無以合天心一事不正卽無以順天則故所講以正學而昭代訓錄當日親也所近必正人而左右變倖當日遠也言必正論而讜議悉見於施行習必正事而邪愚不接於耳目燕居寢處或與臨御大庭殊非正也蓋必無一念不可與天知無一事不可與天合夫然後可以仰答天心永配上帝矣臣故以爲王道之首也三曰防人欲人

王處崇高之極何欲不得故常易至於縱也而衆欲之中其戕生而伐性者則靡曼之溺麴糵之躭爲甚故昔人比之鴆毒況之斧斤明其害之烈也在昔禹惡旨酒成湯不邇聲色豈好惡與人殊哉是必深見夫縱欲之害故不得不絕而遠之耳我　皇上屢納言官之疏必能留意保嗇萬無可郤慮者但愛君者必防其漸養身者在慎厥初必時有省察而日有節制則君身日益強固君德日益精明而無疆之壽有道之長恒必繇之豈非人臣之大願哉三曰信詔令

王者所以鼓舞天下而天下之環向而待命者詔令是也令之詔令非不日申而謂之信如四時則未矣臣嘗爲縣令時見詔書一下萬民欣躍更生乃有司格於上供之不足誠有所謂黃紙蠲租白紙催賦者至於申命行事前者甫行後者踵至惟其上之輕易是以視之難違故即聲欬之下且有寢閣不行者殊非所以尊國體而定民志也自今詔令合無酌定畫一俾可永守有違者必傳諸法庶幾雷厲風行有司不敢輕玩而百姓實受其福矣四曰定章奏夫章奏

者所以𢑈主德而達下情也臣觀漢唐及國初諸臣奏疏類皆疏暢而不浮簡切而有體言言中窾足動觀聽近或詞尚繁文語寄奇字不惟讀之難竟有煩睿覽而蕪詞晦理多言亂意即左國之文將焉用之合無今後章奏裁定體式謝絶蕪蔓則庶激切之衷易明而獻替之誠易達矣陛下亦宜留神澄省片善必採失然後章奏爲有用之文也五曰廣儉德人主孰不惜財而用之或靡者徒以府庫之富爲可恃耳乃聞閭閻瘡痍之狀安從睹之昔唐王鉷爲戶部造頁

外錢帛百億萬貯諸內庫以供宮中宴賜且云此不出租庸調無預經費嗟嗟府庫之財孰非百姓之膏脂而可以內庫爲無傷邪宜史冊標之爲永鑑也我皇上惻然軫念停摯宮之賞罷鰲山之燈可謂愼乃儉德加意節省矣若由此推之如磁器之製珠寶之市織造之煩凡一切供用之可已匠作之可緩者悉從裁省則內庭一金之省即可以寬田野百金之科所省愈積則所寬愈多而億兆元元陰受其賜者將祝釐無極而千萬禩頌仁儉之主矣六日專事權天

下之事權貴一一則治叅則亂故堯之任舜舜之任禹皐陶專一而無二是以唐虞之治至今稱烈也我皇上勵精圖治一切機務決於閣臣任非不專矣但召見之典未復內批之旨間出得無有情阻闗紀跡涉旁弄之嫌乎臣愚以爲宮中府中事無大小並委內閣票擬然後裁以宸斷又時一召見便殿商確可否則輔相得行其職而洞然示天下以公永無壅蔽之患矣七曰惜人材人材難得自古記之誠不可不惜也今布列在位者無論已頃者皇上允言官之

請撥羅岩穴起用舊臣凡一時望厭人心沉淪廢逐者漸已登庸天下之人加額頌大聖人之作爲矣然或旋即罷斥或循資久滯或讜論不行是償其未盡之言非展其未竟之才名雖起用實則與淹錮等也誠宜破拘攣之見弘昭曠之典將起廢諸臣不次擢用即驟躋崇顯無嫌速化併一時言事以詿誤被遺者悉追復原職如此則諸臣將必有感激思奮自邁等夷期無負朝廷再造之恩者矣八曰養士氣士氣在天下關世道之盛衰不可一日不伸也然値之則

伸抑之則靡是在人君之所養耳故桐江一絲繫漢
九鼎東漢養士之效可徵已其在於今則有少謬不
然者循默者顯而直諒者微和光者通而特立者躓
巽懦者安而獨任者危觀望者進而激昂者退滋長
夫婀阿脂韋之風鎖鑠夫正直剛大之氣士有抱報
國之忠奮致主之義者欲自效何繇哉則夫伸此抑
彼挽回狂瀾正　皇上今日事也謂宜獎朝陽之鳳
戒寒葉之蟬壯批鱗之節斥搖尾之卑恕木彊之戇
屏靡附之姦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嚮在彼則士

乎自奮正氣當伸而太平可立致矣九曰斥巧宦天子所與共治者非羣吏哉而吏治之不兢者則巧宦爲之蠹也蓋天下之人廉與貪易辨也仁與虐易辯也惟夫巧宦者厚貌深情機械百出本汙墨而矯之乎廉本操切而假之乎仁本譎詐而托之乎忠掩飾文移以明己之能斂譏搆共事以明己之能直以竊伺爲精神以奔競爲捷徑其於百姓之利病若秦越人之相視也非當事者亟鑑而痛抑之則此輩得志而樸茂之士弗勝之矣乞勅下都察院轉行撫按衙

門嚴加申飭留心綜覈則官邪知警而吏治有不蒸蒸者否也十曰清武職今天下譚兵者孰不咨嗟喟歎慟武備之弛哉而揆厥所由則虛冒之弊也我國家優將領恤軍士曷所不至頋所養非所用徒靡廪餉耳蓋自世爵之例拘而紈袴掌韜鈐矣自買功之姦肆而市井握節旄矣自冐親之屬多而厮養占尺籍矣自掩敗之罰輕而庸豎安裘帶矣自請囑之私熾而疲駑綰虎符矣以若人而坐之三軍之上適以召侮且此輩以賄得之必將朘削軍士以償之又以

召怨武備何繇振哉誠在內勑京營等官在外勑巡關御史躬閱而一清之則不惟可汰濫員之弊而亦可作武夫之氣策勵既久將人奮鷹揚之志士多彪虎之才夫然後專閫之寄練兵之實禦虜之方可徐議而責成功也以上十事皆而諸臣所欲言而未逮或所已言而未行然今日端本善治之圖實莫切於此故敢冒昧上陳惟　聖明裁之臣愚不勝懇切企望之至

直陳關係治體四事以仰稗聖明萬一疏

姜士昌 戸部員外郎 萬曆十四年四月

臣聞有貴於明君者垂山藪之聽不遺芻蕘之言所貴於人臣者進狂瞽之規無虞逆耳之患夫是以國家之條貫可覩而鴻業可致也 陛下以至聖之德憂閔元元除奸剗苛所以垂意甚備天下訢訢焉稱不世出之主矣向者惟內操未罷言官久謫中外俱切隱憂臣之私心竊欲陳之而未有間乃頃覩邸報則 陛下需然下德音罷內操矣叙言事諸臣之官

矣臣在徐方聞之踴躍稱快以為 陛下獻者尚有
數端不能自已輙敢忘其肓昧而終陳之惟 陛下
財擇其二一曰請慎留中之疏以一 體夫羣下之有章
疏非以達上聽乎則章疏之有批答所以通下情也
近年以來 陛下留意政務矣親自省覽矣然乃有
言近切直而留中不下者臣據所見邸報則十二年
內科臣王三宅嘗諷止山陵之行矣曲遷喬以無逸
進規矣而近者則科臣陳壁張希皐王致祥等或以
內操或以言官而疏皆留中矣夫是五疏也 陛下

以為是耶宜即付所司也以為非耶亦當報聞而乃留中不下　臣竊惑之今內操建言二事既奉旨允行而春祀　陛下之意特以為此數事者既不欲因言以為行止則惟留之禁中自為行止耳似無所以壅之者而揆之政體則不然設或有人關利害言涉摘發外之不見於內不知其會達於　陛下之省覽而可以為訐乎　臣非為往者諫也以為將來者宜慎蓋防微杜漸之道寓焉爾其二曰請推容臣之量以來直諫夫科臣鄒元標等臺臣孫繼先等　陛下因

言官之請則既用之矣而主事董基　陛下因部臣之請則又用之矣在　陛下敘用之旨方新固不敢即爲煩瀆之說以進而在諸臣中或節槩凜然再起謫或深言極諫有不當以一量移盡之者則德意所當承而吏部之任也乃若原任御史范儁又不在敘用之列夫范儁之言事也臣不敢謂其得進言之時然其疏俱在今讀之蓋銳於進言而急於自效其自爲祿位之計踈而其爲　陛下之計忠也　陛下亦何靳一命之寄而使盡言之臣終錮於　聖世乎夫

於叙之已及者量爲之褒藉而於叙之未及者亦曲
賜優容所以開天下之口而厲直臣之節蓋明主之
上務清朝之盛事也其三曰請舉面對之典以親庶
政夫庶政之當親也古今重之矣自昔願治之君以
至昭代列聖未有不以延訪爲首務者蓋人君深居
九重其勢易爲間隔所以明習天下之事外之能兼
聽於三公九卿而內之不旁移於左右贊御侍有此
也以　陛下膚智夙成乾綱總攬而左右諸臣多鑒
覆車惜榮名似無足慮然以其時論之則國家撫盈

成之運而　陛下當鼎盛之年於以延見羣臣咨詢治道非其時乎考之昭代嘗有午朝之制矣恐驟復之而過於勞嘗有平臺之召矣恐暫行之而不能久一應章疏宜並加咨詢矣恐泛舉之而不得其要　臣之所以爲　陛下規者一切不敢爲此不用難行之語而惟以日講者　陛下之日所臨御也請以日講之時寓召對之意公卿侍從畢侍上前凡朝廷政令羣臣章疏擇其最鉅且重者一一條析始末辨論是非而從容以俟聖斷行之既久誦練愈深　聖心孜

孜將有惟日不足者卽午朝之制便殿之對亦在以
漸復之而已此皆昭代之所已行亦羣臣之所嘗及
而 陛下欲開廣聰明閱歷政務未有不繇此者此
臣所以爲 陛下願也其四曰請修節儉之實以裕
國計夫節儉之說在廷諸臣言者不知其幾 陛下
且改容聽之矣而臣復請修節儉之實者何也夫天
下財用之詘也使人臣爲 陛下憂之則莫若 陛
下自知其出入之數而自憂之而國可不至於病今
天下財用之 陛下以爲何如哉下之有羣臣靡俗以

耗　陛下之物力而上之有司請濫乞以耗　陛下之經費物力匱於下經費濫於上公私之積俱以殫盡矣乃未有所以救之者殆宸衷未加焉今日近臣疏請則雖出於常額之外而必加明日部臣執奏則雖合於　祖宗之制而不用無論其遠即如近者買金一事在世廟時慈慶宮之建用金一千五百兩而有餘在今日慈慶宮之建用金三千兩而不足夫賦稅非加於前也民力則日困耳而嘉靖去今廑二十年乃其費相懸若此即其他可知矣夫如是恩安得

不貧設有堯之水湯之旱又乘之以邊境卒然之患竭大農之藏不足以奉戰士　陛下將安所爲計乎夫天下之財皆　陛下之財非特內帑當惜也天下之臣皆　陛下之臣非特近臣當從也天下之事皆陛下之事非特營建當急也　陛下誠並念而深維之命司計之臣總計天下之用歲所入者民間逋負者與疆埸之用度內廷之供億所入不勝所出而後知經費之可虞又總計內廷之用何者爲先朝之額何者爲今日之額有加無已而後知請乞之難繼列

為二冊寧簡無煩以備聖明乙夜之覽　陛下自為經畫而自為顧慮臣不知何如其憂又將何如其節省也夫先是所增馬匹草料皆為內操而設者也今內操罷矣不當明示諸臣以為減派乎先是所派金兩物料皆為慈寧而用者也今慈寧即萬不得已不當斟酌舊制而稍加節省乎古之人君莫儉於漢之文帝當其時惜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皂囊而粟陳不食貫朽不校致治之盛比隆成康人皆知其為恭儉之效而不知其即位之初首問錢穀之數彼其所

縣恭儉者豫也臣所謂節儉之實者此也夫是四者皆國家治體所係而臣官屬大農其於節儉尤所當言陛下誠深省臣計明昭曠之路廓蹇諤之臣勸咨詢之益躬節儉之化於以媲美聖喆而垂光無窮太平之理可跂足而俟也臣無任願望悚息之至

恭進明良交儆之謨以隆聖治疏

張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二月

臣惟帝王保泰之道莫切於君臣交儆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君之勸戒乎臣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先臣而後君者所以儆臣也臣之勸戒乎君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先君而後臣者所以儆君也在易則以地天交為泰天地不交為否夫天地者君臣之象也恭惟皇上凝

圖立極爲天地神明之主其大根大本只在乎一心

臣仰窺　皇上一言一動皆堯舜之心起用賢直臣如王錫爵海瑞等　皇上之心乎親賢也追逐黨惡臣如王篆潘季訓等　皇上之心乎懲奸也重治錢若賡方復乾而天下感　皇上愛民之仁心薄譴劉冠南石佩等而天下服　皇上愼刑之恕心開宥鄒元標孫繼先等而天下仰　皇上納諫之誠心停止內操潛消肘腋之隱患誠虔祈禱時切黎庶之痌瘝然有堯舜之實心尤莫先於堯舜之實學而帝王之

學與尋常不同虞舜之好問察大禹之拜昌言古今
稱盛軌以爲不可及厥後殷高宗恭默思道命傅說
以朝夕納誨啓沃若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作麴糵鹽
梅三代而上善學莫如高宗考之昭代則莫如 孝
宗皇帝退朝閒燕接見諸近侍大臣於平臺講究問
學商確政理皆遠法殷宗而追堯舜禹之盛軌也伏
願 皇上每日視朝經筵日講之暇或燕居無事之
時必澄心寂慮併去聲色玩好諸物廓然涵養此心
如太空晴雲一日此心日日此心又日亦此心自然

主靜立極凝承天命遠追帝王盛德格饗　祖宗神
靈而篤恭天下平矣至如問學或有可疑者則召輔
臣同翰林侍從講官一一問辨之進退人才或有可疑
者則召輔臣同吏部官一一問辨之會計財賦或有可
疑者則召輔臣同戶部官一一問辯之制作典禮或有
可疑者則召輔臣同禮部官一一問辯之戎政機務或
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兵部官一一問辯之鳩工興作
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同工部官一一問辯之獄情重
大或有可疑者則召輔臣及三法司官一一問辯之方

今在位輔弼諸臣皆同心一德無纖芥可疑六部九
卿大小臣工正君子道長之日使羣臣面議於下
聖明獨斷於上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壅蔽之患何由
而生明良喜起之風遠邁唐虞矣然海宇至廣政事
最繁一日二日固有萬幾　皇上惟總握要樞相與
諸臣講求可否當今之最爲喫緊者大端有四其一
曰議馬市夫馬市爲害先後諸臣論之詳矣臣復何
贅然臣以爲一旦革之則必生亂而禍及於首議之
人若因仍不改則漏巵易竭中國將坐困而不可救

況邊備日弛財源日耗不待智者而揣知其禍也故欲息馬市莫先於備邊圉欲固邊圉莫先於廣樹畜訪昔榆林之制以壯我元神二氣此七年之病非三年之艾不可瘳也其間區畫經畧之法容臣另議詳之舍此則無策矣此邊務之所當亟圖者也其二曰議宗藩夫天潢繁演數將鉅萬皆待哺於脂膏指大於股脛大於腰燃眉剝膚之狀已不勝困憊矣臣嘗待罪禮科具疏刋入宗藩條例請以世次遞其封典而親盡服絕者得以士農工商各專其業奈當事者

因循不復舉行延挨二十年來近經諸臣會議竟亦
漫無可否畢竟終成廢閣及事發而徐議之噬臍無
及矣此宗祿之所當亟圖者也其三曰議條編夫國
朝設立里甲本爲小民力役之征向苦貪官虐吏不
任誅求更立條編以休息之且條編之法便於富戶
而不便於細民便於市井通衢逐末之輩而不便於
窮鄉僻邑之穡夫況上下交征惟白金折色而布帛
菽粟終歲勤劬者委棄而不知恤貪汚蠹賊利其囊
槖之便而憚於更革吮膏血而莫之顧民之荼毒視

里甲又十倍之臣以爲此法不更貪風必不可息民日窮而盗日起矣此役征之所當亟議者也其四曰議治河我朝建都幽薊資運道以通國脉嘉靖間洪水泛漲議開夏鎮而棄沽頭卒之數年以來強爲支塞而清流日浸良田日渰淤沙日壅河身日廻一二十年之內必有大壞極獘不可支撑者臣今日言之似若迂緩不切不知壅腫鼓膈之疾非一夕一朝善醫者察脉色而知受病之源疾甚則藥石無所施矣臣以爲夏鎮𠕒當開而沽頭不可棄今欲議復沽頭

勢同反掌復之日久則諸湖浩蕩清流將引濁流衝激所洪漸出而水由地中行萬世永賴之利也不然日積月累如燕雀處堂必潰決而不可測將為中原莫大之痼疾此運道之所當亟圖者也凡此四政所當日夜講求以熙太平之業臣特舉其大畧不敢煩瑣以瀆天聽其或用人行政之得失旦夕可為更改者臣亦不暇枚舉矣今聖君賢臣圖惟化理慎之則治忽之則亂孟子有云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有云為君難為臣不易伏願我 皇上遠法

殿高恭默思道近法孝宗召問平臺雖雖在宮肅肅
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四事所宜亟行者速乞勅
下該部使不牽滯於虛文不阻撓於羣議不偏狃於
拘攣不廢閣於因循必求經久可行為綢繆桑土之
計斯宗社無疆之慶矣

一日治安天下疏

海瑞南京吏部侍郎
萬曆十四年正月

臣廢棄二十六年矣新皇上三旦起臣臣不復一疏求止君子之仕也行義也感天地高厚恩也然臣生何年臣生正德甲戌禮大夫七十致仕臣今過而三矣歲歷丑歲盡目過亥月終人秉陰陽氣行亦天之運臣自舊歲五月十三到任以來一月不如一月凡世稱老人之病種種有之可以必延天地生生之意遠一二歲月近朝夕也狐死首丘人情同然天恩其

不一假之也乎然臣不遠萬里其來何心其死無日再把容貯又懇恩後事也史魚昔有尸諫　皇上聽之夫天生民而立之君君選臣以承天意自張居正刑犯而後乾剛獨斷無一時一事不惟小民之念有其心不收其效事出於理所無有者失之有刑而刑輕也諸臣莫以其故閒大抵諸臣皆是貪風俗中人待士有禮之說借口而非其正不可信夫待士當禮而民何辜哉我　太祖初剝皮囊草洪武三十年定枉法贓八十貫絞之律給主入官不聽其入囊中物

遂已風流弘治主多廉介之節民無漁奪之擾政刑原非德禮外事民乎主乎　太祖之權衡審而兩全之矣正德初年美意如變　世宗朝詹事霍韜所以有文官惡其屬已託欽定事例雜犯之疏也今又變而日流日下民室懸磬官則富有揚揚閭里隱隱去官之名賜仍先日富貴貪人算計中策也自其不離鄉井樂爾妻孥言中策亦錯於上　皇上以著役為辱官府閭里共與榮之曾著役乎吁貪可得而禁之哉貪其害之大者與貪相因而見同鄉同科門生故

吏之各於其黨借權門爲泰山靠則先意以心其志多私不下貪吏之害犯此撫按官爲甚吏部未有報之酌撫按進退者撫按得以容貪貪可得而禁乎京師四方之極兩京官借口公費無一衙門無有輦轂下而義利之辨不明至此貪又可得而禁乎先兩京官後撫按先二司官後府州縣爲小民求一日少安之序又有所謂本之本本無復有上焉者 皇上身也古稱聖人在天子之位蓋崇高富貴之極必人倫之至後足以當之下堯舜一等不能無歉堯舜何以

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自天子以至庶人莫弃於此洞明實得也 皇上勵精有加固非漢唐宋之平常君可方一二至以稱於唐虞之盛未也語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爲下矣一介寒生且聖人自許 皇上所居何位而可曰中耶今日尚是從頭直差到底臣歷舉其事轉漕年四百萬石運計也先官管倉至事因倉推問其餘大抵取盡錙銖而泥沙用倉收之草率上漏下濕若不介意是軍士之實得三分之一而已實得三分之一何不舉二分之虛

舒東南困乎即米推則金花銀工部之草場百用料
太僕之馬價光祿之上供南京兵部之馬快船可觸
類省矣春秋列國爭強勢必不以其自利轉資鄰國
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自用其物如秦如衛如齊如楚
往往稱雄一時小如邾莒亦能支吾自守古列國能
之天下之大不能是之謂差宮女古稱宮怨所用幾
何何使之怨內臣稱曠夫役使幾何大學士丘濬言
倘不得其子孫之用何使之曠周急不繼富孔子爲
民間之取與言爾　皇上天下爲家百凡錙　負人

無田不與免賞賚必爵之尊者爵尊有不富貴者乎宮女內臣　皇上未嘗欽之衣食賞積之空虛無用望哺嗷嗷之窮民分文無有是之謂差南寇北虜及刲村刦路之盜趨利也國子生納粟得吏員納銀多少充選授之官紛然中外非先啓天下利心乎所得於援例幾何東征西討費十百而千萬之矣是之謂差古天子歲有巡狩　皇上每出用計數十萬營造動以萬計民之膏血幾何不知堯舜必爾焉否也　臣非迂欲　皇上今時洪荒事也今天下一家吏胥貪

害合之不減其官弊起繁文苟得箱徙袖行易簡之要移各官鑽刺工夫親自手筆餘裕　皇上有六部臣在也乃終日勞神章奏可曰恭己南面而已乎荀卿子曰王好要百事詳王好詳百事荒要得而六部尚侍且閑人也願惟　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重宮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臣言有未及推之以盡其餘念茲在茲一體萬物久之涵泳從容而頭頭是道矣性中故物愈出愈奇見堯舜不見天子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聲律身度

又有出於臣意所不及而言之外矣事有不可易言者師行糧從山川險易而寇敵百端情也自此之外一舉手功立而效隨之矣孔子立之斯立況皇上濟之可致之權人心自太古特人心轉移非難事臣故曰一日治安一日非大言非不諳政體賈誼陳政事於文帝之朝曰舜禹復生無以易此一時之天子孰與不朽同天地之堯舜崇高之樂目孰與一體萬物之樂心臣於今亦云臣老矣死亡日近譬之老馬筋力不堪致遠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有君如此誰忍

舍之　皇上用臣之言是即用臣之身是以干冒天

威兩懇臣無任戰慄悚懼之至

聖治宜新乞勤政學以隆治安疏

吳達可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五年

臣竊惟國家之理亂起於君心君心之出入係於所養學所以培養君心而賢人君子則固講明正學而維持此心不可有一日之間斷者也我 皇上即位以來以三六九日爲臨御之期餘爲日講之期輔臣侍側儒臣進言講論經史寒暑不廢勤於學矣近覩 皇上御朝視事未明而興郊廟必親虔誠祇肅一念地方災荒則遣部臣賑恤一念京軍苦寒則發帑金

賚賜德意所孚羣情歡洽勤於政矣夫政與學非有二也必學之功純而後政之用善一日廢學是一日荒政也經筵大典舉於春秋而時舉時輟所賴以啓沃君心使無間斷者惟是日講耳迺自去冬以來聖體違和御講稀少臣一備員侍從願效涓埃又奚以時方沍寒調攝宜慎未敢以請今聖體既康方春且煦可不亟為講學親賢計乎且人之精神不着於經史則着玩好人之學問不日進則日退未有一無所着而亦無所進退者也故日新又新日就月將古聖賢

於學且不廢焉我 祖宗朝歷聖相承英君誼辟並步於學哉然禮賢有館弘文有館日召文學儒臣講論經理不輟蓋不以已脩者自足而以未至者自歉未嘗一日不勤於學也 皇上天縱聰明儒臣講習已久聖學固淵且邃矣一有間斷安保其不他有所着乎又安保其進而不退乎微臣一念惓惓實有不容自已者請自今伊始經筵照舊舉行外每旬日內以三日御朝餘日侍講燕間溫習經史無間寒暑無分朝夕凡帝王之大經大法必反而求之身心遇災

而撤樂減膳不徒賑給已也禱祀而秉志齋心不徒遣祭已也凡此皆學之實可以養君德亦可以保聖躬者也至於召對之典屢經諸臣疏請未見舉行意者 皇上以事機未徹恐綸音之發難於悉中乎意者以諸臣聞見未周恐玉音之降難於登對乎 臣以為此不必慮也召對原為商確國事而設非必其言之一發即中也唐虞諸臣有都俞亦有吁咈期於共濟國事而已今廷臣中豈無曉暢事機通達國體者乎我 皇上於日講之暇輔臣見在即將本日章奏

面商可否經筵之暇部院大臣及科道官見在即將
各衙門事宜面議從違倘聖心有疑不妨反覆問辯
倘聖體稍倦不妨暫息再與畧儀文之末窮理道之
原援古証今必求至當將見義理講習則明治體講
求則定不必更舉召對之儀而君臣道合上下心孚
紛紜異同之論漸歸於一偏黨好惡之私悉化於中
矣太和之氣蒸徹宇宙尚何災變之不弭乎再照政
學之規固當振舉而格心之臣尤宜廣儲今講筵諸
臣固濟濟多賢切見翰林院編修鄧以讚者一塵不

染萬念皆真養靜立圓義理之涵濡日粹潛心墳典經綸之蘊蓄尤深臣任江西縣令灼見其賢今已踰告期志甘肥遯若而人者可使投閒於盛世哉相應及時取補以備講筵之選庶人才不終於遺棄而致學不為無助矣

朝政當修乞勵精以圖萬世治安疏

馮從吾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籍三年於此矣竊見 皇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 臣不勝杞人之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諫連篇累牘庶幾哉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恐用 臣言爲哉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於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竊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而就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不理家則家事費其爲患也小而易弭人君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費其爲患也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已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

叛盟天變人妖疊出遝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
攝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
安窮豈必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
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爲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
自視爲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
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
朝覲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覲其清光而
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 皇上困
於麴蘖之御而懽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窈窕之

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上近頒勑諭謂 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爲眞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欺哉況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縱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 皇上禁止章奏非

奉 聖旨不許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爲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於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 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

之日亟出視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項刻省
覽之勞發臣章奏以昭一人納諫之明仍望節飲以
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章奏無論奉
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聖德以光聖度以宏天下
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幸甚臣愚幸甚

朝廷晏安乞勵精改圖以救禍亂疏

于玉立 刑部員外

萬曆二十年七月

臣惟天下之治亂關於政事政事之得失出於君身譬若人之一身君其心也紀綱政令脉絡也內而宮闈外而四境遠而邊鄙則五官六府四肢百骸也使此心不正則六脉不調百骸失理比其剛強且弗克自保矧衰積弱以臨危乎以臣觀於今日之君身今日之政令今日之天下勢甚搶攘危於累卵使賈生而在其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當復如何臣不避死亡

之謗循本及末爲陛下陳之書稱堯舜兢兢業業文王日昃不遑此古聖王鑒知化原厚求諸身以流福天下乃今 陛下志在閨門不卹國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不數年間宮人閹竪死於箠楚殆及千人積骸成丘衆怨交作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者斷死刑天子且爲之徹樂減膳而今舉左右無辜慘毒至此是誠何心如田義本一奸宄邪孽 陛下亦發其便佞寵信不疑使義得憑威虐勢恣其貪饕以壞亂國家邇者奏牘之或留或下推

陛之或用或舍潛弄威柄道路藉藉金錢之巨萬盡歸義家蓋義以　陛下為城社而外廷之奸貪邪媚者又以義為城社合黨朋謀其禍難量且　陛下一惑於嬖幸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祀朝講一切報罷至於邊烽四急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其憂危之端奪其宴縱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晏子稱政之大患在善惡之不分故古之治朝別賢奸定功罪較若畫一議論不煩而有成功乃今紀綱紊亂號令紛紜是非可否譁然於廷其他傷道

蠹國情形曖昧者臣不忍殫書唯是禍亂既作須人以濟而用人之道悖謬愈甚一人之身倏可爲賢一事之內罪可爲功止緣爲人擇官故至繁言無定如李如松本紈袴子特巧於憑託耳已屢經論劾忽復有征西之命若使因人成事計冐殊功而終任以兵則趙括之覆車可爲永鑒茍或小見損折則是張積弱之形而令寇虜得窺朝廷又非細虞且數月於茲叛賊將破而猶遲回於榆林花馬之間何爲也臣不知舉之者何心用之者何見如厰貴之奸貪已經閹

臣奏彈按臣覆勘贓罪具明旋復拔用縱其神謀鬼運不忍忘情乘玆多事借以戴罪立功徐爲圖之可也乃毫無寸績而總兵之推忽加於蕭如薰之上使非朝廷獨斷則獎僨帥而後勞臣將三軍解志壯士灰心矣豈其五萬未入之贓固能化罪爲功耶又如鄭洛者借邊地以起功名挾市款以要上賞止悉歲幣盡壞邊防須緣申時行貪邊臣之賄苟且夕之安秦檜孫近交相附會不顧國帑有限虜欲無窮養虎不給禍且噬人此其遺害實在今日而石星乃力破

羣議獨主召用借科臣李汝華之勘疏而鋪張其勛伐不知原疏可質可得漫為巧辭以欺人洛又謀將狼狽垂絕之史酋令虜王擒獻坐收巳革之市賞而深結其懽重為夷狄所笑葢洛撫鎮最久未嘗一創虜星固不能以戰功相加若仍以其開市媚虜則天下豈少洛哉星不知而推之則不智知而推之則不忠日頓足於司馬之堂張皇欷歔而徒欲倚洛為泰山臣知其難矣葢朝廷之上事機巳着議論愈淆功罪本明用舍輙眩是何謀謨是何舉措且輔臣天子

之股肱也屢推而竟無俞旨冢宰百官之司命也再舉而始有成命諫官天子之耳目也一斥而蒙省幾空是在　陛下雖未必有成心而不知內必有陰竊其權以誤　陛下外必有暗投其隙以誤蒼生者今國勢搖搖矣而邪臣猶得以撼正士之舌庸臣猶得以奪智者之謀是紀綱政令之紕謬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古明王在上羣生愛戴方外蒙澤威震百蠻二狂狡之憂乃今外難方深內患漸積禍機交作勢甚猷猷虜已跳梁輕狎中國直躪內地數十年邊方積

釁一旦潰裂矣而哱酋又叛於西關白又逼於東波沸雲涌橫集交侵如燎原之火發之至易撲之甚難今連累萬之師徒捐不貲之帑藏以驅除小醜而曠月之久未有成功是豈細故乎且國家設兵本以自衛今積失其心反以自攻始而浙江兵變矣已而鄖陽又變矣已而滇南又變已而陝州又變已而薊鎮又變乃至劉許諸賊稱帝稱王驕悍之氣徧於行伍即如日者高蓋等奮勇先驅而榆林兵逗留不進古今師旅曾未有如此事履霜堅冰不待智者而辨貼

骨附肉其毒尚安可言然使民心未搖國本猶固尚可維持而年饑歲凶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九若復重給軍餉稍追誅求則救死不贍計出無聊揭竿持矛亦不旋踵矣乃臣不惟遠慮又有近憂陛下非刑酷烈凡在近御無有一人幸可生全矣夫人懷必死之心無更生之慮又在耳目左右之間因利乘便以甘心於一逞是倭虜伏於蕭墻而哱劉發於帷帳臣每一思之尤所寒心也蓋漢臣有言天下之患在於土崩故歷代以來強藩劇賊間亦嘯呼狂逞

而擾在一方叛止一人於天下大勢固亡恙耳今自
宮闈肘腋徹於閭閻邉徼皆懷離上之心皆操不軌
之念而匹夫怨欲與天子爭權是土崩之勢也故天
下之亂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天下之亂則由於政
令之紕繆政令之紕繆實由於君身之不修遡致亂
之由以尋已亂之術誠唯在　陛下之一身矣而
陛下輙復泄泄屢經人言不少警悟臣竊惑之夫
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　列聖相承赫然全盛傳
及　陛下而　陛下視若敝屣何以慰　祖宗之靈

民家有耄毋且籍于爲安今 宮庭震驚而 陛下
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上帝好生故匹婦含冤天
變於上今 陛下淫刑未除何以囘上天之怒深拱
禁中開貨緣之隙邪孽侵權而 陛下未洞其奸何
以杜旁落之漸洪相東情行賣金賂遺家人宋九潛
往都城出入禁地希圖復召業掛彈章而 陛下寢
閣不行令奸諛皆生覬覦何以清政本之地萬國欽
等未嘗忤主而終於斥逐邪臣既去猶陰制其權而
陛下不悟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僭越國議兵機無

由參斷帷幄而　陛下稱制于令終不出房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人臣致身事明主願忠者衆令忠者無由自見佞者反恣奸欺甚乃擯罷忠良而負嵎之虎終不可以請上方之劍何以作勞臣之氣國家須邊臣甚急然周咨廷斷猶懼失真令　陛下無拊髀之思乃委於贖耗之君星而似才者亦舉推輪敗轅者亦舉何以盡將帥之用何世無奇才草澤之間豈無乘風飈願效死命以立功名於不朽者然必側席旁求斯聞風慕義而令君門九重何以致豪傑之

歸戰陣之士枵腹待哺枕戈待旦僵尸漬血沒入如麻而 陛下頤在暖閣褥席之上何以致將士之命遠近之民皆疑 陛下自求般樂不顧百姓之塗炭無若保赤子之義何以繫天下之心犬羊之性向背無常聖王迭用威恩故蠻夷率服今惑於邪臣之計而欲恃款忘戰託狀久安何以銷無窮之患 陛下誠反覆思之則禍之所胎亂之所召如日月行天江河帶地較然可知必不能外 陛下之身而別求救亂之術今往事既不及悔來事又不復圖履艱難如

太平聽其自壞臣不知其解矣臣嘗讀唐史至於玄
宗始而任用姚宋力求太平開元之治遂幾貞觀旣
而惑溺妃子入於淫荒則鴉胡之亂遂發漁陽前事
不忘可爲炯戒卽如陛下臨御以來勤心庶政憫
念生民昧爽臨朝徒步郊禱故四海亦以淸寧而
天下翕然有聖明之頌後乃陰中邪臣之謀潛移聖
志以致紀綱法度風俗人心一旦蕩然積朽生蠹于
戎遂動勤怠之效安危之機此猶明徵陛下一自
反而可瞭然者伏願陛下深察愚臣之言思開元

之治鑒天寶之亂終前日之令圖改今玆之逸轍損
椒房之寵斥邪諂之人捐除暴怒罷黜非刑隮潤物
命使皆樂生以大暢帝王好生之仁亟御大庭精勤
政事親近臣僚延採忠讜使精神志慮全注於天下
期於立見太平則聖德天威震動四海民心懽戴天
意感通奸宄喪膽而 社稷靈長在此一舉矣不然
則雖哱酋授首倭虜服命而禍亂之端方自此始也
臣世受國恩不忍坐視危亂冒死盡言誠冀 陛下
萬一之悟則臣雖九死無恨臣又見近來羣臣封事

間涉乘輿及壼閣率多留中夫朝廷多故正宜恢張
聖聽表揭直言使天下血脉流通耳目明達豈得一
切沉閣以阻塞忠諫且一疏之入倘有關係業已流
傳不復可諱況此乃奸臣壅蔽遏佚之計尤當亟詰
以彰明明之德臣愚不任激切籲天之至

國事日非隱憂可懼乞圖更化以光中興疏

丁元薦中書舍人 萬曆二十二年

臣讀漢臣賈誼云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天災人困綱頽紐解外多勍敵內乏重臣岌岌乎燎原之勢已而舉朝寢處其中諭諭訿訿咎曲突徙薪爲過激此尤臣所痛哭流涕者也臣竊妄計今之事勢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藥者二請爲陛下舉其狀治世之民安以樂亂世之民愁以怨未有人心不安可共天下者至今日而民

愁苦極矣江南自十五年以來十室九空江北數千里一望俱壑樹皮草根不充枵腹賣男鬻女僵仆道路近聞河南人相食矣當此時而欲禁之不爲盜慈父不能行于其子去歲閏十一月十九日病痊刑部進士史弼行至徐州道遇兇徒四五百人白日操戈嘯聚黃山問之云饑民也而有司不爲處置撫按不爲上聞夫議蠲議賑臺省部院之條奏明旨所申飭
恩與法幾兩窮而土崩之勢漸成救荒之効未睹此其故何也臣嘗反覆籌之以爲今之南北但得才識

兩合之士如古富弼張詠朱熹其人即不能而如周忱之於江南蔣瑶之於揚州徐九思之於句容假以便宜令其因病立方隨時消息民困庶可少甦令不聞用某人而但云設某法築舍未成而溝瘠不可復起嘯聚之衆忽焉横行試度傾廪發倉之費與軍興調遣難易幾何　臣所寒心者一向者東西告警朝野失措募兵之議日四五上夫　祖宗立法內自京師外至衛所及沿海沿邊之額設軍不乏也竭四海膏脂養之數百年一旦有事驅市人以充行伍當事者

挾籍而患其寡一變於浙江再變于鄖陽三變于寧夏四變于陝州驕惰之卒脫巾而呼當事者對壘而畏其衆臣愚以爲兵之難用而易亂者威不足也威之不足患在無食無食則無恩無恩是以威不可行也食之不足起于兵冗而無節冗而無節患在無練兵之人所謂練兵之人仁明武三者具備非空譚韜畧如今所稱邊材得其人則濱海鹽徒中原巨寇皆可收戎伍而坐銷其快快無忌憚之心況我有上將誰不感奮願効天下未嘗乏正人不肯束縛文罔俛

首于腐儒債帥之門也今內不擇本兵外不擇大帥而數數練兵何濟于用即今京營疲卒不滿十萬天下衛所坐糜徒有空名關陝重地一遇胡騎則弓矢器械亦且束手遼左之師饑寒疲困急之直欲走虜由今之道計不終日華而支吾終成首尾倒置之禍何者外重而內輕枝弱而本拔生氣靡于文法壯夫憤乘肉食形見勢極莫可誰何泚所寒心者三邊事自互市以來武備陵夷人心玩愒方其初議不過借此羈縻修我內政然虜飽我饑每歲大入輙重賂而

去歪鄭洛而邉境若掃矣不意朿應昌襲其故智于倭也彼其奉 命提師止以救朝鮮爲名不聞封貢近據李如松叙功之疏即言皆核而斬獲首級與殺傷將士勝負亦僅相當金山之退因頭目相猜抑且啗我重賂非敗奔也狼子野心胡然而請封請貢若果稽顙闕下中國之禍方始何者封貢者和市之別名也割已股之膏血啗無饜之餓虎中國益虛假納欵之虛聲灰積衰之士氣沿海益無備彼曰以通貢之使覘我虛實度我形勢不與聲東擊西分道而

寇俄而泊淮安俄而廹登萊俄而閩浙俄而蘇松東西牽制首尾不支餉道絶而南北分中原之盜與西北之虜相乘而起不三月而京師坐困豈必抄掠天津攻稱問庭之寇哉說者藉口世廟以謂世廟東南之患亟釀于此節胡宗憲殲其渠帥而三十年間民有寧宇則用兵之效也蹉我堂堂天朝赫赫明德陛下擁全盛之輿圖席累世之洪業豈一大臣不能延攬英賢訓兵講武若則曰互市再則曰和親大倉歲入幾何堪此一醜消邊臣之志辱中國之體長奸

雄之心重蕭牆之禍豈舉朝皆婦人耶臣所寒心者

三高帝嘗曰治天下者不盡人財則有餘財治國之

道藏富于民勅戶部毋聚斂以傷國體大哉王言萬

世永鑒當時征討不遑而蠲卹屢下司農未聞有告

乏者也陛下勅羣臣講求理財之說臣以為國用

所由不充非取之尚有遺逋內蓄而不散則上壅外

注而不已則下耗積之空虛無用汨沒于不經之費

暴殄于無賴少年直與瓦礫等凡百姓所謂稼穡拮

据與有司追敲朴箕斂其艱難情狀陛下無繇知

也近者戎畧吏禁餽遺明 旨惓惓臣竊仰見 聖
意然歲例銀兩之屢增金寶珠石之頻促雖以諸臣
哀懇曾不少貸則司農少府之持籌而歎閭閻瑣尾
之仰天而號其迫切情狀 陛下且疑而不信夫使
民窮而 陛下不知力詘而 陛下不信當事諸臣
之罪也剜肉以充腹去皮以傅毛瓊林大盈殷鑒可
畏臣所浩歎者一 賞罰者馭世之大權也有功不賞
有罪不誅唐虞無以化天下然賞罰不當始于功罪
不明功罪不明始乎欺罔者衆今重失事之誅輕蒙

蔽之罪是以債帥乘機務爲與主近聞東師失律所

在抄掠朝鮮毒我滋甚碧蹄大敗川兵盡殲提督膽

落于王京經畧魂消于海上是以借沈惟敬之舌爲

竣事之圖此其狠狽道路知之所不知者　陛下與

二三大臣耳魏學會力排和議志在滅賊艱關血戰

垂成而緹綺下矣一則以功獲罪一則化罪爲功其

故不可知也蓋中原財賦輦而之九邊九邊之士曾

不得一飽復輦而之長安中貴人此李氏父子熟徑

也煬竈蔽日僥倖生心一旦僨事誰執其咎　臣所浩

歎者言公議在天下如元氣在一身壅而不流則病是以聖王導之使言非謂言之盡當要使元氣宣暢耳建言諸臣如鄒元標趙南星王如堅薛敷教孟養浩萬國欽李沂孫如法等前後六十餘人孤忠直節良自表表間有隨聲附和者較之軀營狗吠輩不徑庭哉取謫不已至于削籍削籍不已至于禁錮禁錮不已至于廷杖而士氣索然矣公議痛惜以為方隅多故持歎之才落落晨星忍盡言網是以委曲推用而 陛下輒坐以黨夫人懷富貴之心上不逢迎天

子下不趨附宰相乃援寵逐孤臣自爲羽翼博虛名
而實禍愚者不爲且黨之一言小人所借以空人
國者也　陛下以之自空其國何歟今孫鑨李世達
趙用賢去矣李禎孫丕揚顧憲成許弘綱引疾矣吏
部尚書陳有年　陛下召之留都必以其人可信也
推一李懋檜不允推一湯顯祖不允正推曾乾亨至
再不允豈　陛下以有年爲黨歟不知諸臣之得罪
于　陛下抑有故歟臣竊有憂焉自古好察之主剛
斷之君其於賢奸非不注意威權非不自持然而紛

者往往夤緣左右乘間抵隙以激上怒毛摘瑕舉以疑上心令言者一觸而禍不可解竊太阿而奪之柄且剸刃於正人而人主不知也甚者陽有所救陰有所中過歸人主而權臣享其名天下不知也壬午以前腹心肘腋之間有所肆而不復顧公為之而公知之陛下所痛恨者以後機局屢變術愈巧而愈不測顛倒翻覆黑白淆亂陛下所不及知也不可不察也臣所浩歎者三書稱和衷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今朝廷之上日聚訟而攻擊則是非淆而客氣勝

也盖公臧否于國人權不必自我握借水火以相濟見不必自我同古大臣立身於是非毁譽外故能虚而持衡國家罷丞相府設大學士正虚而持衡之官也元輔王錫爵坐其身於是非毁譽中一出而杖鐃[illegible]再出而逐趙南星等其心已不白于天下故有謂其不知人者有謂其不能容物者有謂其陰陽剛柔互用不測者有謂其違毋命而出爲有所迫者有謂其心大無他爲于衡所倶者有謂泰交一疏卒自矛盾者有謂其與趙楊鄭之事快意于鷸蚌之爭諸[illegible]

不勝形影之疑止不勝睚眦之憤疑憤交積機械橫生顧盼悉成吳越荃猶幾于易莫小人乘之而朝廷多事矣夫平心定氣斷斷休休誠意久而自孚者本臣之懿矩也勢成而騎虎事激於操戈恒物之極致也二者輔臣何居焉出此入彼反覆手間不惟自悞且以悞國語臣所浩歎者四自古成功少起于議論多文法煩而指視亂不能制小人適以撓君子今不務實政而喙空譚不惜當局之人而恣傍觀之口屯田馬政鹽法河漕事之孔棘者如蝟而人莫敢任即任

者終鮮成功撓者衆也至用兵詭道古有專閫之寄無中制之機今塘報五日一上矣章奏月數論劾矣詰問月數下矣忽增一監軍忽設一提督調遣紛紜雖黃奕口韓白其何能施敗道也以倖勝之功爲必然之畫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天下事未可知也臣所浩嘆者五耆衿者朝廷備爲異日之用者也士之自愛與上之愛士若處子而今蕩然矣方其成羣而呼有司畏之如虎一遇孤弱有司置之若棄方其譸張爲幻則藩臬之長儕皆稱公稱況甚至柄文者與諸

生婿而和矣平日勢去則門隸得而爾汝家奴可以僇辱矣使士而含垢忍恥等于凡庸于國家奚損又或靦顏市井攘臂脫巾衣冠之恥兩者責在乎師儒也三省並譁三郡兩起較兵民之變有加焉而當事者玩不注意竊以爲天下之處子不必皆良婦未有不處子而婦良者轉移𧟌化上關國脉下係士風涓涓不塞江河誰障臣所浩歎者六書稱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賞延于世罰不及嗣厚之至也朝廷扼腕譚疆場之務則曰任事者必然罰重賞輕任事之臣退

矣擊節而思忠義則貝偷生者多然厚誅不死薄賞守節好名之夫去矣英廟北狩于謙挈社稷而還之功成身死後嗣不得享茅土之封胡宗憲保障江南賞未酬勞盆死廷尉迄今易名之典缺如此壯士負戟而歎者也茲幷魏學曾三矣華除死節諸臣不吝九族以報故主高帝忠臣哉文帝亦云練子寧在吾亦用之夫人臣為國受赤族之慘不獲載之祀典光之史冊千古遺恨二百年來士氣日衰邊功日少幾實由此[illegible]陛下不亟為風勵褒顯示以大信鼓以賞

權即日逮督臣日誅穆來輔等而觀望巽愞之徒方軏而出誰與共天下 臣所浩歎者七 祖宗陳紀立綱指臂相使故精神流貫大小相維故法度嚴肅令上有藹然不可行之法下有囂然不安其分之意陛下飭守令吏弊如故清錢糧夙逋如故閱武備虛伍如故禁盜賊失事如故興河工決裂如故嚴科貢弊竇如故舉纖毫之事朝廷無以行之幾病矣最可恨者 陛下發帑金賑江南民銖兩未沾也給事中楊文舉敢饕餮宴會司道守令各以其餽之厚薄

爲舉劾揚揚得志滿載而歸何異剽餓殍而奪之食哉無何儼然首吏垣矣江南之人至今欲籍其家食其肉而止于免官則三尺爲虛具戍卒可以戕主帥士子可以辱有司部民可以訐父母奴隷可以凌主人舉市井小兒皆傲然思有所逞猶可諉曰無知最可笑者鄭材以紈袴子挾仇忿爭意在李世達耳無故辱其堂官楊應宿攘臂和之君父之前恣睢嫚罵若不知有朝廷法所謂無禮于其君高帝所必誅者也罰未盡辜先以高攀能謝之則萬世無淸議孟軻

氏憂人心陷溺等之史狄洪水今之人心茅靡極矣轉盼嘉隆頓成升降之會蓋昔之人心厚而直今之人心刻而巧昔之人心敢于爲善今之人心敢于爲不善昔之人心瑰意琦行惟恐人知今之人心小廉曲謹惟恐人不知昔之人心亢顏譏刺常有含覆不忍盡之意今之人心偶爲揚善常寓不滿之詞昔之人心常自見所短今之人心常自見所長昔之人心浮薄傾險在脣吻今之人心謹愿老成時多變態乍陰乍陽如鬼如蜮管子謂禮義廉耻爲四維即使人

人知耻猶可少維其三而亦漸澌滅此世道愈趨而愈下也之二者其漸也不知所以積其流也不知所以止始于微眇卒至濫觴庸愚以爲固然而有識者所深憂而却顧臣故曰坐視而不可藥者三綱人心是也昔高帝櫛風沐雨百戰有天下及其既定抑且宵衣旰食問民疾苦親賢納諫訪求治理飭法者貴近必誅盡職者縣佐小吏特遷行人慰勞內無寵倖外無竊權凛凛者二三十餘年列聖相承以貽 陛下艱難勤若之業良非快心適意之資萬曆十年間

陛下庶政躬裁權奸竄伏徒步郊禱加意黎元天下喁喁相望謂太平可待邇來稍稍厭倦朝講之典久缺郊廟之祀不親時勢艱危堂陛懸隔 陛下豈謂萬幾可以中決一人不妨臥理獨不思九閽遼絶百務陵夷大臣之忠邪何由而知庶僚之是非何由而定啓左右壅蔽之奸失朝野仰望之心平時且不可而況今日蓋今之人心不大有所轉移則耳目不易耳目不易則百年相沿之習必不可以一朝而變今之紀綱不大有所振刷則神氣不奮神氣不奮則且

夕待舉之政必不可以空文而行精神眷顧全在
陛下諒非深居高拱所能坐理者也伏乞　陛下念
祖業艱難思時事孔亟夙興夜寐法祖敬天郊祭必
躬朝講時御霈然發明詔與天下更始以親賢人為
首圖固邦本為長策重守令之選緩征求之令絕封
貢之議核功罪之實舉忠讜之士重樞筦之託謹持
三尺以肅紀綱而陰以鼓舞數十年靡靡之人心神
流氣鬯合天下改觀易慮以象上指而又時勑輔臣
以開誠布公責內外諸臣以各修職業要之于持大

體尊朝廷修實政省煩詞則精誠流貫上下泰交何
災不弭何亂不戢何政不行何弊不止是在 陛下
反掌間何憚而不爲耶鉅通籍九年拜官一月非不
知蹇蹇爲患出位干誅顧天下治亂社稷安危其機
間不容髮君相能奮然改圖則轉危爲安消沴爲福
因循故轍則重不可返窮而必變及今改圖其難十
九失今不圖其難百倍及今改圖則補漏救偏尚可
支目前之患失今不圖則事變橫生必有不及爲之
悔此其故一二庸人能辨區而在事者乃且泄泄苟安

間抱杞憂亦未睹天下之全局使臣遂逡巡畏縮曰姑且有待卷舌取容曰徒激無益國家之事將聽其自壞而已矣仰負世恩下玷青史臣竊恥之是以不避斧鉞上塵睿覽伏乞陛下稍加裁察儻以臣言為謬乞下臣疏于閣部十年之間有一語不效願懸首國門以謝當事諸臣臣九死不悔謹具本實封親賫以聞臣不任隕越待命之至

披陳時政之要乞採納以光治理疏

陳于陛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

臣一介謭陋誤蒙殊眷拔之稠衆之中寘諸輔弼之列仰惟聖明在上耆碩在前日兢兢焉祇承休德勉奉規隨自可因事納忠豈必露章言事但伏念我

皇上躬親政務總攬乾綱一時衆正登庸天工無曠斯亦千載盛際也而中外人心猶未翕然稱愜以爲

至尊深拱晉晝有日隔之疎忠直沉淹泰茅無彙拔之望頃雖冬春之內兩遇臨朝銓曹之講已荷批答

而海寓之拭目延首方甚切也又近年來吏治墮窳
國用匱詘邊陲多警武備未修揆之政事之體以尚
有一二當亟爲釐飭者臣誠黔劣不敢自謂識達時
宜可以救弊補化而叨備腹心荷恩深重一念耿耿
樸忠懷之頗久輒敢不自揣量條爲六事進獻儻蒙
留神聽納仍勑所司斟酌議行卽萬分有一是以增
光日月之明裨益太平之治亦臣所以報國恩而酬
主知之職分也臣無任悃懇悚惕之至爲此開坐具
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勑旨計開一接見大臣勞慊

我 皇上以神明斷臨照臣工世務洞知主威獨運而年來疑議横生綱紀未振者秪緣九重之靜攝既久大廷謦欬稀傳是以宮府內外意氣阻於泰交百司庶案玩愒滋於積習耳 臣 自蒙恩擢在秘閣每閱穆清之上章奏亦不輟覽宴暫不恒御時霈諭旨諮問政機藻翰之批決如神情隱之照燭如火仰見宸慮憂勞未嘗頃刻暫弛昨冬恭遇歸朝受賀召見 臣 等俯垂清問廷臣莫不相顧色喜日者四方計吏雲集闕下復俞臣等之請御門引見親渙玉音交戰之內

歡聲雷動以　聖心之兢業臣等既得於親承聖躬之彊固廷臣又得於快覩則朝講秩節似宜次第修舉矣乃　皇上猶若未肯致行之者意者加意頤神以深居簡出為攝衛之常乎臣覽書無逸篇首述殷三宗周文王之壽考皆以憂勤惕厲得之蓋人久靜而時動則血脉流通暫逸而常勞則肌膚堅實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斯葆生之善喻也假令久習安處始雖暫適而更致血氣結轖喜怒失乎逆續休和之道似不在是矣謂國家法嚴令具既或治之

不妨垂拱責成者此又不然天下雖大譬則一身君者中心臣者四體人必心之精神融貫於肢體百骸間而後身乃無患若精神有一處之不到則手足雖特行不能矯健耳目雖視聽不能聰明今時之勢雖文貌備存而實多頹靡不振之處其病正類於此非明主厲精率先於上曷以興明作之治哉又或謂本朝履祚享年之永無若 肅皇帝自十七八年後齋居決事稀御大廷此無為政理之明徵可仰法也此亦不然 皇祖雖久處邃嚴而宵旰靡暇太阿獨操

每有大政令必密劄輔臣商確再或遇虜警軍機中夜傳奏立賜批答用是人心悚讋莫敢玩視然至末年尚未免柄臣用事貪黷成風夷虜深侵邊務壞弛則亦以倦勤之故美業稍遜耳況今事勢劻勷勠力凋耗十倍當時而又可以宴然自逸耶夫主上深拱不出則人臣雖抱忠猷石畫不獲伸造膝之談政事雖奉獨斷親裁莫能杜孤庭之口欲以集衆思而釋羣疑其道無繇今亦未敢過煩聖體如昔年臨御之頻數但乞每月一再臨朝堂及今春和開講之期間

一御講讀四時大祭躬一舉行其有軍國大政特召
臣等及部院大臣於便殿從容訪接商決行止俾得
時奉天顏躬稟震斷此不過分宮庭之片晷移鑾輅
之須臾於事非有過勞而足以振權綱決壅蔽譬之
大明一出陰曀潛消天下事指撝則定矣臣猶憶我
皇上初年勵精之治視朝則戴星而出庭燎煌燎煌
既畢事乃稍辨色而不爲早文華聽講則每月六七
御雖祁寒暑雨未嘗傳輟而不以爲若困旱而親叩
南郊則布袍徒步往返二三十里爲萬姓請命於天

而不以爲倦吏兵銓選則御門臨決賢能獎賞則延
見面諭此皆典制所曠見　祖宗所罕舉而　皇上
猶且毅然力行之今又何難於暫出也昔敬皇帝嘗
問先臣劉大夏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大夏對曰幾用
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
之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臣以爲今日挽回世道興建
太平其機括無大於此惟在上心一奮勵間耳伏乞
聖裁一　錄用人材　臣聞天之生材良亦不易其有以
生之必有以用之逮抱之木委於溝瀆則匠石望而

乘滯騏驥之足伏於皁櫪則良樂顧而嗟咨今世稱此人君子沉抑下僚積廢巖壑者無慮數十人矣此皆祖宗所培植皇上所拔擢業已服在周行登擢民譽秪因言事過激任事過銳其詞氣戇拙識慮迂疎自干威怒誠亦不能無罪願譴罰既久困衡日深報效徒殷梯栰無自天道霜雪之後必繼以陽春未有聖仁在上容覆萬彙乃重錮一二無知之小臣不垂曲貸者且今方偶多故任使乏人秉銓之臣搜羅采掇日恐不給而此諸臣中多抱幹時之具負骨

骾之節藉令蚤蒙甄敘必有建樹足觀乃以有用之木寘閒佚之地徒使少者壯壯者老而緩急曾不得其一臂之力在諸臣自爲名則得矣如國家坐失善人之利何臣居恒思之曩者科道奏錄論廢諸臣及吏部疏擬擢用每蒙旨詰責不以爲沽名植黨則以爲市恩樹權夫霜露風霆皆天造之恩進退予奪皆至尊之權況容賢舉直顯名必歸之上而黨之一字尤非盛世所宜言者臣等固深諒廷臣之必無是心也乃　聖心固已疑之誠使繼今言路之臣疏救或更

重言者之罪舉之不必用或更絕其嚮用之塗去者既未能即收在者復輕令其去或一事而波及於衆或微罪而錮之終身此豈治朝之景象又使廷臣各懷畏避日繫善類凋落終老牖下一切循默自容而不爲我 皇上力言伸雪之亦豈國家之福故今日言之則懼觸宸嚴而不言則下拂衆望用之則不能取必於 皇上而不用則無以自解於士大夫之口無一可者臣 竊有說而處此查得嘉靖年間言事之臣偶被嚴譴多蒙賜環其已斥謫者或一歲再歲銓

曹必將屢經薦舉人數開列上聞　皇祖隨意批用
或召自田間往往游登膴仕故當其時恩威互用舉
措稱平下有拔擢甄敘之期上無迸遠終棄之意官
使不匱幹濟得人其在於今固不敢令當事者濫舉
泛用以取朋獲之疑亦不敢望　皇上一槩收召以
徇羣下之願但乞勅下該部備查先後擯落諸臣屢
經科道舉薦聲實相副者每歲分爲數次別白才品
開具上請臣等亦不敢纖毫干預但恭聽　聖明親
裁察其懲創久及事關職掌情非飾託者欽點數人

下部銓擬職任亦不必拘定原銜凡內外相應員缺皆可隨材器使若試用有效酌量年資績課隨衆陞遷卽有虛名鮮實者不妨與衆共斥俾賢者得以表見其長不賢者不得覆匿其短如此則在科道徒具薦揚之責而用舍非其所關何名之可沽何黨之可植銓曹雖司舉用之柄而裁斷一禀於上何恩之可市何權之可竊將見諸臣幸蒙叙錄者莫不欣戴鴻恩爭樹尺寸以圖報稱卽林樾旁搜偶未盡及亦知登攬有日砥濯有待數年之間可使正直氣伸賢能

布列當此多事需才之秋得一人之用卽有一事之益而臣等叨備政府爲國家護惜人才收拾士心亦獲藉手塞責關議者之口榮幸大矣不然諸臣沉淪既久而日月之光未回摧折太多而弓旌之招不及羣心鬱塞士氣銷輭無論臺省銓曹共以失職爲憂卽臣等亦安所容其不肖之身爲聖朝勉攄忠盡於萬一哉臣愚不勝惓惓伏乞聖裁二一勸奬外吏臣竊觀我 皇上御極以來憂勞宸寓德意甚盛然而薄海窮簷未盡樂業天室萬里帝居九重安能一一

照燭之所賴以拊綏元元者惟是諸郡縣收民之官而海內千五百吏安能一一任職所爲察郡吏使毋虐民者又監司與撫按之責也故當今要務非重外吏則治平之象不覩而非專責撫按則廉循之效不興夫外吏終爲末重也考之漢世良吏有治理效輒以璽書褒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又詔選京官有才望者除刺史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

宋宰相罷政猶領方州其寵重外吏如此當時尚有鄙州郡為徒勞羨內召如登仙者蓋人情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於害之中爭取小焉計遷擢則內捷而外多滯算憂責則外劇而內常寛故慕此厭彼亦勢所必至耳我聖祖開基所為大破攣拘獎進下之者未易殫述其後尚多超格之舉以防內重之弊如陸瑜蕭暄以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以知府徑陞侍郎王恕彭誼以知府徑陞布政至嘉靖間王德明以懷慶知府陞太常少卿猶足風示激勸乃今則稍稍異矣

國初進士授官倖二令甫釋葦裼卽儼然州縣之長且趦趄不樂就此或以不習爲吏猶有說也知府荷千里專城之責體貌優崇今臺省以爲劣轉而科且不陞矣至各部郎雍容積資亦或越知府而徑陞藩臬何也叅政三品鉅僚封章及於再四都諫以七品官驟得之而不悅甚或有所避就其間又何也布政爲一方師帥軍民安危所係今或淹久不調問之則曰此不堪節鉞者寧有不堪節鉞而又可堪方岳者耶此等積習相沿頗久欲振起其弊須加意於內外

陞轉間然亦不必大事更張其就今所見行者調停適中以求無失　祖宗初意而已蓋用人無畫一之法則趨嚮不定無超異之舉則勸勵不昭今臺省華要之秩僅以待郡理縣令之異能者知州等爲牧民之官而徵取不與焉非所以爲平也藩臬自僉事而上常洊擢卿寺開府知府二千石同稱方面而絕跡卿棘之轉是古之入補公卿者而今爲循資恒調之官矣非所以爲稱也隆中部覆科臣議謂撫臣宜擇京三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望深重者爲

餘年淺卿寺副使等官不宜輕授而今或不盡然非所以爲愼也誠爲之令曰凡行取選授科道官推官知縣若十居六七而知州必預焉爲進士者十居六七而舉貢必預焉即以知州品級非宜亦可行取而考其優異者特授吏兵等部清要之秩以寵之則州縣之職重矣又爲之令曰凡知府聲績卓異者六年以上得徑陞京堂才地相宜者四年以上得加銜久任部屬不得越此而陞兩司臺省不妨間出以補大都則太守之職重矣又爲之令曰凡推用巡撫必内

外間陞聲實兼論使練閱深者得以展布其能名位淺者得以蓄養其望則藩臬之職亦與京堂並重矣此皆於見行事例無大窒礙而一調劑轉移間自可使耳目更新風采振迅宋蘇軾云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人情既不輕外吏而外吏有不矜奮自重者臣弗信也至於撫按二官關係尤重又必久巡撫之任董巡按之權而後可責其盡職蓋撫按職事不同按臣如飛霜迅霆震肅一時可暫而不可恒故巡歷周歲便須與代撫臣如和風膏雨浹

撫浸漑必久而後入在昔如周忱撫蘓松二十二年王翱撫遼東十一年于謙撫河南山西十八年令即未能如此之久亦必待三年以上使周知一方利弊乃可望其成效其功績卓著者又當特為留任六年九年漸次加以侍郎右都御史宮保等銜勿令輕代使官知所居長久其計慮必遠不苟圖一朝之便而人知官不輒徙其奉行必謹不敢萌狎玩之心較之屢遷數易者功效不同年而語矣巡按御史職司一方風紀稱為代天子巡察每差用時必於大廷奏遣

誠愼重之近或但知抗示威稜爭競禮節以爲得體渾厚者矯之則又徒事安靜婾婀骫法六條之察溺其職矣請自今題差巡按必精簡御史中年深望重者若能爲地方任怨釐蠹仍須加意養其風采即有舉動不宜者俟回道議處其職事修舉者照屠墉王仔胡宗憲例間陞一二以示奬勸誠得此兩臣者左提右挈視國如家綜察必嚴舉刺必當若是而外吏有不競舉其職者　臣又弗信也請特勅部院采　臣愚議更加審酌力行大要使外吏勸勉則民蒙福而彼

撫按稱任則吏奉法當今礪世摩鈍保國邦本之道似無亟於此伏乞聖裁一清查邊餉今之譚財計者至析秋毫矣而軍國之費浩穰浮溢無若邊餉者四方財賦歲入大倉銀庫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各邊客年例兵餉乃至三百餘萬眞天下第一漏卮也夫以神京肩臂遏近旃裘控帶三方總屬要害一議節縮類云齟齬難行但事起近歲原不盡爲經制之舊而費出無藝亦不盡充士馬之需乃人情狃翫習實成常以請討爲長算視內帑如索寄年復一年有

增無減若不長慮顧後大為樽節其將何所底止乎
考之國初各邊軍糧但取諸撥屯自贍　聖祖所云
養兵百萬不費百姓粒米者是也其後邊屯漸荒屯
軍掣回城守而後給於民運借資於搉鹽初未有請
討內帑名色自正統己巳後邊庭多事召軍買馬警
備日亟遂止以民運給主兵而客兵餽餉暫請帑銀
以為權宜接濟之計亦未有戶部每年解送邊銀例
也有之自成化三年始然在弘正間各邊餉銀通共
止四十餘萬至嘉靖初猶止五十九萬廿八年後奏

討外加亦尚不滿百萬至六十八年忽加至二百二十萬三十八年加至二百四十餘萬四十三年加至二百五十萬隆慶初年加至二百八十餘萬極矣計嘉靖中葉距隆慶初不過三十年間乃餉銀之數自五十九萬驟增而爲二百八十餘萬相去懸絕數倍臣嘗深究其故有以焉蓋嘉靖庚戌前後吉囊俺荅勢甚驕獷而邊臣亦控馭失宜釁隙屢開虜馬蹂於內地烽火達於都城 肅皇帝督責將吏嚴於束濕今日逮一鎮臣明日逮一督臣而竞兵司計者悉無

所逃其誅譴於是邊帥本兵計無復之但張皇虜勢
苟且為增兵召募調發各鎮之策以炫耳目避重誅
支費驟增不得不取盈於司計者計臣亦畏罪株及
不敢議減依違曲徇以至於此此其故一也又當是
時柄臣貪墨債帥交關表裏為奸氣焰熏灼故各藏
解發或未出都而瓜分或甫抵境而輦還與前史所
云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者如出一轍至於各邊倣傚
養窮成風私橐侵給數不貲是年例之額數多而
實用於邊塞者尚未及半此其故二也自嘉靖來遼

風稍戢朝政漸清內外在事諸臣多能洗雪自愛非往時闒茸之舊矣至隆慶五年北虜款附各邊雖警備未撤而凡征調行糧擺邊撥伏之類已爲漸減比之往時羽檄紛午饋運趣迫則又大有間矣餉銀浮額屢經廷臣建議清查詔旨申飭不啻三五然今之年例尚多至三百三四十萬比隆慶間反增數十萬此其故良有不可究詰者說者謂承平歲久虜幕日逼邊兵則從事鋒鏑而膏腴莫耕民運則借口災傷而逋負愈積又初止宣大遼延甘寧六鎮後增薊固

山西爲九今則密昌永易洮河闊戍森羅稱十四鎮矣初止各鎮主客兵今則增河班軍添募標兵家丁之類名色紛沓矣初止防秋戍守今則當春盛夏虜騎充斥矣又歲歲有撫賞之用年年有修築之工其供饋浮濫勢不得不然顧誠使都內所輸金錢銖兩必爲近用糧芻粒束盡充軍實則縣官亦何恡於此然聞之所司或扣減而他用或掊剋以自封蠶蝕之吏垂橐而往牆載而歸者比比有之甚乃賓僚遊士出[illegible]一言而曳綺履珠星醫卜技挾一刺而籯金傳衣

此等濫費非從天降非自神輸不過朘之公物糜之私竇而行伍則日銷弱矣馬匹則日倒死矣城堡則日頹塌矣寧容士氣之盛曾不及　祖宗時萬一供輸則不啻十數倍焉且以國家經費無窮百姓膏血日竭大司農蚤夜籌目鉥心爲一切權宜以佐國取之盡涓滴而洩之若尾閭天幸黠虜款塞華夷安堵尚且捉衿露肘枝梧不給有如一旦渝盟潰防徵調繹騷又將何以加之此安可恬然坐視而不爲之計畫也　臣　考　皇祖嘗諭戶部曰諸邊疏請內帑想初

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慎以給又諭曰邊事料理糧草第一管郎當嚴稽巡按官亦須驗勘之遂詔自今邊餉行巡按御史每歲會同管糧郎中互相稽查著爲令欽此昨歲
皇上采總儲大臣之議行九邊清查餉銀原額新增之數又嘉督臣節縮軍餉數多特賜寵賚以風示諸鎮其軫念邊費加意搜剔弊源眞足以同符
祖烈矣臣愚竊思邊方督餉部臣權任未重振刷爲難即有砥名自好者不過委事府倅等官表其出納之無染指而

已欲望究心節縮以裕國計恐未能辦其在各邊憲
臣雖有京盤歲盤關盤等項名色又以事非專責未
必周知臣居嘗熟籌之竊謂差用餉臣宜於諸司中
博簡才望量兼憲秩以往或即於本部中精擇廉潔
著聞實心任事者勑書內添載清理軍馬數稽覈糧
料虛冒務求漸次減省浮額一節仍令會同巡按御
史勘驗出納其諸屯地拋占作何稽墾民運逋負作
何查催鹽糧報納作何疏通以至趂時糴買本色按
月支放官軍毋縱奸商營求截攬毋容將領侵欺減

护各項事務聽其悉心經理從實奏報事竣之日吏戶二部公同考察有能殫力籌邊儲偫有餘者卽超擢卿寺職銜以示酬奬如或物議彰聞照嘉靖三十八年例降斥不宥其各督撫廵按宜同心講究併將總儲大臣近題亟議區處固不可驟爲挹損以銷實實亦不得仍襲虛糜以耗國用大都各邊餉銀惟薊畫地方區增兵添調所費居他鎮之十七次則宣大最鉅又次則遼左山西而陝西四鎮浮額尚不多該部又當斟酌緩急次第節省期以每歲逐漸減去年

例請討之數即不敢望如先朝舊額亦當照嘉靖十
八等年近規爲中制而不止永久遵守當今軍國支
費無鉅於此者此事一清覈而後司計諸臣得以綏
帶握算徐效其籌畫矣伏乞　聖裁一儲養將材　臣
惟國家用人文武並重然文銓之法夙稱詳密居官
有考課鄉里有題品在廷諸臣即不盡接見其人亦
或耳其行事稍加詢訪賢不肖尚可什得六七惟是
武弁之流法制闊疎踪跡汗漫五等世爵既以紈袴
而見輕六年軍政亦復殽雜而無紀歲縻餼祿坐享

腹屯平居按籍則積貴充棟而莫稽有事推鋒若披沙揀金之難得毋遇將領員缺率取諸邊腹奏薦以充乃其才勇卓邁者或恥自衒鬻而上官所舉多係委用親信輭熟巧利之徒以此濫畀符組往往僨事不少且此輩散在邊陲省直本兵推用不過據紙上稱揚目前諮訪安能一一親見而試其短長又所云將材簿武職揭帖之數惟該部科有之各部大臣科道官於其履歷姓名多未入目經心每見部推茫然不識為誰何求如文臣舉用一一不當尚能約畧知其

梗槩得以指議而糾擿之固已難矣至武科一塗屢
朝舉行既得登進者率多棄擲不叙能以功名表見
什無二三蓋蹶張控縱猶是武夫本技若乃三場論
策多出帖括記誦我朝用經術文辭舉黌校之士人
尚以爲虛華無實爲有材官武騎將用執殳荷戈效
死彊場者亦藉區區章句爲之羔鴈猶之鸞刀解牛
非適用矣昔人歎武舉制度觧擬不能致特起之士
以人之有智備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
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非科試之法所能收拾

也臣愚以爲一時勲爵珥貂錫券誓重山河及内外衞所官丁世篹弓裘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旗軍以百萬計豈其無鷹揚虎視足任干城者又四方拳力偉幹智畧之士在在而有祗緣薪櫕未弘網羅尚闊以致倉猝求材每苦匱乏嘗試漫用幾幸一中甚有夕罣吏議朝登壇坫自比於金錫壘旐跌撲不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貿亂用舍太輕殆非所以明朝廷也夫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卽在平居無事尚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

今方故羽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
隅多備養而愼用之謂宜勑下兵部詳議選將畫一
設法除兩京勳胄子弟照舊隨營教練量材叙用及
條法襲替比試悉遵成規舉行外仍行各邊腹總督
軍職論薦將材務要博訪精覈非有敢戰知兵實績
撫按劾奏無狥私而退但舉中軍標下委用人數亦
不列衛所官丁行伍草澤止憑技藝勇畧爲殿最疏
無拘卽將所薦諸人履歷考語備細開送九卿科道
下兵便於平時稽訪遇有推用各舉所知以備本兵

衙門采擇其有異能奇畧卓出流輩者許各邊鎮特
舉三四人腹裏省分一二人給與行資文劄俱送京
營習練管事本兵總協巡視諸臣常時面加試驗授
舉其尤以備邊關叅副大將之選既錄用後果能在
處建功本部仍查先曾推薦之人請旨優叙將見四
方材武莫不有階梯以自達挾技能以自見在樞府
大臣既得提衡鑒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講求習熟
其流品庶幾將材易得即有名實不相應者亦易知
也其舉科試以當別立爲法先儘九邊以山西宣大

陜西遼左爲首北直山東河南次之以及各省照今
四鎮邊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數多寡於鄉試年分以
分取論策取中者姑足往年半餉此外有能搴旗扛
步騎力絕人者有體貌威雄膽畧出衆者有熟知虜
鼎諳任間諜者有諳曉天文風角善製火器軍械及
情可師習海道者即弓馬非有所長書史或有不解
慣册一項與同武舉一體齎赴部會部之前兵部倣
另列例會同五府科道將前項人員面爲較閱此等
會舉伎倆皆可對衆呈試不容假飾者既取定名數

材器具疏題知不願會試者聽有願試者仍令入三場箭不合式不必揀退終場之日考試官將取中弓馬文字之人亦比舊額酌減其半過有前項人員列名在內卽係全材可當重用如不在所取數內仍將姓名列於中式人後其在外取定不入試亦一併錄名進呈相兼叙用或令效力邊陲或令教藝戎伍以待有功陞擢如此則武科之設不徒以片長一技限人將來必有熊羆不二之士雄畧千人之敵出於此塗與文科並盛而國家授鉞登壇隨地取足雖以折

衝萬里鞭笞四夷可也伏乞　聖裁一擇用邊吏臣

往九邊東起遼海西盡甘凉綿亘萬里皆與虜鄰頃

有遼左則外畧島夷內苦虜患而疲頓之傷痍已極

在關陝則套虜逞忿火酋肆猘而軍勢之潰裂難支

在薊鎮則供饋百萬坐食十萬而不能制一昂酋之

要領此猶顯然易見者若宣大雖款虜馴服稍得息

肩頗聞牖幕逼近虜人出入內地貨利交通畧無禁

限邊將苟幸旦夕悉置不問猶之抱虎熟寢為憂方

大目前諸邊豈敢謂晏然無事然自古邊陲無無事

之日而要在得任事之人今鎮戍環列烽火相望材官猛士棊布雲屯而調度以司道節制以巡撫總統以督臣駕馭之術周指臂之勢甚便不可謂無其人矣獨邊方郡縣之吏尚有當亟者聞之游歷塞垣者多示各邊將領有司戰守功罪分數不明往往致悞邊事蓋將領職在戰鬬或奉調遣而應援或分兵衆而堵截此文吏之力所不能強者也有司職在封守虜未至而城堡之善治虜既至而人民之收保此又武將之令所不能行者也年來將領狡猾沿襲敝套

操守備有城堡之責既稱統兵不多推奸諉罪其總副叅遊擁有重兵又皆徊翔觀望毎虜來東西閃避以求免損軍之罰至於內地殘掠　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復袖手旁觀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支調竟使虜得飽欲肆志而去邊事日壞率繇於此　臣觀前史李廣之上谷郅都之鴈門祭彤廉范之殺烏桓禦匈奴李勣董遵誨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一邊方守之職乃能力抗驕虜比重長城雖委任權力今昔不同而邊吏得人之明效亦自可見　臣因以

欲求安邊之策必當時重邊吏之選然吏事本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材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廣爲招延及意諮訪莫能得其人又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能得其力宋嘗建議欲慎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兵民措置悉以委之不使輕去其郡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心力以防患雖世官之制未易舉於今而師以意以久任邊吏則尚可言也今令甲念邊臣之勞苦督撫河道曆敘陞遷皆必優於內地法意甚善而守令則未之及嘉靖三十一年令邊方知

府比腹裏減年陞級不易其地其餘有司於北方舉貢監生內減年超選隆慶元年大學士徐階等將薊沿邊府州縣掌印官悉擇才勝邊任　俾之責以繕治城堡團練民兵有勞績者行取陞遷特加優異三年吏部又議將薊遼山陝沿邊州縣共六十一處有司官開列地方特請擇才使而選用優擢之法至今尚未見備飭今之爲邊吏者銓授既多猥冗人情亦不樂赴蓋非生長邊方之人柔脆文弱不能耐受苦寒曉習兵事彼且瞅舉烽而股慄聞鳴鏑而心驚又

安望其鼓銳攖鋒爲國扞圉哉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欲求濟於事誠難矣臣以爲凡此邊地府州縣正官及監收府倅官該部於銓選時宜另作一法訪羅補授無論進士舉貢流品亦無拘文藝年資但取精力強幹膽畧出羣者即可破格授任仍須體恤其勞勩寬假其文法如能折衝保障功績茂著者增秩久任一再考之後府倅州縣官即可遞陞邊方司道以至開府總鎮俱不爲限制若此則人知功名可以自見將兢效其奇又知利害切於一身不

敢不殫竭其力且久歷行閒熟知虜事百凡措置必
中機宜可以斥遠烽候亦可以保境安民可以柔障
自守亦可與將師互爲犄角使虜望之地如鳥之
窺淵獸之窺穽雖有攖奪之心不敢任肆庶幾邊民
獲登於衽席矣然恐其時待次銓曹者未必遽堪是
任又須預行各省直撫按於所屬有司察其才器堪
充邊任者另疏舉薦以備疏改至於北方省直督學
官仍將每年應貢諸生中遴選練熟弓馬勇略多人
起者另文送每處限以五六十到京之日禮兵二部

查照先朝選取身材不限文字事例公同考驗移咨
吏部量寬歷事揀選超授邊方郡縣查得嘉隆間如
任環董邦政之起家科甲王邦直孚春艷輩之奮跡
諸生即近日縉紳縫掖中以武事擅長者亦多有之
特患朝廷搜羅尚隘推擇未當耳假令在事者肯爲
國悉心簡求分布徼塞使棫樸之彥咸可以佐六師
符竹之良皆可以當一面所裨益於時務者豈淺鮮
哉伏乞聖裁

直陳天下安危聖躬禍福以保萬年永祚疏

刑部左侍郎
呂坤萬曆二十五年正月

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機致在人切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臣不勝憂懼竊觀人事當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而使之動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臣欲慟哭嘔血於陛下之前盡陛腹心無由得見踟躕累月欲直言極諫近侵越而極嫌欲保位全軀終愧切而

不忍反覆思維與其他日出無及之言貽　陛下以無及之悔不若今日進未事之說勸　陛下爲先事之圖惟望必寛雷擊之怒細垂霄燭之光三復臣言萬補聖治之一陛下知夫天子之所以尊乎躰天下之億兆生靈而處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身家也譬之延燎于芏葦荻而火焰煇煌葦荻散而火光無所附也以葦荻而君火光也譬之磚塔聚百萬磚石而寶瓶高閣磚石折而寶瓶無所着矣民磚石而君寶瓶也故曰君民一體

依戚相關欲衍靈長國祚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
四字昔者二帝三王之為君豈不以崇高富貴之可
恃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何知一身之安危社
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曰五帝愛民三王愛民蓋
世之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者之所資而棄天下
者之所懼也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安
貧家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
心以幾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
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場或呼羣而鬬雞走狗居常愛

王弟子女爲法所拘有變則劫掠奸淫惟欲是逐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成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懷圖帝圖王之心爲乘機啓釁之計或觀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心而收結衆志惟幸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 皇上以己愛人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有歸思無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其奸不軌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

思其計四民皆我寇讎昔者胡元彊土大於我朝末
亂之先天下全盛我 太祖布衣單身提三尺劒歷
手而得之者何四民之心胡元失之而 太祖收之
也今天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臣 執計以來何嘗無
凶歲未聞有連歲之凶何嘗無歉省未見有數省之
歉乃萬曆十年之後無歲不告災傷一災動連數省
近日撫按以賑濟不可屢求存留不可終免起運不
可缺之軍國不可匱詘故災荒之報稀催科之嚴如
故豈不哀民勢不可已也臣 久爲外吏熟知民艱自

饑饉以來官倉空而庫藏竭民十室而九空　陛下
赤子凍骨冷肌冬無被絮者居其半饑腸餓腹日不
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荒蕪存者
代去者賠糧生者爲死者頂役破屋頹墻風雨不蔽
單衣濕地苫槁不完男女啼饑號寒父母吞聲飲血
君門萬里誰復垂憐　陛下見此寺當必潸然淚下
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
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費
幾百萬今大工之費又幾百萬採木之費又幾百萬

以上錢糧半非歲額年年兆土年年兆民豈天雨菽粟地湧金銀耶　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未必盡派閭閻夫甕內所汲皆井內之泉瓶中所酌皆壺中之酒耳　恐井竭則甕涸壺盡則瓶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國家之防禦疏略可知矣若夫營之兵以衞京師也朝朝砲震如雷乃馬半羸而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虜寇也處處甲光耀日皆勇於挾上而怯於臨戎外衞之兵似備征調資守禦世操練虚文騎射故事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

衛奚頼總之出卒稱百萬無能攻能守之兵武弁豈止萬人無三戰三捷之將其餘郡邑之武備全疎庫無干戈門無矢石城多頹廢誰是修築之人鄉有村落殊無保障之法官運不足糧草民不曉用兵設有千騎横行家家無活路萬人圍困處處無堅城臣所爲四等亂民一倡萬應當此之時邊軍固壘不敢動衛所守城池不敢動討無所出必選丁以怨民鬬怨民誰與合戰以赤子攻赤子誰肯效死 祖宗二百三十年百戰山河何忍坐視臣切爲 陛下憂之

故曰人心者國家之命脉也不可失也今日之人心
臣何敢言惟望
陛下擇其無損於國家有益於天
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一事可乎洮蘭
之間氣寒土薄小民無計爲生則織造毯販以糊口
自傳造以來數目限進宮府散流閭急於星火百姓
苦於催逼遂棄農桑毯線者數十萬而東之作者聚
數百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疋
且是物也晒晾不堅則蛀蝕生風日太頻則紅色
易落多積耗必久積無益於山西之紬㽈松之紗羅

段絹歲額已自日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爲一縷一絲皆出民力與其積於無用勞費財空孰若定以有常隨取隨足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則造一年預造一年是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幾那借工銀將餘補乏以無假於 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爲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靑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搥髓之民望 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內府宮庭自須

亦未備採木之苦況陛下聞之乎自一木言之丈
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或孤生仍崖或叢長千里紫地
雜居之處毒霧常瀰岩谷最寒之間人烟絕少寒暑
饑渴瘟疫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
移臨淵作橋越山引捧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
步倘遇艱難之處跌傷壓死常至百人蜀民語曰入
山一千出山五百若可知也至於磕撞之處豈有傷
痕而官責民償謂不合式經年累月挨到河邊待秋
水以漂沖多轉折而底滯依然無用重去伐山海木

一根官價雖去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不止萬金且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所願寧居安若太山邦本固如盤石即茅茨若神堯卑宮如大禹何損九重五位之尊益昭二帝三王之治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廠之災是也見今大工木料業已報完採辦新枋止需後用倘少其數已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大害伏於大利之中也故寧國告匱則一開而饑饉告急則一開如嘉靖年間

開河南礦洞勑該省撫按誰敢侵剝殃民南陽等府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前歲子食父肉人食鷹糞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菜色未變生[illegible]亦稍回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皆倚辦於殷實戶而民多累死臣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避嫌則陽巡撫馬鳴鑾前與臣書謂六十餘頃之地常聚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人開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槩知矣今礦稅無利散民間而坐數納銀民亦不能

支括庫銀而無礦代解欽差二使亦有從實開報之
心而仲春貪殘肆虐爲攘奪侵欺之計朝廷得一金
郡縣費千金有司不敢聲說撫按不敢上聞此豈
陛下開礦之初意哉伏乞勅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
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捏害小民如仲春者必誅
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官店租銀收解令趙承勛造
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采權重
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
陛下以萬乘之尊享萬方之貴何頼彼錐末之微財

襲此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
四千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旣有四千征收之銀豈
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今勢豪之家用僕開
店所在居民尚且忍氣吞聲莫敢與較而況朝廷遣
使賜之勑書以太山壓卵之威行密網竭魚之法民
間之苦無聞可知縱使內臣廉靜不擾市民而長隨
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有掛搭強吞横嚥獨占羣
侵內臣無由知冤民何由訴大楊村張家灣南通省
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今陛下鎖此咽喉不

及一年商賈不至緩急之用將安取給不獨此也都下近日訛傳有太監營求鎮守之說極知此言無據亦足驚擾人心蓋正德年間曾差鎮守矣致九邊搖動四海驛騷太監數十萬人流毒幾省我 皇祖登極盡取回京萬頃 皇莊盡還民業而人心大悅天下始安實錄見在可考也臣望 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如有遲延短少罷斥其官是無減額銀兩有光聖德此一舉也而畿甸之人心收天下宗室不減數萬皆九廟

子孫天家骨肉也倘罪不赦則　祖宗自嚴楚王毫
無惡狀而王等乃奪錦襲以徹地神奸精天大謊籍
隔數千里而冒認王碧子孫事隔三百年而揑稱受
寄財產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
王奪錦襲肆不恭之狀人人弗堪楚王抱不白之寃
但日慟哭所幸防範得法竟保無虞有如楚王銜恨
自殺　陛下何辭以謝　高皇帝之靈且傷大小宗
藩之心切中外臣民之齒此兩賊者罪應誅死　陛
下不正法司而並令厄籍　恐奸宄操恐嚇之權善

良無自必之命士閧告訐萬姓驚疑誰無仇人難逃
怨口所關世道人心良非細故矣夫爲善不二成言
改過何妨更令　陛下綸音令彼處巡按御史梟示
兩以使天下曉然知　聖天子之明正三尺而親睦
九族也將疑議盡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崇信伯之
貧逼國所知也其籍珠寶之誣亦國所知也始焉
懼於科道之風聞嚴追誠不爲過今也眞知崇信伯
之枉冤又禁錮之實害無辜矣聖人舉動正大光明
陛下何不直示聽言之快嚴緝揭害之奸還費甲金

革去之祿復丑城廠衛降勑之官釋王坤贊大義之罪所謂過也無傷日月之明斑然慨然益見乾坤之度此亦舉也而動成之天心收拾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應輕應重大祖既定為律情重情輕列聖又稽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主是也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當聖心故司官遷就狀逃譴怒如往年陳恐等以懸購家產坐盜王亞第以知情藏匿擬徙魏常照等誣

留書稽查擬謂皆臣等欺天罔人以自廢法 陛下猶以為輕俱擬處死矣如近日李言等本非把持也而必欲擬罪張瀚等預支廚料也而必欲追銀夫財庫本無揭尾也而必欲監王進忠等必欲坐盜此皆真屈真枉 臣等不敢執奏而 陛下亦知其冤 臣願 陛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 祖宗之法而回屬之人心收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下求賢之詔賞直諫之臣者誠知天下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不重也比年以來新進小生好

稽名節遂激　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旣多選補皆罷以為天閽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見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四海皆存叵測之心而人君不得聞不敢言之語此一時之快而他日之憂也願陛下思　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為國家不為言官擇監候之曹學程還去歲之秋道檢建言得罪之逐臣分別召用應復除者即與除復應行取者即為行取以後如行進

原缺

期或為屬國遠戍或言兵餉難圖甘心剝膚之災䄂
手燃眉之急諺曰小費偏請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
旦夕矣而我計必須歲月願　陛下早決大計併力
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糧一物十費措辦既苦
轉運尤難若干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多今十庫
諸貨各廠物料粗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亦多
上納歲歲陳陳可惜萬姓膏血化為一房塵土倘每
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晒晾不堪者嚴監收之刑朽
腐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為美出陳易新但一年可備

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船既不匱乏之國用亦
未暴殘民財 陛下若留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
納之人心收京師者朝廷腹心之地也 祖宗時常
徙富戶以實京師富民者貧民依以爲命者也今京
師貧民不下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
米則烟火絕有如庚戌之事京師愈嚴雖有倉場止
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戶止備緩急勸借之資者
商人有預納稱貸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
替而上富貧自暴民聚衆多徒奸民設計騙詐遊食

者坐耗民財淫法者誘奢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
印結之難捕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番狠如翼虎
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盜奸而下富貧自房
號重于優免之濫科派苦于各色之多一身衆役一
事衆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
寄則並藉家貲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
犬豕彘大半餓死人一出而親戚骨肉不當收留而
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皆解衣而們目大
小陣家盡市行而巷哭萬民觀者短嘆長吁臣曾見

之掩目酸鼻此豈非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
牽百口難辭陛下知之否乎知之當必怜之矣又
有刁惡乘機恐嚇良民捏稱寄其贓我欲告首廠衛
挾執用利不足不休明騙錢財誰致喘息半年之內
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知之當必恨之矣伏望
省不急之工納禁監收之鋪墊嚴騙奪之刑重需索
之罪請差役之煩定優免之責慎抄沒之舉而都下
之人心收列聖在御之時亦有官宦宮妾然死于箠
楚者未之多聞也此皆當年皆賢而今皆不肖耶豈

法宮當年皆疎今日密耶難言之矣蓋　祖宗憂思深遠故體悉人情　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重廣廷之內血肉淋漓宮禁之中啼號悲慘寃䰟夜泣徒為愁雲怨鬼宵吟積為厲氣吉祥之地豈宜如斯且惟天為萬物父故上帝惡殺元后作民父母故舜德好生民間千恩萬愛長男育女不足以供須刻之怒故上殿者愁死不如無生入宮者賣生即作賣死　臣望陛下發慈心動惻隱視如觳觫之牛湯火之雞可乎且宮衛近地難入外人護愛聖躬惟在此輩今環門

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誠中藏險詖懷朝不保暮之懼何愛九死一生之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臣望法令不嫌於嚴鞭朴不至於死則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萬事嚴肅惟朝門晏安早閉誰敢與邪起奸　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奸邪之窺伺熟矣守衛官軍虛應故事耳乃宮鑰仍舊早進令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

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 望發宮鑰于平明放軍夫于日昃事非軍國緊急愼無昏夜傳宣 陛下豈不曰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日之人心惟 陛下愼之章奏不批先朝未聞有如今日強半留中蓋疏之照入也會極有簿疏之進奏也外庭不聞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于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言于外曰進獻矣 陛下知之乎今 陛下精明中宮謹畏必無此事臣 恐聖子神孫守為家法當有

一遲[illegible]妍則何變不起臣願自今以後留中章疏每
日御前發抄覽揭帖一紙內開某疏某疏未奉批荅
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具繳還御札原本乞批
知道了三字發該科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
猶無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防臣觀陛下昔日步
禱郊壇發金銀賑濟非忘民者朝無一疏之壅疏無
四日不下非怠政者乃今章奏半停民愁罔恤當此
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患不富耳自古
帝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陛下試

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乎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欲富則天下安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奪民之欲者民共奪之天下貧窮財盡未有甚于此時矣 陛下織造燒造日增辦取採取益廣歛萬姓之怨于一言結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竊痛之使萬里江山千年如故即乾清宮一無所有誰忍使 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之聲愁嘆之語甚不堪聞

陛下聞之必有食不下咽寢不貼席者矣臣觀今日

之勢如坐漏船水未濕身如臥積薪火未及體幸

陛下之逐發屋而急起臥也不然積千千年決于一

旦日陛下雖有千箱錦繡千笥金珠豈能獨享哉

前代覆車後人永鑑蓋人心得則天下吾家人心失

則何處非仇臣老矣鬢白齒落恐不得以太平終此

身又聞小民牆穿地窟以防兵縉紳買山庄以避

亂臣見此光景仰天痛哭曰臣民如此 皇上奈無

人明目張膽敢為 皇上發一透徹之語又奈何臣

一點血誠籲天叩地寢宿七日神思萬端難裁切迫

之理敬上憂危之疏若一言虛誑有駭上之心則九
廟神靈奪臣之魂　陛下倘信臣即將臣所以言者
慨賜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宮中之勤以勤蒸
政推利國之念以念蒸民將人心權悅天意轉回當
守其富常守其貴端居大寶之尊無限金珠自在何
福如之倘疑臣耶乞召三輔九卿大小文武百官一
一面問果謂民情安妥臣語張皇臣願解衣而投鼎
鑊延頸以就斧鉞爲人臣妄誕者之戒臣所言天下
大計臣具疏未敢告人望　陛下密行臣言若出

聖意久留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驗使臣言而驗 陛下雖悔將何及耶冒犯天威罪當萬死不任席藁之至

亟遹庶政以保治安疏

許弘綱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七年六月

臣以孱軀乞閒休整誤蒙起用洊歷今官襪線微長自度無裨衮。臣竊觀明政患在不通。臣忝是司義難默默躊躇數月敢為 陛下竟言之臣聞天下之大政有三曰理財曰用人曰聽言而已三者理亂攸關自古及今未之爽也食貨之需古稱泉府謂其周流無滯若水之流行耳 陛下臨御以來固嘗免田租發內帑天下稱仁矣自小人進而礦稅日嗷嗷也剝

髓剝膚椎埋肢箠既激之而使變復威之以必從良民半在桁楊循吏動遭桎梏猥云有裨國用不過都著進收而已曾出一緡以襄大禮發一貫以濟大工乎以有限之物供無限之求舉有用之財置無用之地毋亦謂紙縢扃鐍之既固可安坐而享之不知寃鬱薰蒸奸雄睥睨內府久爲怨府錢叢且作神叢一朝有急將誰爲之守此臣所爲太息也 祖宗與建諸司各有職掌雖當極治誰能廢官 陛下始未嘗不加意登庸而未寢厭薄也借事而逐之不啻發蒙

積資而進之不啻轉石閣臣缺矣太僕缺矣臺省諸臣缺矣甚者一蒙屏斥無復賜環一經左遷槩停銓敘將毋曰吾操此術以牢籠庶幾舍所學而從我乎不知士各有志豈皆戀戀一官獨惜夫舉天下人才無足當 陛下一盼而 陛下之所恃爲股肱心膂者十無二三差瑞與什佰遊棍也天下有事此輩能折衝禦侮以收蕩平之績乎能伏節死義以酬恩眷乎事權日攬而主勢日孤正路日湮而倖門日啓此臣所長太息也 陛下深居大內久不接見羣臣上下相通

僅存章奏一線近年以來漸而不下俟期矣漸而留

中不下矣又漸而多致不省四方災變見以爲張大

而不情諸司抗章見以爲阻撓而不順甚者追其既

往而禁錮建言塗其將來而遲延考選是以天下無

一人言而後快耳夫批鱗折檻臣下危之明君之所

爲藥石而求也模稜順旨臣下便之明君之所爲鴆

毒而遠也　陛下諱言誰不以言爲諱它日奸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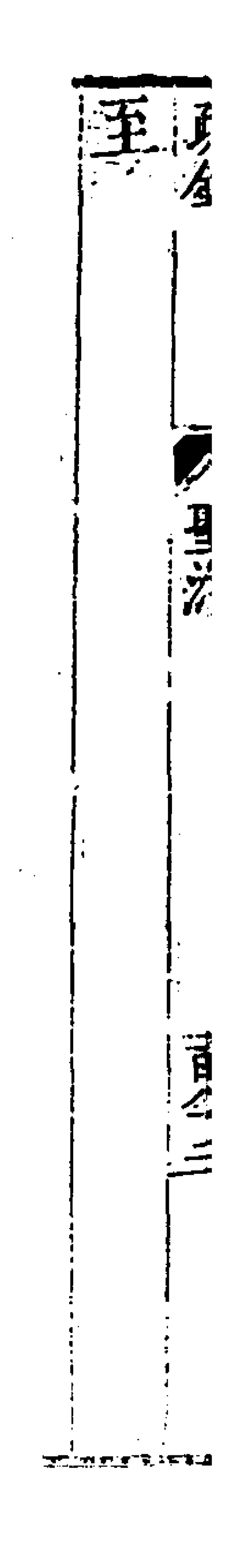
外變出非常無肯觸雷霆而叫閶闔禍乃移之　國

家耳此臣所爲長太息也夫天子以一身托于兆庶

去留聚散其機其微故必人主自以天下爲心然後天下共以人臣爲臣宋祖有云朕心日行天下一兩遍正爲此也今進獻急于星火而以軍需國計爲贅疣儉志信若蓍龜而視法家拂士如冰炭則四海九州 陛下固已忘其爲己有矣且天下大勢如人之一身理身者痛楚不禁之憂而痿痺不仁之患何則通者易生而痞者難治也私帑之營腹心之痞也人才蓬壅手足之痺也章奏之寢耳目之障也有一于此尚虞不測況兼數者有之弗戒歟方今百姓相與怨於

野土崩瓦解若不及夕而　陛下方且侈瓊臺之積
新太液之舟趣玄殿之工角堵牆之射用以耗敝官
民而自明得意不亦異乎夫人情方有所向遽難轉
移迨夫欲滿意闌未有不幡然厭悔者此固　陛下
厭悔時也倘念　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原當好爲
瘡痍凋瘵之遺黎不堪重困長物有盡令名無窮酌
量地方有無肥瘠將一切中使以次第撤回責成撫
按諸臣拊摩輸肯以甦民命於既危收人心於既失
各官起者起補者補陞者陞考選者依擬中外章奏

悉付外廷覆議可否早見施行一洗猜疑憒徹之私
共成俊偉光明之業天下幸甚即礦稅旦夕未罷亦
請毋撓撫按之權以資彈壓更易差使之貪肆有蹤
循束不嚴者以示創懲法既平事亦不廢不然文臣
一應錢糧互相覺察而獨濶畧于內臣各官近侍往
往小過被刑而反縱容于遼遠　陛下亦何詢于天
下哉此猶今日喫緊　臣　敢特揭而言之夫結舌于公
朝友唇于私室　臣　之所不敢也處堂不戒旋及噬臍
臣雖欲言嗟何益矣　臣　干冒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



歷陳國勢病由以保天下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

嘗聞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失小義有緩急其辯之早也竊見近臣以來國事日非時政日異正言讜論如水投石豈不以邊烽不起四海無虞吾遂可以恣意縱志晏然於九重之上哉不知其勢甚病其機更甚危也臣請歷陳其狀蓋不敢不忠而惟望於明主之垂察也臣自束髮登朝正我皇上御極之始郊廟必親朝講日事用人未

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
修國有餘粟民有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也蓋
自火酋內訌而國之費侈矣自哱拜外叛而國之用
匱矣雖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
本之役興矣夫謂朝鮮貢獻之邑也脣齒之勢也爲
之屯兵鴨綠以爲聲援可也爲之收復王京因而宣
捷可也爲其危亡不保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
出此無端驅袵席之赤子勤瘴海之外夷奪有限之
口食塡無用之絕壑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

若海內驛騷其於中國毫毛有裨哉如曰彼我之衛也不救非所以爲智乃實不足爲衛矣如曰彼亡我且鄰倭也不救非所以自保今我九邊毋毋鄰虜矣如曰彼夙志忠順也有之非所以爲義然猶勝爲敵人之所取矣且今亦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一失計而國家遂索焉不能堪矣又未幾而播酋之難作矣夫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之事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

更夕改二三其政彼曾之習見我如斯也遂睨然有輕中國之心而役焉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刼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於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贊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畧相當是其終必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國家遂耗焉不可支矣乃者天不厭禍黃河又決夫此黃河也亦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細故也非遠憂也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

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洳河恐終不足恃漕運恐終不足濟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卽使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民旣無食雖羲皇再世堯舜復生亦豈能保蕭墻之內耶治之而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之於民而民不堪也取之於官而官無應也失業之衆歎食愁衣不逞之徒窺端伺釁一旦羣聚河上是借之地也是爲之所也一夫倡亂勞民競起投鋤攘臂謀於版築之間登高遠呼奮於饑寒之後義不能

止法不能禁雖使管晏之智賁育之勇恐亦無方收
也此有識者之所憂而時俗之所忽焉者也與大役
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
故此一役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此危機也上
而陵園下而民生臣猶未及言也夫前之失計既如
彼今之大患又如此譬有人焉血氣充足筋骨強盛
本無恙也今日生一瘡一誤之而身弱明日又一瘡
再誤之而身危既已弱矣既已危矣突而大毒出焉
不在四肢不在皮膚而適當腹心咽喉之際不治不

可治矣而不愈不可醫身不自知其端醫人莫能名
其狀當此呼吸存亡之秋瞬息不保之日而尚爾縱
欲肆情犯霧蒙露即金石之軀安能當此銷鑠哉而
況百孔千瘡又豈蘊隆崇結待時而決耶即今太倉
無三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餓小民皮骨飫飽於豺
狼四海脂膏橫填於祭藏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
轉危而為安易亂而為治無如前日傳奉之　聖諭
矣故礦稅之旋復臣衷必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
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良之當亟收無辜之復繫臣

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改蓋　聖心原無不照　聖智原無不周故　臣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惟歷陳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　皇上清宴之暇平明之際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額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穆然深念毅然猛斷前所傳諭務在必行虧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而更旰食宵衣側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盡祛近日之弊一還當年之美將見在廷諸臣莫不洗心滌

處務力回風必勤必慎必公必廉其解倒懸之
責維新之政此此猶救時之策所謂尚得其半者也不
然民心不可再傷事幾不可再誤苟且耽延一復一
日蕃毒一潰莫可爲也已惟 皇上留神照察施行
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直陳天下受病之由以光贊聖政疏

王元翰 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最謭劣誤蒙 皇上作養史館改授諫垣遭際可謂厚矣思古人云得志不爲宰相則爲諫官謂宰相能行其志諫官能言其所行之志今得罪吏科將已逾月追惟候補銓覆時見天下景象大壞極敝幾至不可收拾竊欲進一言不識忌諱之語會三易草而不果於上頃者伏覩 皇上斷自宸衷渙發明詔割愛改步忽日月重輝乾坤再造敷天臣庶罔不舉手

加額呼大聖人之作爲眞超出尋常萬萬因念　祖
宗垂澤閎遠遂覩國家永永太平之祚端在此一舉
矣書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無疆
之休詩曰令聞令望四方爲綱以質　皇上舉動卽
詩書所稱何以加也顧在上之轉移則甚神而在下
之積弊有未滌恐非所爲上下勤恤共迓天休也臣
敢以聞見最眞時事最切者列爲數欵爲　皇上陳
之冀少垂聽焉一曰責法令之行　祖宗立國規模
超軼異代傳至于今承平日久兵紀頽廢也而强不

如前代財用蠹竭也而富不如前代有識之士甚爲痛哭乃夫天下猶晏然無缺者凡以祖制極備盡善卒無亂形是本朝今以法制立國者也邇年以來各衙門漸覺苟且之念遷就之弊牢不可破一事之來漫無成畫及其事敗也又無所歸其咎一官之缺爭爲避趨明知其非也猶姑以應其請是以至有昨日之令而今實非矣凡此恭且遷就總之趣於顧皮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廢愚以爲當責行者此也二曰專會推之權國家革中書省設六曹六曹各有專司

祖宗慮爲至遠邇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二三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矢公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者乎會推之久行也又豈無居爲奇貨乘以樹恩藉以償債者乎此欲以示公反以濟私至使天官柄衡者化爲旁觀晝諾甚可笑也寧不如衆會之推總歸之於吏部其舉之而當也我得以分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罪況乎津要之地神髓畢聚鋒鍔縱横一開分散之門大啓奔競之路所係非淺臣愚以爲當專一者此

也甚矣慎名器之重國家勵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縶纓小物也孔子惜之唐官卑僚也明帝難之蓋其重也況制誥之詞人得以爲榮今且長篇闊麗溢美爲玉瑣屑斐亹下至交而四六甚至敘及家世之私帷聯戲徐之谷矣非簡重之體也且皇命不既輕乎矣古稱卿傳遍於內閣六卿憲長而已何可假借得與南部卿貳備而卿之矣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矣夫非稱謂之體也且言不既褻乎然此猶曰無甚關於治亂也至若京堂之濫則尤近事之可駭

異者舊制臺省遷轉一內一外內者爲優外者非得
罪於清議亦不爲劣轉也切見兩年以來科臣之內
轉猶止五員臺臣之內轉業已三十餘員矣一時京
堂濟濟摩肩接轂至篩棍爲之價高其間固多才品
卓犖素厭人望惜其推擢之晚者亦有資俸最深遷
轉壅格不得不然者此何時也而職敢求多惟是京
堂之所貴者爲其少也假令入不復出人盡京堂則
京堂亦何足貴且此官去開府雖近然節鉞之重必
採聞望之隆物極過多多成壅塞矣惡能必外轉之

皆鈍而内轉之皆捷哉則人何得專借京堂爲也臣愚以爲當愼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詔國運之盛衰本於人材之虛實故隆古之世必曰野無遺賢夫賢者遺之則朝廷不得用小人進而禍隨之矣頃讀恩詔起廢一款有除永不叙用外一語切以爲似未均也夫諸臣之謫遣者有分別總因觸犯 聖怒有重輕今 聖怒既釋則天度自恢同一建言得罪何忍使覆載之中有棄物不得與於並生之列哉如其人而不肖也則亦已矣如其人而賢也乞 勑吏部

分別起用以盡其能天生有用之才使之養貲丘園枯槁巖穴甚爲盛世惜也臣愚以爲當克廣者此也

五曰嚴奏辨之體國家設科道兩衙門專司言責天下之利病百僚之奸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耳目難徧人情之隱微難知豈無一二風聞言事者切見近年以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辨擾一辨未已繼以再辨再辨未已叅以駡詈如此必盡糊言官之口不彈一人乃爲快乎夫刑賞聽之朝廷是非歸之公論若盡得揭辨而後聡明豈言者語語俱屬鑿空辨

者事事粹白無可議乎殊非修省之道也惟此風不已小臣倣效有至上書自叙其功日新月盛壞士夫隄防損朝廷威重成何世界臣愚以為當嚴禁者此也抑臣猶有說焉往者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厚而不薄神氣張而不弛元氣在人之天機皇上天機既自為轉動願永堅意念培植自遠臣不憂元氣之不厚神氣在臣僚之精神臣僚精神無人提掇恐散漫之久化為灰頹臣實憂神氣之不張乃提掇天下精神則又在吏部與都察院耳自李戴温純二

臣去國懸缺未點仰窺　聖意淵遠必簡在有人爲慎重其官故慎重其人但此官進退人倫風表百司所謂提掇精神以振張神氣之人最爲喫緊者況朝覲在即外察不遠尤不容遲則銓臣之案與憲臣之長宜亟下也　臣遠方下士念亂熟衷雖不識時務亦不敢摭拾浮辭如一得可採伏望　皇上檢發施行或于士風吏治不無少補矣

聖政通而忽滯請破機關以終盛治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竊自萬曆二十年以後 皇上狃於治安臣下怠於輔導以致上下乖離天地否隔礦稅繁興章疏時滯四海鼎沸盜賊烽起天下已浸浸有不可為之勢矣幸賴九廟神靈大啓天聰適值 皇孫之誕遂臻維新之美罷礦分稅起廢用賢命下之日朝野歡呼不意流離之後更沐滋澤如此不意否隔之餘更值泰交如此可見 聖明之心瑩然湛然原無塵滓只是

臣工開導無術致有昔年之過舉耳豈謂兩月以來已明而復蔽已通而復滯耶蓋前日礦稅之罷也逮繫之釋也廢閑之起也臺省之用也章疏之通也此自 聖心神明眞見其有不得不然者此機也乃轉亂為治轉危為安者也正孟子所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者也然臣下之欲達此機者為忠臣為端士臣下之欲滯此機者為佞臣為邪人蓋忠臣端士志不在私惟欲乂安社稷報效君父汲汲皇皇日望 皇上

之為堯舜故見聖政之維新也喜喜者何也以國家復安太平有日也佞臣邪人志不在君惟知貪戀爵祿保全身家戚戚孳孳竊恐　皇上之為堯舜故見聖政之維新也懼懼者何也以朝政且清己身不容也夫公私不同道薰蕕不共器臣下之操術既殊則主上之兼聽不易乍行乍止或作或輟機在此矣乃若察其忠佞辨其邪正則亦有法固無難者彼忠愛之臣讜直之士心術正大言論明剴內外並無攀援章疏絕不顧忌英君誼辟方能收納尋常世主必不

見容者用則盡其職不用則盡其心利害禍福彼固視之漠然耳使人之言其甘如飴使人之情其深如海或微以浸之或怒以激之或陽救而陰擠之或明諍而暗誚之言在東而意在西貌在彼而心在此千方百計以結左右巧伺神鑽以苟富貴蓋患得患失之心勝故如鬼如蜮之術工朝夕祈求惟願　皇上不視朝講不下章疏不罷礦稅不起廢棄不用科道彼方得以揚揚肆志竊上威福閃爍支吾以託其不肖之身更不知天下國家爲何物更不知君父爲何

人及至民怨已叢天下瓦解惟有抱頭鼠竄背主而
逃耳自古及今邪佞之臣往往如此固未可一一數
矣吁可恨哉必皇上心包天地明並日月內外諸臣
平日行藏難逃洞照乖且疏揭俱在睿覽果孰利於
聖政孰新孰不利於聖政之新即此思之則忠佞立
判黑白明分又何俟懸臣之曉曉哉蓋時政之美惡
近事之臧否諸臣言之甚詳 皇上察之已審臣不
復贅故惟探其本原之地陳其安危之機密勿親近
如有以巧詞危語弄智使術於以弔聖心而撓新政

者願我　皇上反觀而亟去之不然覺之不早斷之不力枝延蔓引遺禍日深豈所望於聖明之主哉嗟乎嗟乎　皇上之心眞可同堯舜之心　皇上之資眞可爲堯舜之資數年以來乃爲一二固寵嗜利之徒阿狥欺蔽俾聖心時惑盛事不終有君無臣萬世而下令人扼腕於萬曆之世也豈不惜哉伏望　皇上反求前日之心太奮雷霆之斷從諫如流用賢如渴已發德音務在速行成始成終有首有尾如是而天下有不受福萬世有不誦德臣請受面欺之罪若

謂 皇上原無意改行故遲回猶豫若有若無是以
天下臣民爲戲也是以 祖宗社稷爲戲也 皇上
敬天法祖無怠無荒必不其然惟 皇上亟賜垂察
施行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 無任悚懼激切待 命
之至

乞發章奏決用舍以成盛治疏

曹于汴 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四月

伏念臣一介草茅遭逢聖主往歲跧伏田野忻聞聖治更新竭蹶赴京依光日月乃於途路之閒見旱荒千里鬻子流離綱紀頹靡老成凋謝竊意 皇上此時必當簡賢斥邪圖治不遑也即叩闕庭叨伏舊職又見各署半空諸務停閣滇中民變塞外虜驕竊意皇上此時必當簡賢斥邪朝夕下也何乃入春以來科道露章糾劾官邪不下不報中外大僚被劾求去不

報銓部推舉陞除行取起用不報臣誠不知其所解夫　皇上守　祖宗之鴻業必遵　祖宗之家法按厥祖制固將躬御前殿面決章奏者也即世廟中年深居靜攝而批答割決如流水無壅是以中興之治遠繩祖武未有朝御既虛章疏亦閣者也臣聞主令不下宣人言不上盡是謂國鬱人鬱則病國亦宜然今之國事鬱塞似亦極矣夫上下需同非國之福言官結舌不言斯爲溺職大臣被糾不退是爲貪戀倘果才難終棄則異日之輿論自昭即或有所容留須

部院之公評始定蓋部責在藻鑑品流斥陟臧否誰敢偏護阿徇自干指摘至清議甚重神明難欺萬一毫諉之言少涉頗僻則人非鬼責必且交孝矣奈何建言者十彈而十不答竟成空語求去者累請而累不得聊且羈留言者未蒙樂受直以抑其芒顯被言者匪貽于眷適以甚其坐平且望退之人既不獲退而應進之人復不獲進徒使杜門躊躇者冐濡滯之嫌非所以明節也待月淹遲者抱消磨之嘆非所以鼓氣也大僚無節小將化爲繞指此時奪氣他年何

望其揚眉尚欲其盡體國於平時伏節就義於有事
當亦難矣豈非士風世道一大關竅哉嗟乎御世貴
在維風自當長慮況目前業已肇禍更費支撐即如
滇中之變孽起楊榮固勿俟論乃陳用賓者累掛彈
章已經察典意氣消沮終歲閉門其無以懾貂璫之
横弭軍民變固宜耳昔也交章彈之不去今也交章
彈之仍不去豈其釀禍者能定亂也迨萬里亦徼
皇上之幸耳由此以推則致仕之督臣羈身宣大安
保烽燧無驚掛議之撫臣未奉宸斷終非局面之結

部臣求去久矣何以綢繆天下閣臣求去亦久矣何
以弼賛　皇猷在聖意淵穆不測在諸臣進退不明
在言路阻遏不伸在國事叢脞不理夫國事誰之國
事而　皇上不自及計乎至於一署鈌官一署廢事
署署鈌官署署廢事左支右吾此圮彼墜巡方可無
御史御史可不復命代庖可綰數篆數篆可綰數年
虜以礪伺隙我猶無師無兵河上方憂動衆倉中不
慮無炊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令甲弁髦典制束閣上
失其法則勢移下玩其上則思逞一旦決裂胡以收

拾豈不可懼哉伏望　皇上俯將一切章奏留神檢
發採公議于部院運乾斷于聖心當去者令其早去
祛縶吝之風亦體辱殆之耻當用者令其效用豈真
股肱耳目之充竟是元首腹心之衛精神既振血脉
自通士風自正百度自興法紀自彰奸宄自息民心
自貼虜情自戢　皇上維新之美自可終譽萬年磐
石之安在此一舉臣不勝激切之至

乘時發政以臻治平疏

蕭近高 戶科左給事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

臣惟善保業者莫要於惜時繁而難周者事也往而不返者時也先時而理則必以憂勤基治後時而圖則必以怠荒基亂覽照前世無不紀為鏡戒如周文之日昃不遑姬公之坐以待旦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也如伍舉以阜鳥諷楚莊陳蕃以三空規漢帝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時乎時乎豈非理亂之機興亡之兆乎我祖宗朝奉天勤政因時作事凡諸

大政之舉行立爲定期確如金石信如四時列聖相
承靡有愆逾即我　皇上萬曆初政何嘗不裁決如
流靡有壅滯胡至於今而政務稽緩日甚一日將大
壞極弊而莫之底止也如大選之期定於雙月二十
五也今臨選時必以改期請矣大選前幾日必有急
選也今十二月之急選至五月而始下矣三九月銓除
教職此定制也乃今年三月之教職至今尚未就選
矣三九月恩軸用寶此定制也乃去年九月及今三
月寶俱未用矣冊封藩國每年必於四月臨軒俔須

誠重典也乃今至五月尚未題差矣貢生之廷試四月其定期也今亦改至五月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近者歷數月遠者輒逾年而不得一報可果豫乎不豫乎事果立乎不廢乎且非獨於此也三載大計羣吏吏部都察院事孰有大於此者今冢卿臺長之席積塵已數年來春大計誰為之主持乎邊釁有端狡謀匪茹督撫責任至重今典者不得補以致去者陞者不得代首尾牽制彼此稽延豈必待邊疆失事而後為之圖乎六科額設四十餘員今缺者

強半十三道御史額設一百餘員今在道管事者僅
三數員而已而行取至闕下者又虛度數月束手候
命而莫知所稅駕也閣部大臣為諸臣所論列者即
未必一一當聖心然 皇上何不博采公議裁以乾
剛明示去留豈不光明正大為激勵世風之一大機
哉今欲去而不允其去當補而不聽其補也凡此皆
軍國大政所不宜一日緩視者 皇上皆稽而不下
在宸衷以為此可示不測之威權而不知中外之聞
且見者且妄意宻勿之倦勤如此在臣工夙夜匪懈

孰敢不恪共乃職而明命未須何所奉行必且天工之坐曠矣譬如家督治家夙興灑掃及晨而炊爨晦而息經營趣辦必以其時脫也日月而始灑掃日晡而始晨炊識者必覘其家道之衰又況於人主以天下爲家者乎前旨方行後事迭迫棼而不爲理急而不及圖矣 祖宗之故實虧明作之令業不意赫赫聖明皇皇盛世而有此因循委靡解散之景象也先儒有言曰王者敬日伯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之夫亡而後知之則國之什敗

不可勝悔矣又曰大禹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非爭其先也事得其時也今之政務怠荒玩愒時日如此豈惟無望於寸陰之惜王覇之畧而危亡之形已見矣昔唐太宗英主也貞觀之治庶幾成康而魏徵凛凛危懼有不克終十漸之戒 皇上嘗罷政要勿進陋唐皇於不處然誠觀今日之治視貞觀何如哉臣為此懼不憚苦狀望 皇王法天行之健凛時幾之勑寧先時毋後時寧視寸陰為大璧毋蹈怠棄之覆轍凡諸大政務率由國朝舊典一一照常期舉行

夫一夫善射十耦決拾一人厲精於上而百司庶府有不凛凛精白以承休德者乎於以轉危為安易亂而治以隆新政以光祖烈是在今日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極陳國家治亂大關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

頃者聖母六袠元孫初誕恩詔既布旋復中尼不知皇上之發此德音也以前數事爲善耶爲不善耶如以爲不善也則不當於聖母六袠之期元孫初誕之日而汲汲此舉也如以爲善也則當成始成終日新日盛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又安得遲回停滯不克有終也嗟乎嗟乎此國家治亂之關非小小行政之差用人之失而已蓋此關一轉可以收人心可

以系國脈此關不轉則民生日以蹙國勢日以壞本實先撥大命隨之矣此臣之所以痛思泣血不得已而復有所言也然道路所傳其說有二一謂前日新政原非上意不過一時喜心行之故旋開旋蔽者臣以爲　皇上聰明天縱剛斷若神前政改行自其睿智獨覽九廟神靈實式臨之安得謂之無意求治而忍於忘天下也孟子曰謂吾君爲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臣不忍信也一謂首輔沈一貫恐沈鯉朱賡逼已之位既忌其每有諫說形已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已

欲壞其成故賄買左右百計相傾或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或借秦指漢以激聖怒遂致一應好事俱不得
行者臣以為四時成歲孰非天工股肱惟良總歸元
首安有共事同僚互生猜忌徒快己私不顧君父少
有人心者亦不忍為而肯輔安忍為之且聖明在上
幽隱畢照萬一覺察罪將焉諉故雖人言嘖嘖公憤
不平臣亦未敢信也反覆求之不得其故豈
皇上
習見承平以為天下治安耶抑輕視萬機以為叢脞
易理耶恃仗祖德以為慶澤方遠耶依憑圖讖以為

景運亚隆耶然自古帝王無不席祖宗之休德自古
帝王亦無不備昌熾之福祚承之以善其興也勃焉
承之不善其亡也忽焉故曰惟命不於常天命祖德
豈可恃哉乃若時事之艱國勢之岌臣請得而備數
之夫自朝講久廢人心玩愒大小臣工有如贅疣泄
泄沓沓朝不謀夕且上下無章名分倒置忠佞混淆
邪說橫作閣部不成閣部臺省不成臺省公座虛擁
杜門強半所謂烏不爲烏鵲不爲鵲者也語曰民主
偷必亡今不特偷而已亦可畏也京師之民苦于商

役供應鋪墊日費千金一切包納毫不給值毋有僉報家破人亡下強梁者借以報怨奸詭者指以詐財無罪無辜動至滅門夫誰非君民何不幸而生于輦轂之下耶　皇上試一體訪當自惻然心動食不下咽也外省之民苦于征求今日加派若干明日帶徵若干某處既加燒造矣某處又添織造矣豐年稔歲猶爲剜肉天災時凶遂爲吸髓父北子南行號巷哭加以稅務頻煩商賈不通欲耕則無地可耕欲賈則不敢出賈夫民安則樂生痛則求死此等人心何事不

可爲耶至於邊塞之事尤不可言大將偏裨皆由賄得督鎮文武總屬和𢦤戰者掩敗以爲功和者苟延以希寵餉分爲三三一以媚虜一以交結一以自潤餉其餘幾兵分爲三三一半無衣一半無食一半死傷兵其餘幾蓋虜之市賞有增無減增者出於何項我之軍伍有減無增減之何以應敵虜以坐食而橫肆需求軍以枵腹而疲於奔命夫國家所恃惟一互市耳互市所恃惟一虜婦耳故一聞虜王病亟舉國皆驚矣今之邊事虜惟無變變則不可支虜惟無入入則

必無幸蓋積弱所致雖非朝夕之故而蓄癰一潰其害尚忍言哉夫九邊不同所同者弱戰和不一所一者欺言之寒心聞之短氣此實國家潰死之證也非遲以歲時勵以訓練誓以敵愾不易為力也嗟嗟紀綱者國之命脉也今玩愒陵遲若此矣百姓者國之根本也今內憊外困若此矣北虜者國之仇敵也今彼強我弱若此矣故當今之時為今之計雖以命世之才瘠瘵之求旰食宵衣整頓收拾猶懼不給而況怠緩悅從若有若無以茲蕩蕩之德臨之哉彼千金

之家至細微也主者不主闈者不闈耕者不耕織者
不織則謂之不成家水火盜賊勢所必至矣一人之
身至耿小也手不能持足不能行目不能見口不能
食則謂之不成人溘然朝露理所不免矣夫四海之
大非千金之家也億兆之衆非一人之身也乃上不
爲上下不爲下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棄置國事大家
不管又將何以倖存哉故 皇上新政一布雖深山
窮谷婦人小子莫不須義而感恩 臣方幸九廟神靈
實啓天聰一日之間遂能轉危爲安轉禍爲福奈之

何又方行而忽輟也臣既非病于狂人又非愛名干進所以勤勤懇懇焦脣敝舌而不能已者一念朴忠實不忍祖宗二百餘年之紀綱法度一旦廢弛如此又不忍皇上三十餘年之仁聲義問一旦虧損如此伏望皇上鑒臣之愚省臣之言反求前日之心一信已頒之詔大振頹綱方求民瘼至於邊事敗壞尤望及早收拾日如臨敵務使弘綱細目並舉畢張行見天命常懷民心永戴祖德延于萬禩福祚流於後昆可代明聖之作爲豈不逈出尋常萬萬哉彼

道路所傳不問而知其誣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聖躬靜攝日久矣于伏機可慮乞採公道以固

社稷疏

王元翰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

臣觀自古帝王臨御天下而天下頌聖神者何修得此不過聰明剛斷並用不倖而已惟聰明則是非獨照而浮議不能眩惟剛斷則賞罰必行而疑二不能乘用以撫盈成之運垂奕世之休皆此物此具也

皇上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練事最熟中間么麼小醜弄兵跋扈乃斷自聖衷勦無噍類而臣下不能借一箸此　皇上之剛斷而運以聰明者也中間邪

正消長幾經變幻幾經喧囂乃酌自聖衷始為天下
汪之旋為天下劊之而盈庭不敢議其後此　皇上
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由今觀之凡國家大機大
計有一不先定自上先決自上者乎羣臣望風拜首
相顧吐舌始知吾君真聖人也膚謀妙識微獨售出
廷臣萬萬郎文明如周文果決如大舜無以加也然豈
皇上獨用一己之見哉亦不過採滿朝之公從天下
之是而已公自生明而明不容煬灶公自生斷而斷
不及掩耳豈其行之屢年廢於一旦用之初服隳於

求路則深居靜攝有不可恃爲常法耳靜攝之初猶有縮天下於方寸之意靜攝之久潛有隔天下於萬里之漸是故大僚任其缺而不補也権稅任其毒而不卽罷也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卽考選也章疏任其高閣而不卽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而不卽拔置也邊事任其忿相破濫而不卽禁核也紀法分義任其頹蕩凌亂而不卽整頓飭刷也方今時事孰大於此乃諸臣至焦唇倣齒不得一俞可　皇上果遑天下以自用付時艱於東流乎爲深居不出似於明

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旦暮間有不可測之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煖幽谷之寒沃久渴之心無俟 臣言之畢矣惟是持重之過 皇上藏於無原天下即於無原中出沒其機緘 皇上運於無形天下即於無形中濆混其涇渭明爲阿附之私也乃借朝廷之大典以蓋之詰之曰吾爲大典重耳而呼應之斂捷何其神實爲臭味之投也故假皮面之諛語以掩之問之曰吾爲國體惜耳而毫楮之肝膈已若告彼衷一露章此亦一露章語近踵襲而岐徑遂判於燕越

矣此露章亦不報彼露章亦不報兩見遲疑而公道
決不勝私情矣豈非進退存亡之一大機括哉呂讀
史見齊威一伯國之侯王耳一日召即墨大夫語之
曰自子之守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之田野
辟民人給東方以寧是子不善事吾左右以爲助也
封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至
吾使人視之田野不辟民人饑餒趙攻鄄子不救衛
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容也遂烹
阿大夫並譽者於是羣臣聳懼不敢飾詐齊國大治

强天下即此推之浮游之口未必眞而公共之論乃爲當又況乎以不毀爲毀巧用其毀以不譽爲譽巧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稽衆口採輿論安知不以冥冥決事誤天下蒼生也夫進退中世所時有也今日之事　皇上寧可矜濟之以曲庇之以顚倒進退之權臣子不可蔴其心以變亂是非之實[illegible]　皇上寧可洞燭未徵[illegible]潛豫之見已有自[illegible][illegible]者之時在臣子不可閃爍不先重遞密之疑以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禍凡此皆爲[illegible]　皇上深居不出故正直者旁[illegible][illegible]

勢必襍進不知小人之門固多荆棘君子之門亦有陷穽附小人者固為小人附君子者亦非君子士君子以中正視身不黨報國獨來獨往正正堂堂肯俛仰於人無益而取損哉獨其一段是非之眞浩大之氣原自横天壤沛江河耀日星世界可壞惟此不可磨滅耳臣願皇上定極思動昧爽視朝日進閣部大臣商確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面陳天下利弊是非皇上從中決發數年廢政一旦舉行數年弊政一旦改革灑然與天下更始如大明當天幽閒悉

耀爲光明矣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則天下事可知矣可不爲明鑒哉臣五年庶常七月給諫非不知緘默取榮依違免禍然姜桂之性葵藿之心自分巳定苟持議論佐國毫毛即損頂踵碎身首所不辭也伏冀聖明垂神宗社幸甚臣不勝懇祈待命之至

懇乞御朝用人省言撤稅以隆盛治疏

陳宗契 直隸巡按 萬曆三十四年八月

臣不肖荷蒙 皇上不次之恩置臣庶常讀書幾年矣更拔置言路巡視漕運六月矣然庶常五年皆依闕下每於嵩呼之節常厠獸舞之班一銜主命遂爲四方之身矣血氣皆識尊親犬馬豈忘戀主謹於庶常章句之所聞與今日四牡馳驅之所見先掇拾塵覽明知諸臣所常談主上所厭聞然而壽國綿祚實不出此雖不足廣耳目於金鏡亦聊以存於葛苓惟

皇上垂聽焉臣聞周臣之以福壽頌禱也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夫日月君德也月恒日升皆言始就明也以臣愚揣之日月之明也惟其在天也君德之臨蒞也惟其當陽也故舜之對堯曰天德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夫日月照而後四時行臣未見皇上不臨朝而百官能就理也臣嘗備員侍從望見乘輿於上徽號之時百官初見晬穆不覺欣呼動地皆稽首言曰顒顒卬卬眞是萬年天子然即以詢十年前視朝之典各詫爲異常莫能相舉以對夫視朝國家常

典也以常典而使人慕爲異事於情似拂靜攝世宗
睍政也當鼎盛而取效晚年舉動於名欠佳矧萬曆
之祚綿綿無疆從今日計之不知幾十世王者寧有
歷幾十世不一延見羣臣天下又寧有歷幾十世不
一望見天子此之爲情理可思也臣願當此聖節暫
一肆朝受賀嗣後每月或間舉數次至於先朝便殿
召對之典則斷斷不可已焉蓋大明當空羣陰自屏
正人造膝讒慝自消煬灶者無所售其上下指之私
夤緣者無所試其旁蹊竅伺之計此商宗之不敢怠

遑而堯舜之正南面皆是道也臣聞召公之告成王曰爾壽命長矣福祿爾康即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由是觀之 我陛下以弱齡握眞人之籙而必世洽王者之仁十年十歷不知底極受命不可謂不長矣壽母正位於其中天子問膳於側神孫羅列於前天下嬉嬉號爲三十四年太平天子福祿不可謂不康矣乃求所謂馮翼孝德者果翽翽其羽濟濟于庭乎不爾則 皇上毋乃各作人之化而不自求厥

章也夫庶人之壽亦欲手足強徤耳目聰明乃 陛下所謂手足者何在部院半空其曹老成不能就職被言者未必去聽者未必言去留總拂人心手足幾成痿痺此子輿有空虛之譏郭泰有疹痒之感也若論耳目則益可聾者矣十年剝蝕存者如晨星也而一鳴之斥何易十年壅滯塞者如積薪也而半通之詔何難況行取候旨之臣皆以卓異之望英邁之年果銳之氣蒸蒸向用於時 陛下乃以慎重之故過爲磨礱磨礱之過陰爲摧折臣以爲人生只此歲時

耳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人生只此意氣一鼓則倍再鼓則衰今不從其壯且倍者用之而使之落落閑曹悠悠卒歲以致勞者不休未用者不用已用者不聽不惟不聽而且徒隸御之泥沙棄之萬有緩急誰相告報臣願 陛下自爲社稷計重下簡大僚下行取充臺諫庶使邕邕喈喈以成蓁蓁萋萋之盛不然冠裳玉珮之臣稱觴於列九夷八蠻之使稽顙於庭而糾儀導駕之無人大僚庶班之落寞豈所以壯中國太平之觀也臣又讀史至唐之太宗曰朕生日不樂

解者謂太宗思其所自生故不樂臣曰不然彼以爲我爲樂人必有逢我者我樂而民則憂奈何言樂此太宗意也故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鬻子告之成王曰聖王在上使民盡其四生今陛下於民生果生之耶壽之耶無彊履始之時果爲樂耶不爲樂耶臣須以漕歷吳楚之墟淮徐邳之界達齊魯之境徧三輔之郊足迹幾半天下矣但見莽蒼千里家家告空豺虎關梁處處告急而所爲稅使亡命之徒猶虎如故也磨牙如故也剝膚見髓敲吸未

休復又歛民怨以呼嵩假孝順而獻寵術籠勢劫攫取既極其恣橫雲擁蜂屯驛遞又極其騷擾故筐篚庭實金山都是肉山而蟒玉褒加罪首反爲功首幾何不以一生戕萬生而以萬憂博一樂乎 臣聞萇弘之血三年而化爲碧今尧仍嚴 陛下者皆民血也 臣恐其有所化也此一喻也 臣又聞饕餮者之過食也不盡吐則爲梗盡吐又胃爲傷今如崇如墉者皆饕餮之餘物也 臣恐其欲吐也 臣恐其吐之而傷也此又一喻而不止此也 臣聞春秋曰聖王在上無[illegible]之

而今冰雹降於新秋王者德天則風雨順而今迅雷
轟於朝日德地則嘉禾生而今螟蝗飛於幾輔兼之
京商殘而根本撥大倉掃而腹胃空而營衛弱虜囚
叛而盟欵寒物物見祟種種堪憂獨是黃白山封瓔
林露積自以爲措之不涸之倉不竭之府不知人虛
則人有易心內實則人有覬心擣虛垂涎事在昔　臣
所稱愉兩要末可晏然已也　臣願　皇上急却諸稅
使孝順穢物勿使黜染休明而後撤使之詔發府庫
之令旦夕下焉庶乎財散民聚災去福生與周文媲

美與喬松比年萬曆之紀永永無窮萬年之觴永永

長進矣臣不識忌諱干冒天威伏乞俯念愚衷急賜

採擇生靈幸甚社稷幸甚

亟反弊政以挽危亂以圖治安疏

馮奕垣 貴州巡按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

臣惟天下之患莫病於危亂已至而人不言莫大於危亂已成而已不知莫甚於明言之明知之而自以爲不危不亂尤莫憯於自謂不危益以造危自謂不亂益以釀亂而莫之止夫人不言是壅塞之患也猶可開也已不知是蒙蔽之患也猶可通也惟明言之明知之而自以爲不危不亂坐於針錐之下臥於厝火之上傳所謂安危利菑樂其所以亡者也不救之

術也自以爲不危反以造危自以爲不亂反以釀亂
水已深而益深火已熱而益熱漢臣司馬遷所謂河
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者也欲救而無所施之
術也　皇上以今日之天下爲未危耶危而未甚耶
未亂耶亂而未成耶諸臣之言危言亂者皆欺耶皆
張皇其說以懼　陛下而百無一驗耶夫百無一驗
非眞不驗也驗未來耳待其來而大事去矣　陛下
知不諱危亂之形　臣請得槩數于前先言臣所按之
貴州然後及其他而　陛下試垂聽焉貴州古鬼方

地界在絕徼大抵皆紅仲獨犵遮服叛商者不願出
其途宦者不願入其地是危亂之鄉也然而昔猶未
甚也乃今日之貴州何如哉自二酋搆難而永寧之
闔衛危兩安爭衡縱賊出刦楷木林上下鞠為盜藪
而烏撒危楊燧招納亡命犯我疆界逼我軍民而平
越湄余之境危苗雖經勦時猶出沒各土司橫梗阻
我漢法驛遞疲憊倉廒若洗而合省之道路城市無
不危臣與撫臣晝夜拮据計處尚未盡得帖帖然此
猶自一省言也赤金罷礦徒未散採木之使雜遝扇

絹之供無已而滇蜀危大落赤大舉掠三秦之民投入虜地化爲盜賊潞紬羊絨日取日增追呼之使急如星火而山陝危逆宗叛於武昌狂童躁於麻城羽流亂於承天而三湘七澤之間危山海屯軍久遭椎剝人人思亂青萊倭警乘風猝至未得安枕而山東遼左危妖賊劉天緒護國僞封龍華僭號白下之變幾成斬木江南糧長京運解納鋪墊不堪朶頤叚疋日增日挾歲派百倍膏髓俱竭而三吳兩浙危饒之燒造漸加禍之機尸漸困潭泉党結白蓮妖聚而江

右七閭之間皆危闗津塲市布列叅隨𨙻𨙻無休爍過強賊珠池之株徒就聚蒼梧之虐焰若焚而粤東西在在皆危然此自皮毛言也長昂勾虜入犯喜峰班白連兵闖掠遼薊京師為之震駭陵寢幾於搖動而肩背危安定門外白晝搶掠崇文城裡明火行劫團營之卒大率市傭不任羽林宿衛強半老弱不堪大倉冏寺罄焉若掃而根本之地危飛語甚於刃鋒紅批𢡟於駕帖鹿馬走於階庭而肘腋之地皆危陛下坐於危亂之中人皆知之而陛下若不知也

人皆憂之而 陛下若不憂也感時憤事之臣舌敝唇枯嘵嘵爲 陛下言之而 陛下若不聞也賈誼曰癖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令面面皆病方方皆痛節節皆腫卽岐黃侍側診脈治之而指不勝按藥物回之而劑不勝調痿然而尫羸病廢之夫旦夕待盡而奄奄無復生氣夫 陛下而聽其尫羸病廢旦夕待盡則已如不安於尫羸病廢也臣請自 陛下之元神如 陛下之癖在於貪財臣 令第言貪財之禍以儆告 陛下則 陛下不信頓 陛下所獲于天

者壽也臣所朝夕虎拜祈祝於　陛下者亦壽也然
必元神日固斯元氣日培而貪也者非養神之道也
陛下試思採榷以來歛幾多咀呪用幾多口舌受幾
多含忍費幾多關防局鑰如是而心有不懊乎神有
不耗乎昔晉有二臣祖約愛錢阮孚愛屐人有造受
錢者止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傾身障之
流汗浹背已而造愛屐者惟以蠟治屐神閒意暢夫
流汗浹背其煩苦可知也　陛下所愛者逸也所惡
者勤也頋天子一日萬幾豈游閒者比故幾務之來

隨剖隨決則綽有餘閒若今日停閣明日復來明日壅塞後日復來愈閣愈沉愈沉愈厭夫愈沉愈厭其煩苦又可知也臣非欲予陛下以勞而奪陛下以富也不勞不逸不應不靜性靜情逸保身安民萬年永永之道也此臣以養元祈爲陛下勸也又請自陛下之心膂始宰相者陛下之心膂也漢丞相何亡高帝如失左右手今陛下之心膂亡久矣亡而猶不思所以補之者得無謂獨任亦足以成治耶臣無暇遠引濫者陛下曾獨任矣固寵逢君陷

陛下於過舉至於犯清議庇私人衆口嘵嘵然後含糊以去此前事之不忘也夫獨任之弊有三相輔之地名為政本使中人居之則畏權如畏臟而泄泄悠悠下於避事使不肖者居之則嗜寵如嗜味強足以敵公論而威足以箝衆口擅權責重而卒至於敗事即賢者居之辰而入申而出碩影無偶亦孤獨劬勞而不免於誤事如輔臣朱賡往年直事閣中曾補牘回天殊快人意今大權在手業將一年乃未聞調元轉轂如曩時而[illegible][illegible]弊政似又甚之者豈前後兩截

耶抑密勿之中無與其事心力最苦欲有所斡旋而不能得耶、陛下念閣臣不可獨任政本不可久虛則何不亟於置輔而當置輔之始又必廣其額無限其途苟其相才相度相品相望爲人所推服者詞林可六部亦可邊臣亦可驗之人情衆之公論有如推舉不公徇情植黨不協人望聽科臣等叅核昔宋司馬光四夷皆聞其名富弼文彥博入相朝野相賀仁宗喜謂歐陽修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至王安石相而袖中之彈文出矣裴延齡相而陽城之白麻裂

矣此四臣者其賢姦忠佞豈待嘉元治平李韋朋
比青苗手實害及雞豚之後而始見哉故臣願 陛
下亟急於置相而嚴於論相者此也 臣又請自 陛
下之股肱始傳有之尚書象北斗故天下無北斗則
無與斟酌元氣而四時失其序二十四氣失其調今
六部尚書僅得其亞十廿侍郎僅得其五而其中尤
多不滿人意者焉至于各省撫臣鎮鑰言方安攘攸
寄必安其位行其志𢈔能舉其職今有憂制而不得
代者有被人言累疏而不得去者有不得代不得去

而徑離任者各省監司畫土而轄分疆而治上佐撫臣下制百司所係豈細乃今有缺而不補補而不點至地方千里而竟無一道臣彈壓者各省總兵下有叅遊又其下有備哨一切軍情兵機悉稟調度而盜賊衝谿去處猶屬喫緊乃今有地居險要勢若燃眉而久虛無人者夫時當有事而死職死鼓死封疆死社稷可生可殺而不可使離局者豈伊異人任乃向日所嘗厚託者也今平時既無專責臨難必多推諉不幸漁陽變于外秦氏厄於內非袖手傍觀則掉臂

遠去誰爲陛下效死力者昔唐顏眞卿當祿山反時力扼其吭而遏其衝玄宗聞之嘆曰朕不識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夫玄宗雖不識眞卿猶使之爲平原守也設當時不予之官不假一職惟使之候命長安老死巖谷則賊屠平原長驅而下能效一籌出一力抗蕞爾孤城而遏方張不可制之虜耶臣又請自陛下之耳目始臺省者言陛下之耳目也今臺省寥寥晨星而臺臣尤甚在外者一差常閱數年在內者亦不常兼數事東馳西騖捉襟露肘至于候補諸臣

珠桂長安嗟積薪之難待廢棄諸臣或以言得罪或以抗惡璫得罪白頭巖穴嗟乳㹠以何期蓋陛下于言臣喜其默不喜其言旣以不用禁其言又以用不用老其身惟欲挫之抑之使之壯志消磨英風摧挫人太軟熟而後已不知耳目之官奸宄隱而不發惡無鉅而不摧一日不在前則前有讒不見一日不在後則後有賊不知一旦不在四方則四方有道狼寇兇之雄而莫與告捕陛下奈何抑之而自塞其耳掩其目爲也臣又請自陛下之咽喉始當今中

外金高至臣睽絶所恃以相通而不相隔者區區奏揭耳　陛下則一一省覽一一批發若晦朔之有期晨昏之有候猶恐有旁擬中格之弊乃當省不省當覽不覽又慮人之以我爲不省不覽也而微示之以省覽當批不批當答不答又慮人之以我爲不批不答也而間出之以批答或批矣而不發閣或發矣而又收回　陛下之心以爲吾示之以神明庶幾人不我知也吾示之以不可知庶幾人不我欺也不知我以不可知者示人人又將乘其所示者而竊之我以

不可欺者能人人又將乘其所能者而褻之今日之批答猶自上出也異日必有不自上出而批答者矣今日之收回猶自上反也異日必有不自上反而收回者矣出必行反必寢誰能造　陛下之膝而問眞僞者　陛下即聰明天縱而窮者褻者日伺日巧自今以往臣恐門外有象而　陛下不見也昔二世時項羽攻破函谷關烽火逼于咸陽二世以問趙高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二世遂安樂如故而咸陽以燼今日脫有如趙高者以狗鼠罔　陛下所係

存亡禍福夫豈細故獨奈何不懼也臣　又請自　陛
下之血脈始泉貨者　陛下與百姓流通之血脈也
血脈在人不可使之臃腫臃腫在此則癥結在彼于
是風邪入之病以陰則呻吟床蓐病以陽則緣壁拔
瓦狂發不可駕馭　陛下斂天下之財聚之內府是
臃腫之病也九邊之兵殫竭于外宇縣之民撓亂于
內是癥結之症也今天下大病非呻吟床蓐則緣壁
拔瓦矣呻吟床蓐者猶臥以待斃彼緣壁者拔瓦者
不叫號于東則拔倡于西一夫大呼豪傑响應臣切

計今海內一年之中變者四出自下之變渾泉又變山海關又變都門內外盜賊公行又變紅巾綠林高雞豆甑之倫皆干人家國而今在在蜂起　陛下何不自省而堅欲聚無益之財招必至之禍也　陛下毋謂蚩蚩小民弱而不敢動愚而不足畏也　臣恐蚩蚩愚弱之中高歡已伏于左知世郎已伺于右楚人之炬既燃而阿房宮室業有垂涎于其側者獨奈何不懼也　臣又請自　陛下之癭瘰始中人者　陛下之癭瘰也今楊致中亮殺鄭光擢于都下恬然不畏

曰吾摟一分好錢糧而止矣明以 陛下爲易與趙祿邢朝殿死知縣龍鏜于國門掠其行李以去是明以劫殺爲慣常梁永毒流關中公然鴆天子命使則劉瑾王振之惡也高淮盜竊兵柄大惹夷釁儼然行太將軍事則董貫魚朝恩之漬也其他湖口淸源種種繹絡彈劾愈急虐焰愈熾沉陳奉而不悛灰楊榮而不懼是何等世界也臣 陛下無謂奴婢爲無傷也漢唐之末造皆此輩亂之而我 祖宗二正之李幾敗于若人之手蓋瘦瘝爲物附于股則股大如腰附

于頸則頸大如股不能居則蹊盤而不舉一旦潰決而大命隨之獨奈何不懼也夫此數者皆諸臣所嘗言亦　陛下所厭聞也人常言而臣復不以爲常而若口言之　陛下厭聞而臣復不以爲厭而激聒陳之此非臣不知　陛下之必不聽也而臣言之必不爲陛下聽也獨計今天下之危者亂者其病根正坐此而所以救其亂而反之治持其危而反之安者其鍼砭斷不出此此則臣安得以爲常而不再三披瀝以竭其愚忠夫饑而言食渴而言飲非天下之至常至常

者哉然不食則腹枵而人以死不飲則喉枯而人亦以死父母有病而惡食藥者其子調劑以進初進之不悅再進之怒三進則逐而笞之夫親之惡食藥子非不知也然所以寧怒寧笞而不敢不以藥進者何也以爲非此無以愈親之病也 臣 讀史至槐里令朱雲欲借上方斬馬劒斷佞臣頭成帝大怒欲誅之後竟緝檻以旌其直齊威王淫樂不聽政羣臣無敢諫者幸有感于飛鳴之隱語而何以烹即墨以封齊國大治今 陛下負堯舜之資豈齊威漢成可比惟是

一念沉溺以至于斯誠萬一聽臣而幡然改圖渙然更始赦臣又以積誠盡力轉移而感動其間庶幾令日之敗亡猶可救乎臣愚戇無知目擊危亂一念之血誠不自禁如此惟皇上鑒焉臣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觸弊感時直陳三事大義以裨聖治疏

李三才 總督漕運都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閏六月

項自鹽臣以缺鹽法沮國病民困官貪吏蠹臣已具疏以請速差憲臣速補運使矣竊思此惟一官之缺猶致於政之廢其弊如此其害如此況弊有萬倍害有百倍真爲國家治亂所關臣又安忍不一直陳之乎當今之時 皇上所自以爲快者莫過三事不補大寮矣不取科道矣不用廢棄矣豈不以爲爵祿名位自我操之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哉不知君之有

臣如父之有子夫之有婦原相對待不能偏廢原相依倚不容暫離此所謂三綱也故天生民而必作之君天立君而必輔之臣是君之用臣非徒私以祿位婣戚昵佞俾邑也原欲引以爲助分猷共念塡撫國家戩穀萬姓也賢之見用非私豈其祿位如戚昵佞俾邑也原欲行其所學謀王定伯功及當時聲施後世也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職曰天職若謂予奪之權其原蓋出於天不過寄之人君以馭臣下云耳此詩所謂天命降監不僭不濫者也故君之求臣甚於

臣之求君何也譬人有子弟必求塾師以教之非塾師之求教也必求乳婦以養之非乳婦之求養也此理勢之不得不然者蓋自有天地君臣以來固若此矣不然有君而無臣是有父而無子有夫而無婦也何以謂之三綱有天下而不得人是有子弟而無婦以乳之無師以教之也豈非自棄其子弟哉是臣不得君不過山林而已矣貧賤而已矣山林貧賤固士之常也君不得臣則四海之大誰與共理宗社之重誰與共守夷虜外侵奸雄中起雖力可拔山智足籠

世亦安能獨運耶孰重孰輕孰緩孰急三尺童子辨之矣古先聖王籍森之思弓旌之招後車之載賢良之求豈故爲是勞擾哉且 皇上果能盡去內外文武獨據尊位乎是無所謂百官之富者又何以稱朝廷也且其諸悞事廢政且不必言矣至於科道行取尤爲喫緊夫科道之設原爲朝廷之耳目其選甚難其責甚重蓋據其章奏之純駁可以窺其心術之邪正即其趨向之淸濁可以定其人品之高卑朝廷有黜陟焉天下有是非焉萬世有褒貶焉此最要之官最

艱之官最美之係最苦之任也故國事廢弛賴以張之民生困苦賴以陳之內外作奸賴以糾之權倖橫肆賴以鎮之是科道一日不備則朝廷耳目一日不明朝廷耳目一日不明則內外奸邪一日不戢只如按臣多缺巡行無人遂致貪墨成風困窮載道如此不已而天下不壞豈理也哉是科道不用乃奸人之幸羣小之福良民之殃國事之蠹也若不論其關係之重稽其職任之艱狠謂中行冷散巳甚守令奔走既久聊取此官以酬其勞此庸鄙之見世俗之情耳

豈所以諭朝廷之大體哉乃外人之言尤有可異俱謂朝廷只恐科道多言故不行取夫　皇上所守者率
祖宗之法所遵者德義之行即有用人行政之差正欲科道官執法糾舉當則允之不當則罷之夫何多言之慮耶且本責之言而反畏其言耶況欲言實難欲不言固易易矣其如非　祖宗設官命名之意何哉昔之獻詩獻典師箴瞽誦日夕求言猶懼不給今及並其官而廢之善敗罔聞其亦可爲寒心也已乃若起廢一節亦自有說自　皇上御極以來廢棄

者幾至百餘人矣是三百餘人者或以議論直戇被逐或以意見不合被逐或以眷家詿誤被逐事固不同品亦有異若謂諸臣盡屬賢者臣不敢知若謂諸臣盡屬不肖臣尤不敢信也乃今皆置之若遺矣十畝多閑幽人滿野何國家作養之難而棄置之易若此耶况時事正艱需人甚急乃竟令其優游養逸自爲名高朝廷曾不得其半臂之用也豈不惜哉况以

皇上一代英明之主而使抱節守義諸臣放逐終身俾國家一段忠義之氣鬱而不宣又豈盛世之景

象哉亦可歎矣乃不知者多以爲諸臣觸忤　皇上
故　皇上怒而不用夫臣自束髮登朝於今三十五
年竊見　皇上量如天地明並日月何有忤而不容
何有隱而不照且歷查諸臣原無觸忤　皇上者淸
宮靜夜　皇上一一思之誰爲觸忤者乎故如鄒元
標趙南星顧憲成等淸風勁節亭亭物表天下之人
無論識與不識皆稱爲忠臣義士祗以議論意見一
失當路之旨遂被譖蒙譏一棄不收然總之於
皇上何忤乎總之　皇上何心乎觀之三臣而諸臣

可知也今乃云　皇上實怒之是旣假　皇上之威以禁錮諸臣又借　皇上之名以遮飾已過負國負君吁亦已甚矣況今枚卜得人羣賢彙進行當開誠布公共襄上理　皇上何不速信前詔一令久錮之人遂見天日也夫此三事也若謂目下即可以亂國家即可以危社稷不惟　皇上不信臣亦不信也若終此不改將來國家必至於亂社稷必至於危不惟臣愚知之　皇上固自知也嗟乎嗟乎　皇上一身上承　祖宗艱難之大統下開子孫無疆之大業而

乃使禍亂兆自今日太平失自今日豈所望於英明之主哉至若裁決章疏　皇上試一留神自可立斷可則允行否則報罷不過費清燕一瞬之力耳何至久留不報習以爲常致令左右生心窺伺得計遲速緩急之間實爲陰竊其柄矣即　皇上天縱神明自謂獨斷而疏之下否人之用否亦有逆料多中者矣非無因而然也伏望　皇上凝神靜慮反求初心獨觀治亂之原深惟宗社之計必知臣言非謬臣心不欺大寮決不可不補科道決不可不取廢棄決不可

不用速沛德音一新前政凡有章疏朝入夕報而大小臣工亦各宜專心報主一意爲國大滌恩怨之腸共迈公平之政如此而君臣交儆天地同泰天下有不乂安長治未之有也蓋人臣比肩事主同心相濟果惟朝廷是急百姓是憂則葛藤乎平至公至正有何恩讐有何黨與意見不同不妨虎爭議論已明便當冰釋若惟狥私背公變白亂黑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勢利而不知有德義俾人主孤立於上而莫誰適從上負國家下負生民臣之不忠孰大乎

是　九廟神靈臨之在上質之在傍生當刑戮死當

滅絕非不幸也此尤近日臣工之當戒者敢併及之

若夫臣之自盟則旣久矣惟　皇上留神照察施行

敬陳保泰之謨以新聖治疏

康元積 太常寺博士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聞古者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狥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以此知聖王之世雖百工賤役皆得畢獻其愚其在孟春正月則體元居正始象方懸故聞言尤汲汲焉伏覩 皇上御極于今三十有六載矣方内晏然邊塵不聳久道成化度越 祖宗兹當三十六年之正月維新更始于是乎在臣考正月之卦其名為泰臣嘗取易經泰卦反覆玩味未嘗不嘆

聖人于保泰持盈之際何其惓切而著明也臣不敢妄有所陳謹以泰卦彖象六爻謬繹其旨而推以今日之事敬爲　皇上詳陳之泰之卦辭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臣考易經貴陽而賤陰故陰爲小陽爲大此卦陰往居外陽來居內陰慝消而陽淑長鼓鬯休明爲吉祥善事之符有吉亨之象焉臣以是推之陰之小也其於人爲小人其于事爲誤主爲蔽賢爲蠹國爲禍社稷病蒼生凡公行敗類陰賊忮害作不善而施不恕者皆小也皆泰道之世所當往者也陽之大

也其學否爲君子其而事爲臣主爲容賢爲泰國爲福社稷利蒼生庇寰甚直懲厚勁氣亮節攄肝膽而洞脈腑者皆大也皆泰道之世所當來者也故往而不往不可言泰來而不來不可言泰自古雖唐虞之盛亦有小人雖夏商之衰亦有君子　顧往來之機謂何耳丁皇上誠以泰卦逢辟別小人之品審往來之用則所謂吉亨者非坐談也此泰卦之大較也泰之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

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臣謹按泰卦天道下際地道上升有相交之義焉在造化則天地旣交而乾坤之氣欣合敷榮萬物此所以通也在世道則君臣上下有魚水之歡無釡鬱之間有相須相成之美無相猜相嫌之尤志之所以同也天地旣交則內陽外陰內健外順矣上下旣交則君子必內而其道長矣小人必外而其道消矣。臣以是推之上下之間不交則異異則離暌壅塞其勢必鬱而爲否交則同同則融結孚達其勢必開而成泰否泰之機係乎上下之

交與不交同與不同耳顧臣竊以爲同亦有辨矣伊尹同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同而得者也如晏子稱梁丘據之與景公者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同而失者也今日言廟廊之上以爲不交不同耶則是此其二十數年來於言者寬容所體貌者甚隆所推賚錫于言者甚厚所信任倚重者甚專且久即偶被指摘立罷言者而曲爲解免所慰藉彌縫者甚婉切而篤至此乘者所秉有也以爲交而同耶昔者皇上靜攝二十餘年羣臣朝講不御召對無聞辰入酉出以爲盡

齊傳發票擬批供筆札安危利病之故　臣上何嘗咨

亦疑發一難閱閱焉以為安長治者孰詳于元老下

何嘗失一謨陳一畫皇皇焉以守成保盛者孰陳于

皇上使天下之大悠悠泛泛如無能之舟大小之政

用趨承頹靡而寢失其初大小之官既趨于苟且而

盡忘其故古者俳而行之謂之士夫坐而論道謂之

三公今作者不能行坐者不得論　臣竊為盛世惜之

臣願自今歲發新之際　皇上穆然深思慨然更

始進大學士輔臣而同問以今日之國計民生其登耗

休戚者若何官方吏治其通塞虛實者若何務求所爲繫苞桑而鞏磐石者斯下交之道也亦願二三輔臣時以憂危苦詞進于皇上而告以國計之日詘也民生之日蹙也官方之塞極而宜通也吏治之廢弛偷窳相襲相蒙而不可不嚴也天命去留之靡常而不可假易也及覆諄切務求所爲回天聽而固金甌者斯上交之道也此臣之所爲延頸而望于今日者也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言泰交之世天地之道固以渾淪后于是

爲之裁成以妙其用天地之宜方已宣序后于是爲
之輔相以順其施裁成輔相而民生之休養安全者
若聖人左提而右挈之故曰以左右民臣以是知元
后者天地之心也生民之命也　皇上爲天地生民
之主則所爲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者可漫不置意乎
況今日之事又大有可言者古者以六曹之官擬于
天地四時則裁成輔相計未有大于此者臣不敢泛
濫廣陳試以六官之事宜于今日者畧陳于前以天
官言之在位之衆貪而不得遷者几幾去位之空缺

而不得補者凡幾取署者之馮唐已老郡邑之龔黃久湮者無明經嘆程丕于都門每踰歲而無官吏胥雜流倚錢神于巷伯輒旦夕而得官則吏部之所當裁成輔相者宜急也以地官言之太倉無三年之儲邊軍缺半載之供移使撥徙之入既朽蠹而不得用有司惟正之供又困罷而弗能支則戶部之所當裁成輔相者宜急也以春官言之自然郊廟習遺代之常而享上帝冀于親禋尚厥歲事自臨御奉傳免之常而鹵簿儀衛不及聯續最以至俗流失世敗壞民競

于倫士競于躁縉紳競于門戶文章競于纎靡奉釋奉老之徒競于供養莊嚴則禮部之所當裁成輔相者宜急也以夏官言之京營之戎伍濫冒而不可校錦衣之緹騎冗蠹而不可汰武弁世胄施未合于白丁不過一方之士偶邀徼倖帥帑級于青蚨矣望千里之折衝苟安者或剝軍以養寇幸無事而已掠以爲功枝憤者或弄兵以修郤幸有患而已不任其禍則兵部之所當裁成輔相者宜急也以秋官言之横擋釀三秦之怨毒惡貫已盈而三尺不加矣嘗吞

刑之漏網茂宰作百里之保障艱危已甚而繫囚不釋可謂菑盆之無天加以纍年沉滯論奏已明先登鬼錄者永號長夜之寃見在囚籍者尚抱圜扉之痛臣惟頃歲 皇上恩詔矜赦已文決囚之使分道四出乃今輦轂之下 皇仁未暢刑部之所當裁成輔相者宜急也以冬官言之三門工程尚無完日福王公主府第方新內供之額辦仰屋無策而不能塞漏卮河渠之開塞經費無筭而不能實逝波頃者奉 旨報商明禁甚嚴乃報者幾經審論會焦唇而

得之被報者一經請託遂緩頼而免之譬之子勤

事父匪鋤耰此何以示後世乎則工部之所當裁㡳

輔相者宜急也諸如此類吏僕未數而臣姑舉近事

以發其槩　皇上試于此月以往歲與中外臣工維

新庶政次第舉行將民獲左右之福而元后之責塞

矣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

志在外也蓋言陽德方亨天子之賢舉于朝廷如拔

茅之茹連彙而起共致太平吉孰大焉何者羣賢彙

征則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以其征為吉也臣以是

知賢者之志用之內則全身自牧而天下否用之外則經綸康濟而天下泰故拔茹之象聖人喜焉　皇上今日開泰之治所當拔茹而進朝征夕吉訐無有先於考選諸臣者彼其取于民譽採於人望閱歷既久籌策素具耳目楨幹於是乎在　皇上何不以此三陽之時慨然渙發德音令之布列有位予以資繩糾而重彈壓師師濟濟各攄所長其能贊裁成輔相之業者必此輩也　皇上何靳而久不發臣之所未解也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

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蓋言泰寧之時所患者刻核故宜包荒所忌者猶豫故用馮河所貴者周悉故遐不遺所戒者偏比故朋宜亡四者各適宇宙之內淸和咸理故自得尚于中行要之四者之中惟包荒爲最難何者爲於可爲之時得之精明失之渾厚苟其包荒合于中行光大之業端在是矣臣以是四者推于今日不能不有望于 皇上焉頃者江西叅政姜士昌奏疏彰往察來臚列條陳反覆數千言慷慨叩 閽詞雖煩費意實忠懇未幾御史

宋燾撫將大息痛士昌之被誚感慨憤激行為迫切無諱之談義形于色至欲與忠魂同遊語雖大過肝膽甚烈乃　皇上甚怒切責既于姜士昌宋燾先後咸加顯斥甚矣復因燾之疏而再斥士昌抑又甚矣咸陽知縣滿朝薦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討為秦民捍禦横璫垂餌虎口可謂鐵漢梁永殺人劫貢之語其計畫無聊之狀亦可想見　皇上明知永之不法奮然收回乃又介介于縣令而械繫幽囚此何為也頃者李楨國所具情詞其順逆昭然而滿朝薦至今不

蒙釋放又何爲也則泰之所謂包荒意者其當講乎古人謂決爲事之成需爲事之害今　皇上之所當決需者有三事焉如礦稅之斂怨斂愁而當亟罷也亦既明知之矣乃一則曰自有停止之時再則曰自有停止之日今爲時者凡幾爲日者凡幾而卒不見其停止也如省署半空臺署幾空考選諸賢困頓日久其當亟下也亦既明知之矣一則曰少俟檢發再則曰稍俟檢發今俟而又俟累少爲多而卒不見其檢發也如九卿大僚皆　皇上心膂股肱之寄毋論

紀綱所繫抑亦　國體攸尊今堂堂盛世而九列不
備有如晨星其當補也亦旣明知之矣乃一則曰再
推幾員再則曰幷原推寫來今推者屢矣請者屢矣
而卒不見其點用也遽斯二者當斷不斷則泰之所
謂馮河意者其當用乎自諸臣以論事能忤先後擯
斥者若而人今淪落廢棄者已若而年棲遲衡泌之
間偃仰蠻瘴之鄉彼其江湖魏闕之思　天王聖明
之慕豈嘗須臾忘哉而　皇上竟置之若遺遂使賜
環無期傾葵莫效則泰之所謂不遐遺意者其當念

乎自二相既去之後南北之徒競求爲勝意見各殊曹偶遂分偏執之極角冉距横生得勢而附華既如慕羶失勢而爭摧抑隨之三季之戒可爲寒心殷鑒不遠臣竊憂之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盛明之時天下一家大小臣工共惟帝臣請自今開泰之始渙小羣成大羣銷落成心咸布公道以成蕩平之休是在廟廊之上建中和以倡之耳則泰之所謂朋亡意者其當講乎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蓋

言天運循環世無常泰不可恃也吾恃其平而平易陂矣計所爲安其平者宜何如吾恃其往而往易復矣計所爲保其往者宜何如惟艱惟貞庶幾免于咎乎如是則數之窮者可勿憂而交泰之福可長享矣何者往復消息爲天地之際圖之則可挽諉之則遂成際之爲言間不容髮蓋可忽乎哉 臣以是推之今日則平陂往復適當其際矣自 皇上踐祚以來何福不臻何威不暢何令不行何所摧而不磨滅何所求而不輻輳盛矣極矣語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今

其中消之一時乎自造化無常泰之運今乃狃治安之勢而恬然不虞其後臣竊以爲過矣不及今開泰之時　聖君賢相咨殷鑒夏以平陂往復之必至者動色相戒以艱貞食福之可爲者焦心其理一旦數極勢成卒有不可言者乃始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蓋言泰已過矣陰且乘矣羣小欲進之勢無與而飛者翩翩起矣莫或富之而相爲鄰矣莫或戒之而相爲孚矣彼其翩

翩而鄰者安歸乎歸于富厚耳而曰不富則失實矣彼其鄰之戒者孰迫之乎迫于中之所同欲耳而曰以孚則中心願矣今日　廟廊之上休容在列羣賢畢集矣志效忠固萬萬無六四之傳萬一有之則所以爲翩翩者　臣　懼其附之翼也所爲鄰者　臣　懼其得富而益親也所爲孚者　臣　慮其黨同伐異譊譊訛訛而爲善類戕也所願　皇上別陰陽分邪正毋惑于左右日至之口將正朝廷以正百官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憸壬譬之雨雪瀌瀌而見晛消矣泰之六五曰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蓋言五為保泰之主不恃治安不挾勢位而降其尊以順陽德之君子有帝乙歸妹之象焉則羣策舉而理道昌是為以祉元吉然非執中獨運素願不移則讒慝之所間羣枉之所淆能必行乎故曰中以行願也臣以是知泰交之象惟係于人主願治之一心主之所願則得失理亂之故裁成輔相之道惟恐臣之交不孚志不同而我不得保有其泰也頃 皇上下爰立之詔一日而置四輔僉謀之外思及耆舊蓋穆然

有秦誓黃髮之詢焉天下之人引領拭目瞻仰此舉
令二輔先後入閣辦事遠者踰再時近者踰一時尚
未見　皇上召見延訪所商確者何事所爲更化善
治者道將安出令二輔何以攄所懷來而慰天下之
望意者　皇上之所謂中者或非由衷而所行者徒
虛願乎以祉元吉臣竊望之矣泰之上六曰城復于
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蓋言泰極成否積累之基還爲崩潰城且爲隍矣斯
尚可以力爭乎即告命徒勤名義雖正而補苴無及

亦以吝矣彼其魚爛之勢已成三令五申其命亂矣誰爲爲之孰令聽之盖臣讀易至是而不覺撫卷太息也嘗試思之隍以成城也而何以復爲隍夫善建不拔有基無壞意者厥築之弗良而俾城斯壞乎百足之蟲至死不仆扶之者衆耳意者夾輔之無其人如纍基之不可居乎居安思危有備無患意者户牖之綢繆不具而侵剝于陰雨乎城鼠不灌屋鼠不薫意者依附窟穴積微爲著勢極而莫返乎人亦有言衆心成城爲金爲湯意者怨毒盈于世離叛四起至

于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乎今者金甌磐石之業有過曆而無不及本萬萬無虞惟是思亡則恒存思亂則恒治念及于師之不可用告命之徒勞則二三輔臣所爲圖囘豫防以副　皇上長城之倚者信無然泄泄矣臣反覆泰卦以君相之交爲之綱以君子小人之内外爲之紀以裁成輔相天地而左右民者爲之事泰之始由于君子故拔茅于初志喜也泰之否由于小人故翩翩于四志憂也泰將極則曰艱貞言人定之能勝天也泰之極而否則曰貞吝言天定之

能勝人也要之有帝乙歸妹之六五則必有包荒光大之九二何者天道下際地道自當上行此五二之相應而泰交之象也則今日之輔臣有不得辭其責者矣臣觀　皇上于諸臣之言無所不疑而獨于密勿元老每多委曲以示信于諸臣之言無所不輕而獨于密勿元老每多改容以示重如是而獨曰非歸妹之主乎輔臣居九二之遺所爲竭股肱忠貞以應　皇上宜何如者如臣前所稱包荒等事惓惓祈望于　皇上者自非輔臣將順其美多方開道亦必不能得

而正己物正惟係于輔臣之身蓋輔臣休休有容則所稱包荒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量自廣矣何忠直之不容輔臣斷斷無他則所稱馮河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行自決矣何獘政之不更輔臣集思廣益則所稱不遐遺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慮自周矣何幽隱之不徹輔臣開誠布公則所稱朋亡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念自平矣何偏黨之不化輔臣無作好而遵道無作惡而遵路則所稱中行也以此靖獻而　皇上之尚自端矣何先入之爲累夫使遇

巷無時自牖無機猶不得諉于無可奈何况今遭
皇上之隆遇其爲巷也大矣遭　皇上之聰察其爲
牖也多矣我實納約無術遂以無可奈何者諉之
皇上而號于人曰吾以去就爭之而不得以死生爭
之而不得臣聞輔臣言去就則有之矣未聞其以去
就爭何事也言死生則有之矣未聞其以死生爭何
事也斯不亦虛想　主過以愚天下乎天下其誰能
說之故臣嘗謬論　皇上有總攬之名而無其實輔
臣有誤國之實而無其名冢宰有統均之權而無其

柄此皆事之大可慮而保泰之時所不可有者故臣
敬闡繹此卦以爲　皇上履端更始之助而未復于
輔臣三致意焉誠見　皇上年來所倚任者在此天
下人所跂望者在此後世史冊所公評者在此且夫
天下之大自　皇上而下提綱挈領更屬何人不于
輔臣之望而誰望耶伏望　皇上鑒臣之衷憐臣之
愚深惟交泰之義嘉與輔臣志同道合除舊布新計
所爲裁成輔相而左右民者將萬世之運與天無極
臣即以狗馬塡溝壑死無所恨若夫出位之罪臣雖

罷斥臣固甘之

國事日急朝政日非懇乞亟悟改行疏

史學遷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臣惟今天下春春多事哉滇有賊粤有寇遼有建酋薊有强虜事稱急矣而非所以急也小民誅求已盡太倉金錢告洗九邊枵腹夷癸立呼事稱極急矣而非所以致急之由也蓋其道不在外而在內不在邊疆而在朝廷朝廷何以明之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自古熙熙皥皥之世必當君明臣良之會故元首明股肱良則庶事康今殿廷稀御上下不交十疏而九不

報百奏而一二不聞間有自帷中可者又不過尋常故事中有宵子之言上既無前席之虛下亦無造膝之謨大臣以窺探逢迎爲精神以交結夤緣爲工夫小臣以奔走權門爲得意以背公覓黨爲職業似此壅隔痞塞之象憲憲泄泄之風而欲國事得理患難不作必不可得之數也昔宋相司馬光而遼人戒以勿生事開邊隙今豈異是乎百官者萬民之表也協和風動之治悉由于師師濟濟之盛故舜以五臣武以十亂今九卿之長已缺其六銓憲重地數載空懸時

下在內在外諸臣寥寥如晨之星忠藎者計不得行思為解綬浮沉者幸其得售相率彈冠而郎署之多人幾于積薪監司之缺不啻于告匱壅者壅缺言缺因循苟且之日久則叢脞廢墮之弊生而欲國事得理患難不作此必不得之數也宋臣呂蒙正以夷狄之賓服見職業之克盡其要歸于文武各盡其道而已今豈異是乎科道者耳目之助也明四目達四聰始成有虞之治而 祖宗廣開言路多設科道二百餘員蓋重之也乃邇年以來蕭索太甚禁錮泉石者

賜環無期遴選輦轂者祁恐弗予遂使臺署全空諸差告急科道忝人以不堪作宰相則竟予之宰相科道忝人以不堪作滇撫則竟予之滇撫言者自言行者自行此等機局明示厭棄夫上固不欲言官之多口而下亦幸言官之不售然　朝政不關何須隄防苟有指摘豈盡臺諫批項下之鱗請尚方之劒耿耿烈士何時無之而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鄭振先輩固皆自别衙門出也若蹇蹇諤諤之士遠則唯唯諾諾之習成誰爲　陛下陳奸蠹誰爲　陛下戡禍亂

而欲國事得理患難不作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居憲宗之告輔臣曰朕近來甚得言官之力若非卿言幾塞言路今豈異是乎夫國事之急者不知其凡幾而前數者則其燃眉之甚　朝政之失者亦不知其凡幾而後三者則其樞機之要蓋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天下無不歸于正矣惟願　皇上留心特窮槪然于前數事而修舉之國事其猶幸于臣不勝戰兢仰望之至

擴聖度通國脈以維世道以臻太平疏

蕭近高 刑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伏覩近來臺省封事百無一省發考選諸臣經年不補諸訟訐譁臣輙蒙震怒隨加貶斥 臣中夜靜念深懷憂恤夫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脈理也脈理壅滯則燥濕風邪乘虛而入百病作矣言路閉塞則上下隔絕苟且相習耳目易嚮而國危矣秦二世狩山東諸賊並起而二世不知天寶之際安祿山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下情不通耳目壅

蔽其弊至於此極也恭繹我朝洪熙初弋謙數言事仁宗皇帝雖不罪謙但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言者遂少上謂楊士奇曰自免弋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草勑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無以謙為戒我朝君臣相得之美惟洪熙為盛當時治化休明煥於唐虞至今交誦以為千載一時也　祖宗虛懷之效如此秦唐壅蔽之禍如彼言路通塞之故亦可見於前事矣今羣臣之言是者豈能盡符於聖衷豈必盡協于道理然而言之當者

加納而行之未當者包荒而容之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豈惟可以收衆言之益即多言不足為吾患豈惟可以省議論之繁即繁言益足以彰我之能容如天覆幬羣情輻輳宇內一氣蒸為太和顧不休哉今不論是非不問可否槩無省覽即或省覽漫無施行有所摘發奸伏也曰是固然耳其被摘發者安然如故也有所條析利弊也曰是固然耳其應與除者循襲如故也勢隔九重情懸萬里閽不可叩闥不可排且為神叢且為煬灶弊固有

不可勝言者矣孟氏之言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臺省以言爲責言而不得則有去而已矣　祖宗設立臺省衙門命曰耳目之司夫使臺省虛無人是人而自抉其耳目也無耳目不成其爲人無臺省尚得成其爲　朝廷哉宋史所載城門開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此宋室南渡時民謠讖者已卜其無可救藥今日全盛之金甌豈宜有此景象　臣所以中夜深思憂極而繼之以泣也　皇上以考選諸臣不即除補也以爲遲之一日則可以省無益之議論乎其爲閣臣

李廷機所逐建言諸臣也以爲懲一人可以箝千萬人之口若弁髦求以聽言爲有言之實而以監謗爲弭謗之法此召公所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誠善喻也此於諸臣之淹滯者屏逐者無損其毫毛而所損於明聖注泇之懷輔臣休休之度不已多乎輔臣李廷機入閣年餘矣未聞有何嘉謨猷以格帝心有何夾旋轉以副羣望第聞始而言官論之既而藩臬之臣論之又既而郎署諸臣論之而臣　皇上之簡用李廷機也亦不聞交孚一德者

果何事細旃問道者果何道第見今日爲廷機處一姜士昌又明日爲廷機處一鄭振先范汝梓而已端揆之地密勿之司止以承弼一人下以表正萬方寧有以其身爲的而可立乎一人之下處於百僚之上得晏然安其位而行其志者乎　皇上亦宜俯順人心聽其陳乞以去則所全者大倘求多者猶然未已皇上亦安得人人盡處之以快其心哉王安石之告神宗曰言人之惡者既衆人所不善人主又從而厭惡之其弊至[illegible]群愚不止開大臣之執拗者莫如安

石猶知以此諫神宗然則人主亦何可拒人以言以自取壅蔽之禍哉方今邊警夷情所在告急東南水患災沴異常然此有形之變猶可措手料理猶可設法禦戢至於言路否膈血脈壅滯世變江河靡然莫知所底止而國從之此則病在腠理針砭湯熨所不及加如 皇上不自省察蕩然宜導其結轖而疏瀹其底滯臣 恐沉冥痼疾靡得而瘳矣伏望 皇上深維安危理亂之源恢山藪藏納之度闢兼聽並觀之門諸臣章疏批答如流明示可否毋致沉閣候命者

霈然彙進以修其職業謫斥者翻然賜環以作其感奮陳乞者慨然俞允以全其進退明主持蕩平於上羣臣承休德於下萬派委輸百脉流暢無復有邪氣奸其間者於以消沴戾而集禎祥千載太平之效可立而奏矣 臣勉攄芻蕘干瀆宸衷仰惟 聖慈俯賜

採擇施行

國家危亂已兆朝政壅滯循仍疏

李光輝 浙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聞天下之安危係朝政之得失惟朝政有得失而治亂隨之如水之在盂如谷之應響其機至不爽也然自人主之一念勤惰始我皇上臨御初年勵精圖治兢業萬幾一切章奏批答不停惟時自宰臣而下靡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是以在朝蹌蹌在野熙熙廷無闕政國無橫征人人勵素絲羔羊之節而鮮頑鈍無耻之風在在歌太平有道之常而罕流離轉

徙之狀臣猶及記蒙 皇上拔置臺班樂觀盛事擬令追往于時曾有礦稅剝民骨髓者乎曾有一人而兼數官一官而兼數事者乎曾有披素擄欵以希一當而竟爾停閣者乎曾有頻經指摘而日食大官而揮之不去者乎曾有畢力躬珢苦心邊計而反罹幽囚莫必其命者乎曾有折檻匡時批鱗悟主而不一賜環者乎是 皇上十五年以前真可比烈堯舜而於二祖有光臣何幸而覩此棊隆之景象也何至今日迺大謬不然耶豈淑始者不必有終抑行百里之

半者豈容有倦心乎墮廢前修息業克念日移月易一至於此嗟嗟方今海內自礦稅之使煽虐以來居者不能保其生徙者不能保其骨黔黎蕭條生靈磔裂皇上何忍民命之草芥若此自大小臣工停補以來內少寅亮之風外鮮貞肅之度事主模棱人從長厚皇上何忍吏治之瘝痛若此自內帑充積累百萬億以來閭閻竭有額之供商民多呻吟之苦朝野共征人無固志皇上何忍邦本之攜二若此自章奏壅滯百不答一以來聲不及聞而尊若隔九天皇上

何忍臣僚之濶絕若此自宰執重臣相繼于淵忍以
來故廉隅不必飾名節若可損 皇上何忍股肱之
委靡若此自蒲朝薦王邢李等之相繼被逮以來輸
忠者喪氣申救者無門 皇上何忍忠良之摧折若
此往年建言諸臣皆効忠於 皇上者乃立杖之馬
一斥而俾其老死於牖下間有二三棲遲於巖穴者
屢推不用 皇上何忍賢人之禁錮若此夫以 皇
上金甌之天下即久被殘破不較尚虞平陂往復益
宜恐懼修省處置務盡得其宜綢繆務及其未雨何

乃勢隔九閽置之言弗不是提玩愒機宜視天下為
不足理言者焦唇敝舌聽者採納杳然臣何人斯敢
望風哀籲臣從山右迢迢而來京師目擊耳聞寒心
酸鼻欲復有所陳而南北臺省之極陳利病不啻臚
列欲織日姑待而云一切害國禍家之政未減秋毫況
近年畿輔大水遍者南浙吳楚之水患尤慘酷異常
道路謠傳建酋猘虜未忘啓疆之思而邊餉又且匱
乏之甚京師白晝大都公行劫掠無所顧忌此等形
境 皇上以為亂乎不亂乎危乎不危乎且 皇上

萬壽健適中外耳目甚衆所繫觀聽不淺倘于此時不毅然一反初政則長此厲階誰實醞釀之哉故臣區區蘄懇之悃願皇上奮然思維翻然圖理先發內帑以拯災民卽補臺省大僚以備股肱耳目凡諸種所宣亡切蠹政悉行罷革一切良法悉見施行轉亂爲治易危爲安端有望于今日者臣又遐觀于開元天寶先后惟居玄宗一君也有姚宋張韓則爲開元有林蕭則爲天寶臣願皇上甚于靜中體察十五年前猶何以興慮十年後猶何以替昔圖維而天下之

難于理矣臣不勝悚息激切待命之至

邊腹多艱見聞有槩謹陳利弊仰裨采察以圖

安攘疏

張　濤 戶部郎中宣府督餉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

臣釋褐為令凡七年放棄一十四年又錄為令凡二年邊吏之事九載未遑移入版部肅閱數月又岐往者紫荆之轍迤邐居庸出餉宣鎮斗筲之人實隷戎馬臣不善為吏而能覩已成事故有慨於內治而欲言有司之事臣書生不知邊事而千聞不如一見故有慨於外攘而欲言邊疆之事臣郎言之而臣愧無

當也然臣起自嵁巖感激有悃附於芻蕘靖獻有私

臣試妄言而

陛下試垂聽焉臣請先言有司之事臣惟我

朝加意邦本爲民張官期於拊摩不翅具矣閭閻彫

敝日甚一日其故維何臣不得而盡言也姑言劇困

所自來其半由里甲半由罰贖非耶夫里甲盡放歸

農不有

明旨乎試問今天下有司不用里甲者誰也一切徵

解酌量則僉收頭矣管押則差官吏矣而郡邑里排

又未見不在糧櫃也水陸轉輸賠補羨耗未見不累里排也下程鋪陳延賓賞犒做夫走馬填衙搭廠未見不役里排也然且旁立名色本一里排也又改而爲坊長廂長矣又遴爲殷實矣戶矣又挖而爲役空插門矣又併而爲朋當幇貼矣日生之名色有故田野之歸寧無期殊不知條鞭法行各項徵銀在官矣而何乃紛營如此甚也里排之門戶疊出官吏之道路甯饒其中有一等有司卑而又暗仁而又柔知不能及斷不能捐即未必人人谿壑而谿壑卒自赴也

諸如此齉司府有盡求之令守者乎撫按有盡求之司府者乎罰贖盡用憲票又不有

明禁乎試問今天下有司盡行憲票者又誰也縣府司道以至撫按凡有贖鍰盡請憲票法禁詳矣然而縣猶以爲礙於府也府猶以爲礙於道也即撫按亦猶自以爲礙而恐不能無間言於令守司道若曰夫子未出於正也間有請行憲票之名却無的行憲票之實其有一二力行者上下羣目爲怪物而力行者岌岌乎殆矣今欲實行憲票須先從司道始次郡

守次邑令刻石通衢示諭民庶凡有徵贖不用憲票者即政比龔黄亦以贓論平人皆得首告從重給賞犯者自告得實亦得免罪不究夫如此而後憲票可行也雖然不恤其隱亦不可行也有司俸入有限務道爭於人倫實欲憲票必行臣爲之計令尹准支用憲票内贖鍰類三百兩府准支合府贖銀共四百兩司道得支合屬贖銀共五百兩庶日用交際有所資藉至於撫按公費再不許以動支無礙銀兩爲名亦即斟酌取於憲票之内此猶不行是謂眞貪刈不可

坊誘不能監一有執私票而詰者各官何辭之逭也

臣聞近行會御史之言類准積穀恂稱良法然積穀必須用憲票以塞蹊岐憲票必須估費穀以別貉道苟不如此上下之勢立窮而交徵之弊仍舊矣此非積穀之難而難於不善積穀也蓋非憲票不能積穀而非處官司公用之穀明開於憲票循環之中必不能善行憲票也吁嗟閭閻之苦豈惟苛里甲豈惟濫贖鍰哉有如一表文也此公差也府道夫馬郵票自是通行有等營差官員欲索長馬長夫長隨皂快夫

馬皂快工食幾何走遞二三千里計程論費將去各役工食疆半差官却又不用真夫馬不用真皂快只索折乾耳各役計無所之聚爲軟擡軟擡云者夫夫馬馬分分錢錢頭箕斂而涕泣贈也若以爲酬恤差官之勞苦而公費備用獨不可區處也何至抽剝窮役之步須工食也即一表文而他差又可知也又如一解金花銀兩也請有勘合矣有脚價矣有幇貼鞘扛等費矣仍索軟擡夫馬皂快如表文事例而差官者類曲狥之鍼頭削鐵役人者亦太甚矣一金花解

官而他又可知也一解京邊銀米課程等物也止赴
應收衙門交納可也府不收而解府何也道不收而
又解道何也且徧掛號於無干之各衙門又何也不
解到不掛號則各不相干衙門之書吏無進入矣必
解到必掛號而才難阻滯解户之囊槖欲空身家半
破矣又不但辛苦萬狀已也一衝疲之夫馬繁費何
不明派正加却令外幇賠補牽扯無休歇也一農桑
絹疋絲漆茶蠟等物何不産處徵物不産處徵價却
又責有於無而且揀責良否駁退矣納也一論南北糧運

也何來徑輸水款卸乃先回衙倉君再發冊車再發倒
價也又如憲綱所載上下官司有應參見者共於一
次餘俱不許頻數荒廢政事勞擾車馬今府縣司道
有在同城之內者日日相見或五日一見已非憲綱
矣及六朔望也府行香府學縣行香縣學制也縣官
行香猶未成禮忽又奔見府官於府學此何禮數也
上司初任一見有事商量再見無妨矣乃年節一見
端午一見中秋重陽辭年又數數往見生日一見考
滿一見上司凡有家慶自已欲效慇懃又常常時見

近者猶可頻來頻往尚有遠在二三千里外者往返或三月或二月或四月通計六歲之内定費半歲工夫在舟車水陸之間不惟勞夫勞馬勞挑送下程之人而自己且先勞過苦也寧復更有精神存民瘼乎其見時之饋送又不可闕也至迎接上司也巡方總約各有定限上司間亦申飭却不信從遠者或百里或四五十里其接止一二三十里外者天下府州縣官恐亦不能得十餘人也上司一到有飯食矣有日廪矣又辦下程備極水陸亦程不收是矣而又折價六七兩

多或十餘兩此何題目也往來交際銀兩發縣發府收貯皆原封也及其解去交納不用原封封麥收貯縣府補足輕少之數有收受千金以外補至百兩以上者出何名義也至於薦剡原是薦才薦守而真才真守何能污已而厚贈人近來謝薦多至百金而四十五十者無聞也進士百金內外而舉人一百有半貢生倍之監吏又不可知矣故一官有十薦二十薦少亦有四五薦者通以百金計算一官已謝薦一千以上而少亦四百五百也加人如此處已可知此一

薦也可得乎否也此皆虐用其民侈靡為訓尊倨傲貴諂佞成風士習日卑民生日蹙端出於此臣又請言邊疆之事臣典庫出納凡夫時支給清平允防侵年寬解委前此分司具有成法臣謹依樣遵循無庸輕議即小涉職掌可得絃更柱易者如路站折支園頭占役衙署供需先支寓賑臣謹次第剖劃無庸漫瀆臣弟惟

二祖刱纘肇定宣鎮額設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名員名不為不多矣其時餉且常盈也迨正統

泥塞去歲省金繒不可數計臣估算邊牆姑以長一
丈言之基廣一丈四尺頂廣一丈高一丈七尺石土
灰水等項不過費銀三兩一百八十丈爲一里一里
費五百四十兩一千里該銀五十四萬餘兩如是則
寬使寬用萬無不足矣
國家豈少此等切費而坐失長策乎臣知城邊易而
城邊之人難如今日督撫撫道公忠清愼理國如家
加銜久任時賜
璽書寵爲勞慰城成延賞斯其簡在又在

廟謨耳重撫道猶不可不重府廳等官而府廳尤在
選擢之優異臣查宣鎮在城各路同知通判共九員
俱稱賢良上下賴之唯其中科甲常少即奇才潔守
卓然粹然非不足重而超擢塗啻以故將領習見其
人每亦以資格玩之多恐兵馬虛實未易稽覈墻堡
修守未易責成執之則礙將領之面分徇之則成保
障之虛文撫道而上耳目幾何委任如斯邊情戎務
其能有興也臣竊惟重地重人吏部權衡宜加殊隲
一遇城路缺出務將試有成效甲科推官藉名繁難

忖也臣想逋在京倉者堂官當有心血或不忍以臣啖餓戍旱暮督濟應有至計其逋在省直者秋成仍負姑容凡爲分司者徑竄彼處撫按取一的數酌量豐歉揭呈堂官設法督催蓋糧有內外用有緩急緩者急之民瘼安在急者緩之軍法難稽一槩支吾口實撫字臣不敢知也臣知逋內額者不妨保障逋外額者宜擬擢取分司狀陳銓地唾去并干吏議如是而官必自爲民運亦必競赴矣夫有解運則必當議解運之人解運之法委官得人防侵盡制有何他慮

頃者山東之印糊樣銀山西之竝封法馬不煩敲挫亦既清楚外此則臣不無過計也臣知委官營差者十七侵鞘者十九以致庫役平鍼秤兌不足則詐卽令伊自秤兌不足又訴夫收卽所以為放收不足而放將奚取雖甚平恕而急遠嫌者全不計較低昂不得也每每解官見銀不足其乞哀卑鄙之狀臣若齷齪在躬恨不能剜肉代補也無已寧從其減不忍全拂其在得之情又恐求全如額彼還巧詐非牽吏污官則拖里歛甲也然此皆人法不愼故也設使上而

官府一切解發遇有營差者堅執不聽其所遴用非薦獎符實即正塗向上者而人得矣至其銀錠須如山東之印花錠錠糊完塡以故紙毀絮十錠一束緊縛牢拴飽塞鞘腹不令動移致有挨損鞘身之內四面印花稠漿錮糊覆以油紙護以敗絮用防破鞘换鞘之姦鞘身之外又糊合縫層層印識光油塗飾不令受雨密加鐵箍十分堅完度非斧鑿不得鞘破仍編字號銀錠印花單與鞘同釘封投驗此謂有法人法兩得幸矣萬一失之人亦可得之法失之法亦可

得之人如是而解運之弊不革官民之累不除臣不信也解運一入不免關支而關支要在畫一臣查錢糧扣領分司既叨專差當有專務法該宣府都司籍其額設官員軍馬原數呈詳總督巡撫守巡兵道核實移文分司奉爲成數每月各路將領細查見在者逃亡者及告乞預支者條爲三項報明該道移文分司奉爲扣數即可據爲給數放扣之後分司俱將扣者放者回報該道該道據報巡撫只此一篇文書存給清楚法至簡至明亦易查易守也今操防守備原

迎門領月赴都司取領矣比號矣驗銀矣諸凡瑣屑文移分司明者斂者亦為迷悶而況非明敏者凡此不過吏書作蔽因仍陋例多方覆謬以便售欺索錢耳有如一盂水以傾第二盂不免粘滴若三傾四傾至五六七傾而盂水可無損乎如各路站折支銀兩應領者即赴庫自領月領月散可也何為又領到府廳收貯待其往返而後給出也取領狀於都司豈不費錢乞領銀於府廳豈不費力又有庫給印封銀兩需滞歇家等候驗封然後領回委領人員其精神命

脉不知無困損否如使果爾開銀兌查以防不肖則此等套驗未始為煩如止看封一過而套驗又何用也節來分司多自賢科最甚不肖亦未有甘為鼠竊斂怨軍兵者況軍兵有口鍼歉一髮禀乞無忌豈肯隱忍持去徐徐伸告也從來未聞撥轉兌銀一封則套驗斷乎可已也只須免得委領人員候費一番即便宜矣又如訴米訴豆訴本訴折訴預支訴抵扣宜從分司專理而他衙門不得干與一或干與徑批不知分司有無行事而姦者具告錢糧不及追追之又

多一事也關支明則員役確而員役又忌投充之虛
冒臣所謂虛冒云者非軍兵實無人數也有人數而
多非軍兵也蓋凡刺繡凡裁縫凡書辦凡表背及書
匠凡廚役銀匠染匠鋸匠鞍匠席匠木匠鐵匠箆所
皮匠泥水匠百工九流遊閑花蕩等衆俱在兵籍以
若所籍充足額兵豈無全數第纔弓蹶弩執戟舞劍
臨陣衝鋒或非其能耳此等姓非軍姓名非軍名頂
認餉籍却是本軍祖來姓名無事則聚有事則逃孰
能稽之且投充之故爲藉餉者十之六爲避役就庇

者十之四竊餉者餉不必全避就者投不必餉而餉之所歸可知也儻役閱操者人分各隊以驗其數除析各役以表其長又於閱操之先確註年貌花名冊籍懸帶腰牌責令約合一至教場按冊抽點驗對牌冊因藝考真此清軍兵有無真假炯如觀火軍兵逼真想不必驅之捉鼠也即捉鼠不足而亦不必補鼠價也想不必驅之捕狐狸也即捕狐不足而亦不必納狐價也想不必驅之私採青也即採青不足而亦不必上青價也想不必驅之朋買貂也即朋貂不

足而亦不必加貂價也將領加恩軍兵感動將人有吞胡之氣而虜有必衰之運且宣虜三大部落其在獨石住牧則為哈喇慎白洪大台吉及馬五素等酋耳其在張家口住牧則為打喇名安七慶把都等酋耳其在殺胡堡住牧則為永邵卜合羅氣等酋耳昔人謂匈奴雖衆不過漢一大縣今即以三部落當漢三大縣得乎

國家山河萬國兵馬億兆而尤撫算謀臣策士如雨如雲旌旗一指星霄掩映聲響相傳雷霆震驚尚猶

向老虜婦鼻息間伺喜怒爲安危將置鬚眉何地哉但得納家令之言使驃騎之將漠南當無王庭今日之封不封貢不貢又何足掛齒煩勞樞筦憂

君父也即封貢難停邊口宜嚴而邊口又思互市之多歧臣查

穆廟初年議允款貢酌定市期歲準八月或九月市開一次後因市馬太濫費價太多閣科裁請歲定宣府市馬三萬有奇馬價一十八萬五千外定撫賞銀五萬二千共二十三萬七千此題允成期額數也乃

者邊墻類頡市路紛紜卽稱張家口獨石等處不及
市期時有交易及至市期虜馬將竭故有馬之價已
多無馬之價不少何謂無馬之價酋執歲許市馬成
數而馬不及半價必求全司市者不得不應以牌爲
馬照牌折價卽折價匹馬不過布士定銀六錢要之
賣空買空屈弱太甚向使路路口口皆如期而啓閉
又皆如期而互市將酋馬群集安致坐費無馬之價
也且當其市期豪有力者又有明市一說盡將酋馬
挑選奪買甫買到手拉給各軍立索朋合厚償馬價

本五利十向使明市不開安致互市盡鮮良馬而窮軍復遭刮削也市馬入口固多老瘠間有童駒發賣定價上等三錢五分中等三錢下等二錢此等價錢僅足易老瘠皮肉耳況馬未必皆倒死乎又有童駒之價似當另酌然恤兵從予價仍舊貫未爲不可所可核者馬值六兩至二兩以上百中有十價馬二升一曰牧馬一曰變馬彼或別有故焉而未必具納之府藏乃致全虧市本也凡此皆臣謬爲不然之慮而市互市價明市朋合等項要在一一清釐毋或日滋釁

隙竊殺爲邊市患也臣觀撫賞諸物心目爲眩入遝貰奎雜珮贈賓珍筍裕後筐篚玄黃備極方錯末有册分此者有赤金有白銀有珍珠有貂鼠有蟒段有獸段有金段有剪絨有遍地段有自綾有金女衣有速段有遠段有大中潞紬有青布有梭布有乾線布有紫花布有紅毛褐有豹皮有虎皮有獺皮有狐皮有真紅皮有綠斜皮有花紅氈有花毯有紅氈衫有黃皮機傘有藍傘有棕帽有皮靴有大小紅漆櫃有琵琶有箏有炕桌有銅鍋有鐵鍋有香有絲線有數

珠有縐褶有京緘有妝剪有洋泼金有青綵汗巾有貢綾汗巾有雜綾汗巾有銀硃有胭脂粉有銅鏡有和尚有絡纓有金箔有銅鎖有冰錶有銅綠有紫漆鞍有鍍金鍍銀鞓帶有鍍銀鐙事件揑子有高茶炊茶茶壺等項關民利漢財帑金綵彩緞而外能備此乎臣恐京民遠於用其支持不繼而市賞終未可常恃也然不如整葺邊城能為可守也而邊牆又形影之可駭也臣嘗躬歷邊口親窺邊勝據所目擊近沿處所東馮常到其牆或以圓石或以亂石堆累數

尺壓以木板仍累石塊高廣可將此謂有形之墻雨
雪積久木料自爛即木不爛虜抽為薪每致石傾又
耶虜會酋梯磴其有無石無木僅僅覆土數簣插以木
枝網以繩索微如菜園護雞籬落此謂有影之墻華
夷有界戎馬難防夫邊墻最重修築為緊不意往時
恃款弛備一至此極臣觀中人之家下及窶戶竹籬
茨塹亦以為急堂堂
中國守在四夷累
朝三墻僅存其二而其二又圮廢如此匪今撫道銳

意隄防其謂桑土綢繆何矣臣查宣鎮邊墻東自四海冶火焰山起接下上北路中路上下西路底平遠堡延袤一千二百四十二里其閒低殘者居多而上北路爲甚儻一𠡠修屹然金湯狡酋窺伺何從著足不此爲務僅靠金繒臣雖至愚亦欲借著說者謬謂邊墻難修動艱土石不知何山無石何山無土有石石砂有土土築舊時壓未陋規遷就細石必不可用本處且有一種黃土堅凝如脂參以沙土石灰三合灣填銅墻鐵壁不翅牢固說者謬艱石灰夫石可燒

灰十山之內六處可煉柴取本山又最宜但易說者謬謂鄴水夫秦人水窖當春積雨終年不乏一試依山凹堤為大池漫以三和灰土打成底壁先秋肇工來春來夏盈溢蕩池水可勝用乎十里一池一池工費或五六十金多或百金通計一千三百里內有近水者不池不近水者為池然亦不過七八十池一

七八十百金有何難辦但版築之役非[illegible]日可任臣竊籌之城工千二百里其總督[illegible]百里一督者參遊十里一督者守備操防

一年辦石辦灰辦池水三五月成新墻矣役有殊寵
成有殊勳勞來鼓舞豈患乏人其撫道鎮協時省暢
從如先年郭琥城大同故事輕奏一疏或肩輿躬出
勸相犒用牛酒軍民和會當誦盡城説者謬難錢糧
夫馬市所省歲浮十萬以餉不給係前分司借去得
有餉到便行抵還見今太倉暨各省直又共欠宣餉
一百二十五萬七千一百餘兩更煩題追半那湊餉
半那築墻勿當有餘其銀即以厚膳入萬軍丘月糧
如故而此增益之即土為守比及城完張家口一九

景泰間額數寖耗尚有九萬三百四十六員名而餉
故無恙也迨弘治正德暨嘉靖年間由六萬六千九
百七十九員名新增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二員名共
九萬一千百有奇而餉亦無恙也其時鎮城各路馬額
猶多牧養有地草料併充胡至今日而兵馬餉料獨
憂匱也臣得其故矣臣查餉冊官軍糧俸馬騾草料
布花撫賞馬市等銀歳出之數該一百三十萬五千
八百七十三兩有奇及查歳入京運民運鹽屯止銀
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五百七十八兩有奇是出浮於

入多至四萬二千二百九十五兩矣即歲入秋毫無逋亦不償其所出今京倉節欠銀共四十二萬七百九十餘矣北直山東河南山西等處節欠銀八十三萬三千八百三十餘矣本鎮屯折又欠銀二千四百七十餘矣入之數原窄而逋之數復寬需之人最哀而應之人殊苦此時此地其爲分司者難之難矣臣不得已首以逋餉爲請蓋今倉粟竭矣馬價借矣哨銀借矣八九月間正當撫賞正開馬市分司不能丹砂以相還巡撫不能黄葉以成欵此豈臣堂官所不

調移填補比及行取視腹內府廳尤加寵渥即不然
亦當優叙見在科貢循良置之清華由是除授聿新
武弁改觀繁難名高鍊材益奮徵召特殊流品樂趨
厥後撫綏之見聞益真振作愈妙三年之內邊地邊
軍苟且搪塞猶然故事豈有是處至於衛學教官本
是邊庠模範尤切徃徃師儒止選邊貢何渾文教今
須揀取中土名科庠選一人至於陞遷覈查士業報
以六館三年之外士必雨化材必林蓮吳越鄒魯李
扎閩先江漢化行文考作極未聞用夏不可以變夷

也凡此邊政具關餉需故利則餉爲實用弊則餉爲虛擲臣縷縷漫言總爲清餉耳至若將略兵機張弛變化臣未有知而亦安敢聒聒訟也一館選衛文學中有一二頗習邊情所著論說不可枚舉其大要有云守貢夷人四𩟄通丁今作清平之嚮導終爲釀㽘之應兵又云貧閱秖屬文章巡勘已飽椽隷又云貼月納錢

國帑徒費殘弓倣韃操練虛揚又云追恩窘軍夷馬之包何如金繒竟予之便又云侵月餉代稻田納拋

荒圻路塞移軍屯養將廉有識同悲含靈共憤又云
虜亦可以賄驅勇亦可以巧攝民作俘囚官猶燕捷
又云糧卒醉高眠菜傭夜擊柝又云操騾臂飛機何
時閒昇平又云選將爲憂邊何知將所欲又云胡虜
無常衰之運邊徼正孔棘之秋臣覽斯文味有餘羨
固誠遼家庶幾埜荐而臣又不能伏此攸箴也臣爲
腹吏在蜀在直隸撫按道府皆逌名賢故臣所言內
治特述所當勤懇臣者耳臣恐終負於縣邑而又三
復於斯言也臣爲邊吏所見文臣武臣籌幄韜鈐皆

邁時龍故臣所言外治特稱彼所欲上方略耳臣無諱於道聽而又掠爲臆說也如蒙

皇上採菲發下部院曲賜擬議擇其一二施行中外則順治威嚴未必無小補矣臣不勝屏息待

命之至